★☆★☆★☆轻小说文库(Www.WenKu8.com)☆★☆★☆★

第一卷 序

台版 转自 轻之国度

轻之国度×天使动漫录入组

图源：公子夜殇

扫图：linpop

录入：勤奋的懒惰的羊

修图：不会修图的kid

第一学期的期末考到了今天也结束了。

距离暑假已经不到十天的星期五下午，我刻意来到远离学校的邻镇的一间家庭餐厅，点了自助饮料吧和特大号薯条。

我用手帕抹去额头的汗水，缓缓地环顾店内。

重点是不要著急。先等薯条送上桌，之后再悠悠哉哉地去拿饮料。

「好了，开始吧……」

确认四周没有同一所学校的制服后，我从书包中取出文库书。

刚才才买的《跟年长的妹妹撒娇也没关系吗？》的最新一集。

可乐＆薯条＆轻小说。来吧，期待已久的派对时间就此揭幕——

第一卷 ～第一败～专业青梅竹马 八奈见杏菜的惨烈败相

『哥哥真的很努力了喔。很难过吧？哥哥有多么努力，胡桃全都明白，所以对胡桃爱怎么撒娇都可以喔。』

……妹妹兼女主角的台词让我不禁眼眶泛泪。

无论何时都愿意溺爱男主角的胡桃妹妹展现的包容力，让我不禁浑身颤抖。细细品味了这部作品惯例的长达二十页的溺爱场景后，我静静地阖起小说。

我感触良多地打量著封面上的胡桃妹妹。

啊啊～我也想体验这种恋爱滋味。让后脑勺枕在这柔软的大腿上——

「不可以啦，草介！现在可不能在这里浪费时间！」

隔壁桌传来的喊叫声，顿时打散了我的妄想。似乎有一对情侣起了争执。

真受不了，※阳角这种家伙就是这样……都去仿效一下人称溺爱天使的果子谷胡桃妹妹吧。（编注：原文为「阳キャ」，指个性阳光开朗型的人。）

接下来就一面喝哈密瓜苏打，一面仔细重读附有插画的场面吧。

「！？」

我原本正要走向饮料吧，但连忙重新坐回座位上。

我太大意了。隔壁桌的情侣是同一所高中的学生，不仅如此，还是同班同学。

刚才大声喊叫的那个人是八奈见杏菜。娇柔可爱型的她在班上是高人气的女生。

坐在她对面的是袴田草介。这位也是惹人注目的阳光型男。平时就常见到两人凑在一起，果然正在交往中吗？

话说回来，他们怎么会在这种地方吵架？我把视线往下挪向文库本，竖起耳朵偷听。

「再不快点去接她，华恋就要去英国了喔。这样真的好吗？」

「可是华恋那家伙，之前跟我说再见——」

「那句话当然是代表著希望你去接她啊！」

……这是哪门子的眼熟情节。在我读完一本轻小说的过程中，这两个人的故事竟然也来到了最高潮。

两人口中提到的华恋……应该是不久前转学过来的女生吧？我记得好像叫做姬宫华恋吧。

印象中她在转学第一天自我介绍时，就马上大喊著『啊～！你就是那个痴汉！』之类的，与袴田大吵一架。

话说回来，她要转学了喔？英国？转折也太快了吧？

「为什么你会知道这种事啊？」

「我就是知道！因为，我也一直对草介……」

八奈见咬紧嘴唇，垂下脸。

「杏菜，我——」

「别说了，没关系。」

八奈见坚强地抬起脸，站起身把自行车的钥匙摆到桌上。

「去找她吧。华恋正在等你喔。」

「……没关系吗？」

「华恋是个好女孩嘛。不让人家幸福，我可不会饶你喔。」

「谢谢你。我这就去向华恋表达我的心意。」

「加油喔。万一你被甩了，我会好心听你诉苦的。」

「……抱歉，杏菜。」

语毕，袴田便冲出了餐厅。一次也不曾回头看向八奈见。

八奈见呆站在原处好半晌，最后孱弱地坐下，呢喃低语：

「……不要道歉啦。笨蛋。」

话说回来，我到底撞见了什么场面啊。虽然这发生在与我无关的阳角世界中，但我也有恻隐之心。这次就当作没看到吧。

就在我举起菜单准备遮住脸的时候，不由得怀疑起自己的眼睛。

——！？不会吧、你竟然想这么做！

刚刚才被甩了的少女，八奈见杏菜。她缓缓地朝著玻璃杯伸出了手。

朝刚刚甩了自己的男人——袴田草介的玻璃杯。

——别这样！别做出这种悲哀的事啊！

我悲戚的祈求没有生效。八奈见用双手捧起玻璃杯，虽然踌躇但还是用嘴唇含住了吸管。

……唉，她真的这么干了。

突然间，她的视线彷佛被某种东西吸引般注视著某一点。在那视线的前方——就是我。

不妙，视线对上了。

最后的希望就是八奈见没有认出我是谁——

啊，八奈见变得满脸通红。接著——

噗哈！她顿时喷出口中的咖啡。八奈见杏菜激烈地咳嗽起来。

……三次元就是这样。

既然这样我就彻底假装没注意到吧。我吹著根本吹不出声音的口哨，假装阅览菜单。

但我的体恤并未生效，八奈见在我对面的位置坐了下来。

真的假的？为何不乾脆别搭理我。

「你应该是同班的温水，对吧？」

「嗯、嗯。八奈见同学，原来你在喔。我完全没注意到耶。」

呜哇，我讲话完全没有抑扬顿挫。

八奈见连耳根子都变得赤红，抬起眼睛笔直地瞪向我。

「这、这件事不准告诉任何人！」

「喔、喔喔，我什么也没看见喔。别担心。」

「对、就是这样！温水什么也没看见！」

八奈见尴尬地挪开视线，站起身。

虽然这种对待方式好像是我偷窥被抓到，不过是你们两个比我还晚到餐厅的喔。

哎，无所谓。我径自走向饮料吧。再倒一杯冰的饮料让脑袋冷静一下吧。

当我拿著哈密瓜苏打回到座位时，八奈见仍旧站在桌边。不知为何她紧张兮兮地数著皮包中的零钱，该不会她身上的钱不够吧？

我原本打算不管她直接回到座位上，但是她在桌子前方不知所措，我也无法视无不见。

……真没办法。这是为了守护我优雅的放学时光。为防万一，我在心里先数到十，才对她搭话。

「那个，你钱不够吗？」

「咦？」

不知如何是好的八奈见哭丧著脸，使劲点头。

我从八奈见手中取下帐单。真是的，到底吃了多少啊？

袴田那家伙，居然点了牛排套餐耶。八奈见也真是的，为了装淑女而只点了生菜沙拉和浓汤，又因吃不饱而加点汉堡排套餐和甜点，未免也太瞻前不顾后了。

「没关系啦，我先帮你付。星期一还我。」

唉，我原本还想回程时再买一堆轻小说的。

话虽如此，我也没有薄情到已经知情却对同班同学见死不救。

「咦？真的没关系吗？我对你顶多只知道名字而已喔。」

没关系。我只是想要你早点回去而已。

……但是为什么这家伙会在我的餐桌对面坐下啊？

「呃～你为什么坐下来了？」

「谢谢你。对不起喔，看来我好像对温水有些误会。」

她从刚才是不是频频对我讲话失礼？顺带一提，其实我已经渐渐有点后悔对这家伙伸出援手了。

「我想问的是，你为什么坐下了呢？」

因为这很重要，我特地强调两次。

然而八奈见却置若罔闻，只是双手合十，露出遥望远方的眼神。

「草介他啊，是我的青梅竹马。」

这家伙开始谈起往事了。

「小时候，草介为我戴上了白三叶草做的戒指，说要娶我当新娘子……新娘子……」

八奈见的双眼霎时泪如泉涌。

「呜哇哇哇哇！等等，八奈见同学，你还好吗！」

欸～这家伙是怎么了啊。周围的眼光让我如坐针毡。

我逃向饮料吧，随便选了一种茶包，为她泡了杯茶。

「总、总而言之，先喝这个，冷静下来。」

「谢谢你。这个，很好喝呢……」

「那真是太好了。好像叫蔷薇果茶。」

我记得贴在一旁的纸上写著功效。我记得是——

「好像有美白效果喔。」

「美白……」

八奈见忽然自嘲般地轻笑。

「反正也没有能秀的对象。」

别这样自揭疮疤。好了，喝完这杯茶，你就回去吧。

就在我思考著送客的台词时。

「这是您点的特大号薯条，让您久等了～！」

「咦？」

薯条被摆到我眼前。而且不知为何费用记在我的帐单上。

「吶，这到底是……」

「华恋是重要的好朋友没错。可是、可是啊？她五月才刚转学过来的喔？你告诉我，草介和我十二年的岁月到底算什么？」

噗咻一声，八奈见用餐巾纸擤过鼻涕，开始一根接一根不停地咀嚼薯条。

「我再问一次。这份薯条是八奈见同学点的？」

「草介他明明说过要娶我当新娘，这不过分吗？他是骗子吧。」

我受到的对待也很过分吧？

不过，哎，既然都趟了浑水了，就奉陪到底吧。我忍耐著不叹息，翘起脚。

「你说的新娘，是多久前的事了？」

「那时还没上国小，大概四、五岁的时候吧。」

那不算数吧？

「这不算脚踏两条船吗？只是因为有个稍微可爱而且胸部又大的转学生出现，就马上移情别恋。」

移情别恋？哦～看袴田长得那样爽朗俊秀，原来他会脚踏两条船啊。

转学生姬宫华恋的确是个无从挑剔的美少女。

单论可爱程度，八奈见也许与她不分轩轾，但是论动漫游戏中足以担纲第一女主角的光采——我只能说，这是与生俱来的资质。

我对八奈见感到少许的亲近感，同时以小心翼翼的口吻问道：

「所以八奈见同学和袴田，之前真的有在交往啊？」

「咦？讨、讨厌啦，看起来是那样吗？从小时候大家都说我们很配。果然看在外人眼中就是这样子吧。欸嘿嘿。」

八奈见害臊地按著自己的脸颊。

咦，这意思不就是……？

「所以你们没有在交往吗？那就根本不算脚踏两条船了吧？」

听见我这句话，八奈见的脸色顿时变了。

「咦！？可、可是我们几乎就像在交往啊，要是那个乳牛女没有突然杀出来，我们现在一定就开始交往了！」

刚才不是还说她是重要的好友吗？

「而且现在还不算真的胜负已定吧。草介会不会在紧要关头回心转意呢？」

「……不，已经完全分出胜负了。」

我可没有白读那么多恋爱喜剧。我知道这家伙没有逆转的机会。

我怀著忧伤的心情，啜饮哈密瓜苏打。

「这是秘密喔，坦白告诉你，我甚至还和草介一起洗过澡。」

「那也是四、五岁时的事对吧。」

他们两个的进展很快就会超车，你最好做好觉悟。

「而且而且！我们双方的爸妈都认同我们的关系，这个优势也很大吧。论及婚嫁的时候两家间的关系——」

八奈见喋喋不休地径自说到这里，眼泪再度不停涌现。

「呜哇，又怎么了！」

「……婚礼……新娘……原本是我穿的婚纱……乳牛女竟然在我面前炫耀……」

大概是不由得想像了情敌的婚纱打扮。真受不了，刚失恋的女生情绪都会这么不安定吗？

「……我也知道。如果我早点拿出勇气，也许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是、是啊。还要续杯吗？薄荷茶也不错喔。」

「那个有牙膏的味道，我不喜欢……」

大概是哭了好半晌后情绪镇定下来了吧。她一边拭泪，一边对我面露微笑。

「对不起喔，突然激动起来。」

「不会啦，这不要紧。」

况且该对我道歉的应该不是这一点。

「我是没关系。只要草介能保持笑容，我就心满意足了。只要能当他最好的朋友，就很够了。」

「是、是喔……」

话说回来，八奈见也未免被甩得太惨烈了吧。

八奈见的话还没说完。我一面伸手拿取薯条，一面用充满同情的眼神打量八奈见。

仔细一想，世上有个字眼很适合用来描述她这种女性。

……八奈见杏菜。没错，这家伙正是『败北女角』。

◇

发生过这些事之后过了三天。星期一的学校。

我擦拭濡湿的嘴角，同时关紧水龙头。

有人说都市的自来水难喝，也有人认为最近反而变好喝了。不过，很少有人知道，同一栋建筑物中不同水龙头的味道差异。

我是石蕗高中1年C班的温水和彦——『有品味』的那种人。

「果然上午就是这边的自来水最好喝……」

在第三节课的下课时间，我选择的地点是新校舍一楼的图书馆前洗手台。

这里距离屋顶的市自来水供水塔的距离最远，氯含量较少。这是考虑到午餐前的胃部负担的选择。

好了，回教室吧。

我喝得心满意足，一面计算著剩余时间和距离，踏上返回教室的路程。要是太早回到教室，会无法应对其他人坐在自己座位上的麻烦事态。

我慢条斯理地走过走廊，回忆起上星期的事。

八奈见杏菜。放眼整个年级也算得上相当可爱，在入学典礼上男生们都忍不住议论纷纷。我则是打从一开始就知道她和我属于不同的世界，所以尽量不把她放进视野中。

那天，到最后我被迫听她吐苦水直到她满足。距离上次听女生说这么多话，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笑容与泪水，她那灵动变化的表情让我有时看得出神、有时心惊胆跳。

哎，到头来终究是不同阶层的人。只要她把我代垫的钱还给我，短暂的缘分也就到此为止。只要这样想，也算是一段回忆吧。

我一面确认手表一面走进教室，距离上课钟响还有三十秒。太完美了。

……我小声咂嘴。我的座位上还有人占著。

坐在该处的是烧盐柠檬。她是田径队的成员，晒得一身黑的运动型少女。

我从国中就知道她这个人。个性充满朝气、长相又可爱，非常有人气，总是有其他人围绕在她身旁。如果置之不理，直到钟声响起她都不会离开吧。

我绕远路走过自己的座位，取出为了这种时候而准备的收据，将它扔进了垃圾桶。在我算准的时间点，钟声响起了。

这样一来，烧盐应该也会回自己座位了吧。我也快点回座位吧。

「……？」

异样的气氛让我停下脚步。为什么？怎么都没有人要回座位？

该不会——我看向黑板。

『第四节课　世界史　晚十分钟上课。同学先自习。』

——糟了。原来是这么一回事。班上同学完全只当成下课时间延长了十分钟。

这下该怎么办？我擦著额头渗出的汗水，站在布告栏前方。

……哦～这个月要举行高中综合体育大会的饯行会啊。弓术社好像连续三年打进全国大赛。真是了不起。

我让心灵回归虚无，将高中综合体育大会的日程表从头读起。

开幕典礼7月22日、女排22日～25日、独木舟竞技7月28日～31日——

「——那我们三个就一起吃午餐嘛！」

清澈响亮的嗓音震飞了我的注意力。

这说话声是姬宫华恋。

我悄悄地观察状况。她正和八奈见与袴田三个人有说有笑。那惹眼的花样美貌与活泼的个性，确实是洋溢著女主角气场的美少女。而且，真的很大……

仔细一看，八奈见神色开朗，笑个不停。

……上次那件事让我有些担心八奈见，不过她看起来很有精神。也许分手或复合之类的人际波澜，在阳角的世界只是家常便饭吧。

「我就算了啦。我可不想当你们两个的电灯泡。」

八奈见揶揄两人般地笑著。

「不用顾虑这个，因为我们是朋友嘛。」

「对啊，这么见外一点也不像你的作风。」

「草介，你才应该帮华恋多想一下啦。」

八奈见似是有所顾忌地用手肘撞了一下袴田。

「吶，杏菜。」

「怎么了吗？华恋——」

突然间，姬宫华恋紧紧抱住了八奈见。

「嗯？怎么了？」

「谢谢你。杏菜果真是我的好朋友。」

那家伙在背地里叫你乳牛女就是了。

「真是的，华恋。这里是教室里喔？」

八奈见这么说著，轻拍姬宫华恋的肩膀。

哎，如果八奈见已经走出伤痛，这样也不错。

……当我正要为此安心时，突然发现了。

被姬宫抱住的八奈见，双腿不停颤抖，她的双手摆在背后，交握的十指因为太过用力而发白变色。

呜哇，这家伙完全没走出来啊。

「那午休时就到中庭吃饭——」

「这、这个嘛，那个……」

姬宫笑脸盈盈地坚持己见，八奈见的脸色转为铁青。

我不由得走向三人，下定决心开口说话：

「吶，八奈见同学。」

「「「咦！？」」」

三个人同时吃惊地看向我。

又来了。就是这种表情。不好意思喔，背景路人找你们搭话。

虽然我差点就因此退缩，但我强作镇定，说出事先想好的台词。

「八奈见同学，你是值日生吧？甘夏老师叫你去影印室帮忙喔。」

「咦？喔喔，这样啊。谢谢你，我马上过去。」

八奈见面露吃惊的表情，逃出了姬宫的拥抱。随后她便转身准备走出教室，却好像突然想到什么似地，回过头看向我。

「那温水能不能来帮个忙？」

◇

不知为何我正和八奈见并肩走在走廊上，该和她说什么才好？

我以眼角余光打量八奈见。

八奈见杏菜。发型轻柔蓬松，看起来很有女人味的女生。

稍微下垂的眼角和稚气未褪的巴掌脸，充满了受男性喜爱的要素。

……等等，这家伙明明很可爱。袴田草介那家伙，为什么会甩掉她？而且还是青梅竹马，选她不就好了？

当然姬宫华恋比她更可爱而且胸部更大，也更引人注目——

「嗯？我脸上沾到什么东西了吗？」

八奈见歪过头，毫不设防地直盯著我的脸。

「咦？啊，没有啊。」

……不妙，刚才我萌生了有点失礼的念头。

大概是注意到我的惊慌吧，她自然而然地拉近距离，用只有我能听见的声音低语：

「温水，你刚才是不是想救我？」

「我想说，因为你好像很伤脑筋。也许是我多管闲事了吧。」

「不会啊，谢谢你。刚才我差一点就要使劲猛抓华恋的胸部了。」

这家伙用一脸认真的表情在讲什么啊。

「你要去哪里？刚才说老师要人帮忙是假的吧？」

「甘夏老师叫同学自习，十之八九是忘记影印讲义。我想说乾脆去帮忙。」

社会科教师兼我们的班导师，甘夏古奈美。

虽然她常常迟到，但授课态度绝非不认真。只是时常记错上课时间、忘记准备教材、跑错教室而已。

而她会宣布自习，通常都是忘了印资料。

我打开影印室的门，老师的身影一如预料就在房内。不过——

「呜哇，这是怎么了？」

不分桌面和地板，纸张散落在各处。

如我所料，甘夏老师就位在这片惨状的正中央，与影印机陷入苦战。老师容貌可爱、身材娇小，高中制服大概也还很合身吧。不过，她这个人该怎么说——

「哎呀？八奈见。怎么啦，上课钟已经响了——呜嗄！」

她踩到纸张而滑跤，整叠讲义剎那间彷佛天女散花。

说傻气可能还算好听，总之非常需要别人照顾就是了。

「我想说也许老师需要帮忙。」

「哦哦，真是帮上大忙了。帮我影印讲义，班上一人一份。」

一大堆讲义散落在地面上……话说哪些才是要影印的讲义？

最后，当我们三个人合力找出讲义时，十分钟的自习时间早就过了。

「老师，这个上课范围没搞错吗？今天不是要开始上中国史吗？」

「喂喂，虽然不晓得你是谁，不过你上课认真点。二年级的7月课程是拜占庭帝国。我会好好教导其中的萌点。」

「老师，现在这堂是1年C班的课喔。」

而且我是你带的班级的学生。

「咦咦咦！？」

哗啦啦。好不容易收集整理好的讲义又从甘夏老师的手中滑落。

「别担心！还有四十分钟！在那之前我会准备好讲义！稍微等一下！」

那时候这堂课也结束了吧。

甘夏老师先是再度绊倒，随后便慌慌张张地奔出影印室。

……暴风过境。我们被老师的气势所震慑，这时才回过神来。

「总之，先整理这房间吧。」

「也对。甘夏老师还是老样子呢。」

我们默默地整理房间，总觉得有些尴尬。和女生两人一起待在没有其他人的影印室，到底该说些什么才好？

……话说回来，有件要紧的事。我轻咳一声，对八奈见搭话：

「那个啊，星期五帮你代垫的那些钱。」

「啊，对喔。我现在没带钱包，午休时到旧校舍旁边的逃生梯来找我，可以吗？」

「咦？喔喔，会还钱就好，就这样说定了。」

在教室和不起眼的我有所牵扯，她大概不想让同班同学见到这种场面吧。更何况是在甩了她的男人面前。

我心情有些消沉，把收集好的讲义递给八奈见。

八奈见将讲义的下缘敲在桌上，让整叠纸张变得整齐。

「……温水也注意到了吧？那两个人开始交往了。」

她用毫无起伏的语气说道。

定睛一看，八奈见的眼神失去光芒，有如机器般持续将讲义在桌面上敲出咚咚声。

「呃～是有这种感觉啦。话说那个讲义够整齐了吧？」

「你也听到他们两个找我一起吃午餐了吧？正常来说会找我吗？」

她拿著讲义的手愈来愈使劲。

「……吶，他们是不是故意整我啊？是不是故意在我眼前晒恩爱？」

最后八奈见把整叠讲义都捏皱了。

「不会啦，那个，我和袴田之前在分组课程上同组过，他真的是个好人喔？他不是会做那种事的人啦。」

「就是说嘛。草介不是那种人嘛。」

「嗯，没错没错。」

「草介就跟天使一样，很有弟弟的感觉喔。像是小时候的照片，可爱到让人以为是天使，要是放上社群网站绝对会爆红喔。欸嘿嘿。」

八奈见陶醉地闭起眼睛，向回忆的世界启程。

不知过了多久，当八奈见的眼睛再度睁开时，黑色的火焰在眼中颤动。

「……我懂了。所以说，就是华恋吧。华恋才是恶魔。」

「咦？」

「为了让我不靠近她的男人，想让我彻底屈服。」

「呃～那是不是你想太多了？」

「亏我把她当作死党。她就是用那成长得肆无忌惮的身体勾引草介……」

我之前就想问了，你们两个真的是好友吗？

「那特大号的袋子里头就装著黏糊糊的恶意。对吧？温水也这么认为吧？」

别徵求我的同意。对我来说那两个袋子代表了梦与希望。

啊啊，老师。能不能早点回来啊？当我求助般地投出视线时，房门恰巧开启。

「太好了。老师——」

「拜占庭万岁！」

情绪异样高昂的甘夏老师走进室内。我满心都是不好的预感。

「请问老师怎么了？」

「因为啊，仔细一想我根本没有备一年级的课。所以，我原本想说到办公室混过这一节课。」

这个人为什么能满脸笑容地说出这种话啊？她应该出社会了吧？

「不过，我发现就算没有教材，我还是能教导一年级的小鬼头们拜占庭帝国的萌点。好了，我们马上回教室去。」

「……老师，请好好教课。」

我刚才为什么会希望这个人快回来啊？

「如果是二年级的内容，我已经准备万全了喔？」

「上课就教课本的内容啦。好吗？老师一定能办到的。」

「咦～可是我都没备课耶，真的行吗？」

「不要问行不行，不行也要做。」

我不负责任的激励不知为何打动了老师。甘夏老师握紧了小小的拳头。

「我知道了，老师会试试看。虽然我忘了带课本。」

「等等，课本还是要去拿才行。」

「你好亲切喔。不过现在已经上课了，快回自己的教室喔。」

「我是你班上的学生。」

……老师。我已经吐嘈到累了，可以回教室了吗？

◇

当天午休，我在约好碰面的场所——逃生梯坐下。

原来学校里还有这种地方啊。我敬佩地环顾四周。

不但能阻挡来自外界的视线，也不会有闲杂人等经过的私密空间。入学后四个月，我也差不多对研究自来水感到厌烦了，当作下课时间的避风港真是再适合不过了。

也不晓得八奈见那家伙啥何时才会到，我就先吃面包吧。

「啊，温水你在这里啊。」

八奈见从楼上往下走来。我不经意地抬头仰望，白皙的大腿顿时闯进眼中，让我连忙转开脸庞。

「呃！别误会，那个，我不是故意的——」

但是八奈见也不管我为何慌张，径自在我身旁坐下。

「救救我。」

一坐下，八奈见立刻这么说道。

「华恋说放学之后要三个人一起去唱卡拉OK。」

……卡拉OK。阳角专用的歌唱游戏。居然需要救助，看来那果真是危险的游戏。

「咦？要去就去啊。」

听了我理所当然的回答，八奈见面露绝望的表情，抱头喊道：

「我会被迫听他们两个合唱耶！温水，你是叫我去死吗！？」

这种事我哪知道。

「我又没去过什么卡拉OK，你讲的这些我也不懂。」

「啊。」

八奈见的表情蒙上阴影。

「那个……对不起，我一点都不晓得你的状况是这样……真的很对不起。真不知道该怎么道歉才好……」

咦？暂停暂停。别那样道歉。喂，你别这样。我会哭出来喔，快住手。

「这部分真的别在意。话说，那个，上次帮你代付的钱……」

「虽然他们两个都说，一切照旧别在意。」

喂，八奈见那家伙打开便当盒了耶。她打算在这里吃饭喔？

「是喔。哎，只要你不勉强自己，也没关系吧？话说回来，上次欠的钱……」

「跟你借钱的那天晚上很晚的时候，他们跟我报告说正式开始交往了。」

沙沙沙。她用筷子使劲戳著芋头。

「……在那之前，他们到底在哪里做些什么事呢？」

「呃，没什么啦，只是碰巧晚了一点联络吧？」

「那天晚上，草介的姊姊传了讯息给我。说她联络不上草介，想问是不是跟我在一起。」

「哦……」

救命啊。

我只能直盯著眼前的咖哩面包。

「是不是在做些不方便接电话的事啊——是不是啊——」

不停被戳刺的芋头惨遭粉碎。

「一、一定是因为手机的电力用完了吧～我也常常发生。」

「嗯，就是说嘛。我要相信他才可以……虽然我也不知道要相信什么才好。」

我也不知道这段时间有什么用意。

八奈见垂著头过了好半晌，终于抬起脸。

「抱歉喔，我一个人讲个没完。」

「啊～嗯。没关系啦。听你讲一下没关系的。」

「谢谢你，温水。这种话我也不能讲给朋友或认识的人听，我很高兴。」

我连认识的人都还算不上吗？

「午休快要结束了。先吃饭吧。」

我们的关系就连认识都算不上，共通的话题仅止于热恋情侣和眼前的午餐菜色。听了我的提议，八奈见露出疲惫的笑容。

「……也对，饭还是得吃。」

午餐时间默默地开始了。

我很快就把咖哩面包塞进肚子里，斜眼看向八奈见。我居然会和女生肩并著肩吃午餐啊。

对阶级顶层的那些人来说，不管是甩人还是被甩，肯定只是家常便饭吧。

八奈见长得这么可爱，肯定也曾经甩过别人。而这次轮到她成为被甩的那一方。

这在她的人生中想必是无可避免的必经之路，同样的事情日后肯定还会再三发生吧。和我不一样。

「那个，八奈见同学你……」

不由自主地开了口，连我自己都惊讶。话说，我还没想好后半句。

「那个，你在男生之间人气很高。那个，粉丝人数一定比姬宫同学还要多吧。嗯。」

短短一瞬间，八奈见纳闷地看著我。又是这种表情。要是听见电视突然传出自己的名字，大概就会露出这种表情吧。

「那个～你是在安慰我，对吗？」

「啊～嗯。抱歉，说了些奇怪的话。当我没说。」

呜哇，搞砸了。早知道就不要从背景跳出来了。

当我深感后悔时，听见了轻笑声。

八奈见那柔和的笑靥，让我不由得害臊地挪开视线。

「谢谢你。看来我对温水还有很多误会没解开。」

语毕，她把还完好无缺的芋头送进口中。

……看来误会根深蒂固。我在她心中到底是何种形象？

「既然这样，是不是差不多该把钱还我了？这是那天的收据。」

「嗯，那次真的很谢谢你，真的帮上大忙——」

接下了收据，八奈见的动作戛然而止。

「怎么了？」

「好奇怪，金额是不是变高了？」

「八奈见同学后来又加点了西瓜松饼吧？有冰淇淋点缀的那种。」

「嗯。」

「而且最后还叫了涮猪肉生菜沙拉乌龙面。」

「吃生菜沙拉又不会胖。」

你对生菜沙拉的信赖度，我不讨厌喔。

既然她也承认她自己点过了，那就请她还钱吧。

八奈见的视线在我伸出的手掌与收据之前来回游移，最后做好决定般点了点头。

「……举例来说喔。如果温水你愿意的话，我可以用其他东西代替吗？」

「用其他东西代替？」

那会是什么？

八奈见难以启齿般地羞红了脸，用筷子夹起一块炖煮鸡肉，又失手掉落。

「我、我其实不太熟练，所以不晓得能不能让你满足。那个，我现在没钱，只能像这样补偿你。以前我这样草介也会开心——」

「喔……」

所以是什么意思？八奈见笑得羞赧，我愣愣地看向她筷子尖端指著的鸡肉。沾染汤汁的鸡肉散发著光泽。

害羞地垂下了脸的八奈见——湿答答的鸡肉——

咦？咦？咦咦！？该不会……和湿答答有关！？进展得太快速了吧！？

我全力左右甩头。

「咦？不行不行不行！不可以啦！这里是学校耶！」

「我虽然不太擅长料理，但要做便当应该还行……」

「……咦？做便当？」

「嗯。那个，怎么了吗？」

八奈见以澄澈的眼眸盯著我，轻轻歪著头。

「没事没事没事！啊～便当喔。」

……不妙，我刚才在想什么啊。我重整思绪，看向收据上的金额。

「但是，一个便当就抵这么多钱有点……」

那可是我削减午餐费，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宝贵资金。

「嗯，所以你每次都帮我评个价格，我会帮你做便当直到金额累积到收据上的数字。」

女生亲手做的便当。若没有这种机会，一辈子都不可能吃到。况且她帮我做便当，我就能省下午餐费，同样能确实地回收欠款。

不过该怎么说才好……感觉有点麻烦。

像是要避人耳目收下便当，或是评分开价。

「呃～那个，我看还是……」

「那明天起，我会在这里等你。」

八奈见彷佛一桩难事就此解决的笑容。见到她开心地咀嚼著鸡肉，我也只能这样回答：

「……嗯，我会期待的。」

◇

听著告知午休结束的钟声，我疲惫地让身体靠向座椅。

累坏了。只是想拿回我借的钱，为什么会搞得这么累人啊？

……而且也还没把钱拿回来。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八奈见说要帮我做便当，藉此偿还她的债务。所以说我接下来有一阵子都能吃到她亲手做的便当吗？

对我来说，这可是始料未及的惊人发展，差不多快要超越我脑袋的处理能力了。

季节已经来到7月中旬。很好，这学期只剩下几天，就别多想，静静地度过吧。我在脑海中描绘自己低调的身影。

……很好，这样一来，今天就不会有任何人找我说话了。而且入学至今，这个招术被打破的次数还——

「那、那个，你、你是温水没错吧？」

——轻易地被打破了。一位紧张兮兮的女生正如此地逼近我。

「我、我、我是，文、文艺社，一年级的！」

好不容易才说完这句话，她马上就咳个不停。

这女生的言行举止也未免太可疑了吧。我的等级无法与她相提并论。

「咦？你是谁？哪里来的？」

「那、那个，我叫小鞠！文艺社！小鞠知花！」

自称小鞠的女学生拉扯著宽松的夏季制服下襬，用浮现泪光的偌大眼眸直盯著我瞧。

「那、那个，有关社团活动，有、有事要跟你说！」

「我吗？为什么文艺社的人要找我？」

「因因、因为，温水，你是文艺社的吧！」

「咦？」

「咦？」

沉默来访。

先等一下。仔细一想，在刚入学时，我好像一时兴起而到文艺社参观过。当时我听话地写了名字，原来那是入社申请表喔？

「啊～要这样说的话，也许是吧。」

小鞠知花用力吐出一口气，紧接著猛然敲打智慧型手机的萤幕。输入完成后，她将萤幕推到我面前。

『学生会警告说，文艺社有社员只登记名字却没参加活动。我们人数已经很吃紧了。』

那个人就是我吧？小鞠的手指再度于萤幕上飞快滑动。

『总之今天放学后请来一趟。』

「喔、喔喔，我知道了。我会露个脸。」

我想起来了。因为文艺社除了社长之外，包含其他来参观的人绝大部分都是女生，我觉得待起来不自在，之后就不去了。

目送小鞠转身离开的背影，我确信自己放弃文艺社是正确的选择。

……毕竟代表社团来找我的可是那家伙耶。

◇

我已经想回家了。

放学后，静谧的西校舍一楼深处。我的身影出现在这鲜少有机会造访的角落。

「文艺社的社办……是这里吧。」

我忧郁地看著房门。坦白说我一点也没意愿，但是听她说人数很吃紧，我就有点心软。少数派的难处我也明白。

先深呼吸一次，下定决心转动门把。

「奇怪，门锁著。」

明明叫我过来却大门深锁，意思是我可以回去了吧？

当我松了口气转身时，一面手机萤幕抵在我面前。

『喂，我要开门，借过。』

站在背后的是小鞠知花。她使劲推开我，打开房门。不，这种时候好歹也该开口说话吧。

我跟在她后头进入房内。小鞠径直坐到椅子上，没有搭理我便翻开了文库本。

她大概就是所谓的冷漠型角色吧，不过目前这样只是单纯的不理人而已，特色还不够鲜明。这样是不会有人气的喔。

我找了张远离小鞠的折叠椅坐下，环顾文艺社的房间。有一面墙壁是直达天花板的书架，架上毫无隙缝地塞满了书。

我之前来的时候紧张得没仔细观察，不过除了陈旧的文学全集精装书之外，还有一排醒目的蓝色书背。真是意料之外的收获。看来轻小说的藏书也不少。

「吶，小鞠同学。这里的书——」

「咦？啊、那、那个……」

小鞠手忙脚乱地想取出智慧型手机。

……我都觉得有点可怜了。

「算了，没关系。你继续看你的书吧。」

话说感觉实在很不自在。我闲著没事，于是从书架上取下太宰的文库本。

这本书著名的几篇我也读过。是说太宰好像莫名有女人缘。可恶，最好掉进河里。

我不经意地翻阅著。

……哦？最近经典文学也会加上现代风的插图喔。这是什么场面？

虽然我不太懂，但似乎是『甜美的惩罚时间』。我看看，拓哉那血脉贲张的湿润硬物朝著春太稚嫩的花芯——

嗯？这是什么？内容物真的是太宰的作品吗？

当我想拆下书衣的时候，书被人飞快地一把夺走。小鞠脸色铁青，把书紧紧抱在胸前。

「不、不不不、不可以！这个男生、不、不可以读！」

「这不是太宰治吗？」

「是、是没错！所以、不、不行！」

为什么啊？简直莫名其妙。

「哦，你们马上就混熟了嘛～」

戴眼镜的女学生这么说著并走进房间，一头长发在后方绑成两条辫子。是位气质成熟的美人。

小鞠躲到眼镜女的后方，用怨恨的眼神瞪向我。

「哎呀，是我误会了吗？」

眼镜女抚著小鞠的头，对我投以微笑。

「你是温水吧？好久不见。」

她柔和的表情让我也跟著面露笑容。太好了，终于出现了一个看起来正常的人。

「啊，不好意思，我完全变成幽灵社员了。」

「光是愿意来就帮上大忙了。你还记得吗？我是副社长月之木古都，三年级生。」

「啊，记得。当然。」

当然是骗人的。

月之木学姊看向小鞠拿著的文库本，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啊啊，我没说过吧。书柜里的太宰和三岛，不借给男性阅读。」

「三岛由纪夫和太宰治不行？」

我这么说的瞬间，月之木学姊的眼镜散发了妖异的光芒。

当我不由得后退时，她用双手使劲抓住我的双肩。

「……不对。太宰要摆前面。太宰治与三岛由纪夫。我绝不接受互换。这很重要。」

学姊的眼神很恐怖。我战战兢兢地点头后，学姊这才恢复了笑容。

「你能明白真是太好了。来，坐下吧。我来帮你泡杯茶。」

咦～这文艺社是怎么搞的？就没有一个正常的人吗？

吓坏了的我坐在椅子上，直盯著书包的扣子瞧，这时小鞠轻敲我的肩头。我抬起脸一看，智慧型手机的萤幕已在眼前。

『完～全不对。三岛在前面。三岛、太宰的顺序才对。』

不管是哪种都可以，不要把我牵扯进去。

「温水，你平常都读什么书？」

月之木学姊对我递出茶水的同时，这么问道。

「呃～我最近都在读轻小说。」

「哦，这样啊。这里也有不少轻小说，随便你借去读。」

喔？这真是帮了大忙。我不想指名道姓说是谁的错，但我尽情购买轻小说的计画取消了。

「啊，话说还有其他哪些社员呢？」

「首先，我们有位社长。就是你4月来参观的时候，为你说明的那位三年级生喔。」

隐约还有点印象。我记得是一位态度和善亲昵、身材高&#18487;的帅哥。

……奇怪？月之木学姊突然安静下来开始喝茶了喔。

「在炎热的季节，果然就更该喝热腾腾的绿茶呢～」

「那个，其他社员呢？」

「没了。」

语毕，她把茶杯摆到桌上。不知为何满脸得意。

「最近我们被学生会盯上了呢。你这阵子必须时常待在文艺社。要茶水可以随便喝。」

我看向书架上一整排轻小说的书背。唔嗯，听起来还不差。

「嗯，如果只是这样的话。」

月之木学姊微微地笑了笑，接著有些心神不宁地站起身。

「那么我该走了。小鞠，社内的事情你多教教他。」

「呜欸！？」

不知何时埋头阅读的小鞠发出万分吃惊的声音。

「慎太郎那家伙忘记自己是值日生，好像被留下来了。我得去助阵才行。」

什么嘛，原来有男朋友啊。一升上高中真的每个人都在谈情说爱。

这是谁讲的啊？恋爱在国中只是选修，在高中则是必修。无论如何我已经确定不及格了。

「对了，还有件事。书架上的太宰和三岛绝对不可以碰喔。这件事很重要，所以我讲两次。」

月之木学姊轻轻地摆动手掌，走出社办。

我才松了口气，小鞠立刻把智慧型手机塞到我面前。

『先三岛再太宰！千万不要搞错了。』

这里有个大概和我一样必修科目会不及格的女生。

「这我知道了啦。可以跟我介绍这个社团吗？」

「咦、咦咦咦……？」

小鞠露骨地摆出抗拒的表情。

「这也没办法吧？副社长跑去找她男朋友了。」

「才才、才、才不是男朋友！慎、慎太郎是社长！玉木慎太郎！他、他们只是单纯的青梅竹马！」

总觉得这家伙好像特别激动？

小鞠好像还有其他话要说，当她想操作智慧型手机时，发出了细微的悲鸣声。

「没、没电了！」

她连忙开始翻找书包。等等，那是我的书包。你稍微冷静一点。

叩叩。敲门声响起。真是够了，偏偏挑这种忙碌的时候。

「那个……我是学生会的志喜屋。现在方便吗？」

「呃～现在有点——」

那名走进房内的学生的模样，让我不禁看呆了。

浅褐色的波浪卷发上头别著花朵饰品。手腕戴著弹力发圈，再加上夸张的假指甲片。制服故意穿得邋遢不整齐，裙襬也特别短。

妆容乍看之下还算自然风格，但是假睫毛没有少。是说，白色的变色隐形眼镜好恐怖。

这……这就是辣妹。和我不曾有瓜葛的人种就在眼前。自称志喜屋的辣妹扫视社办之后，靠近了我。

我不禁咕噜一声咽下口水。

虽然不晓得她找我干嘛，但她可是辣妹。肯定会恶毒地咒骂我。坦白说，我难以压抑自己的心跳加速。

「你是文艺社的……温水……对吧？」

奇怪，这低沉的情绪是怎么回事？明明是辣妹。

「啊，是没错……我就是温水……」

而且连我也跟著落入低潮，但绝对不是因为我觉得失望。

「抱歉喔……好像一定要调查活动内容……才行。文艺社……平常都在做些……什么事？」

志喜屋学姊大概非常疲惫吧？她浑身无力地靠向墙壁。你真的没事吗？

「那个，我不太清楚社团活动的内容。」

「咦……你……真的是社员吗……？」

白色眼眸笔直地凝视著我。啊，糟了。仔细一想，好像是因为我而陷入了废社的危机？

我看向小鞠寻求协助，但她似乎因为辣妹的登场而吓破了胆。她紧紧握著已经没电的智慧型手机，瑟缩在房间角落发抖。呜哇，这家伙真没用。

「那个，因为是文艺社，平常就读书……」

「只是……读书而已？」

志喜屋学姊缓缓地歪著头。咦？光是这样还不行吗？

「社团……没有……活动……？」

志喜屋学姊摇摇摆摆地缓步走向我。这个人好恐怖。完全是丧尸系少女。

「没有啦，那个，也会写一点东西！」

「会写……？是喔……不只是……读书而已……？」

志喜屋学姊仰望天花板好半晌，她没低头就在笔记本上不知道写著什么。

「我知道了……谢谢……」

阖上笔记本，志喜屋学姊倏地转身，走出房间。

不是，她真的很可怕耶。

转头一看，小鞠像是著了魔般，用手指不停戳著智慧型手机全黑的萤幕。这家伙也很可怕耶。

我从散落一地的私物中捡起了充电线，递给小鞠。

「啊、啊、那、那个借我！」

小鞠从我手中夺下了充电线。我看著她用颤抖的手把插头插进插座，这时才注意到一件事。

其实我还算满正常的。

◇

当天夜里，我坐在自己房间的书桌上，重写笔记本上的计画表。依照社办内的轻小说藏书内容，再度修正之前因为八奈见而变更的轻小说购书计画。

上半身靠向椅背，在脑袋里计算荷包的血量和下星期的午餐费。

先假设这阵子午餐钱都能省下来，把这些当作资金，一面购买目前正在追的系列续集，并尝试还没读过的新系列。

「首先，要买齐看了动画才迷上的《喜欢擅长近身战斗的大姊姊吗？》——」

是时候该尝试《平胸学姊》了吧。书架上预留了包含漫画版的空位。

我在计画表中填上书名时，一只白皙的小手按住了我的手。

「《你是纯真的黑暗女王》绝对不能少。建议一口气买到佳树最推的角色变成反派的第五集。」

「佳树，你跑来我房间干嘛？」

「只是兄长大人不晓得而已，我大多时候都在。」

妹妹佳树说著吓死人的话。她比我小两岁，就算撇开作哥哥的偏心眼光，也算得上可爱。而且听说她最近还加入了学生会，明明出自同样的爸妈，为什么会差这么多？

「但是我想买齐《平胸学姊》。」

「那套虽然有趣但是色色的，不可以。会伤兄长大人的眼睛。」

「你为什么知道啊？」

「跟朋友借来看过了。色色的。」

太狡猾了。也借我看啊。

在我想开口抱怨时，饼乾抢先被塞进了我的嘴里。真好吃。

紧接著，冰红茶的吸管也被插进了我的嘴里。老人照护吗？

「等等，我能自己喝啦。」

「兄长大人，在学校交到朋友了吗？」

佳树的身子倏地朝我逼近。

「咦？不，还没……」

「佳树很担心。兄长大人已经是高中生了。没朋友也能得到谅解的年龄，只到※义务教育为止喔。」（编注：日本为小学六年、中学三年之九年义务教育制度。）

我现在已经无法被谅解了吗？

「比方说今天，除了老师之外，兄长大人和几个人讲过话？」

呃～有几个人？八奈见、小鞠、副社长月之木学姊、学生会的志喜屋学姊。

「应该有四个人吧？」

「……四个人？」

佳树吃惊地瞪大双眼。看到没有，哥哥只要拿出真本事，根本易如反掌——

「兄长大人。没有朋友绝不是难为情的事情。」

「可是无法被谅解吧？」

「但是，居然因此对最爱的妹妹说谎。佳树好心痛。」

「啥？我没有说谎啊。」

我的社交能力真的这么没信用吗？

「而且一想到是佳树逼得兄长大人必须说谎，更让佳树难过。」

佳树眼中泪光闪闪，接二连三地把饼乾塞进我嘴里。

「等等，我自己就能吃。」

「请尽管放心，兄长大人。佳树一定会让兄长大人交到朋友。」

佳树拭去泪水，靠过来紧紧抱住了我的头。好热。

温水佳树。不知道她是恋兄情结还是过度操心。总之，没事就缠著我不放。

话说回来，没朋友真的那么十恶不赦吗？平时我也不觉得有哪里不方便啊。

不过，因为没有人告诉我课程调动而迟到、或是在班上联络网中不带恶意地被忘记存在等等，的确有这些细微的坏处。

事情变得愈来愈麻烦了。我边叹息著，边啜饮冰红茶。

《今天的代垫余额：3617日圆》

◇

隔天午休。我来到逃生梯领取便当时，八奈见劈头就说：

「不过分吗？」

为什么一打照面，她就开始烦我了。

「过分是指什么？」

「就是你啊。我昨天不是叫你救救我吗？你知道我在卡拉OK有多痛苦吗？」

而且，为什么我会与八奈见并肩坐在楼梯上？老实说，我只想独处。

「那你是要我怎样？」

「女孩子啊，是种想要人家感同身受的生物。你设身处地想一下，当我听他们合唱冰雪奇缘的歌时，会有什么样的心情。」

冰雪奇缘啊。我记得应该是……

「Let　it　go～的那一首？」

奇怪，好像不太对。

「不是啦。是安娜和王子合唱的那首。最后那段的两人台词，我在旁边听著都觉得置身地狱。」

啊啊，是那一首。我记得王子的台词好像是——

「『和我结婚吧！』对吧？」

「安娜就回答『当然好！』啊啊啊啊啊！」

八奈见抱头大叫。为什么要自己掀开地狱的大锅呢？

「那女人果真是打算让我彻底屈服。像冰雪般无情的魔女……」

「哎、哎呀，刚开始交往就是这样嘛。这先放一旁，我的便当呢？」

坦白说，我无法否认在领便当的当下，心中有股雀跃的感觉。让班上女生帮忙亲手做的便当，总是有种特别的感觉——

「……来，请用。」

她递给我的便当盒是五彩缤纷的纸盒。从鸡腿肉98日圆的字样来看，这应该是用传单折成的吧。我在祖母家见过。

「呃～这究竟是……？」

「今天早上，我原本想连同我的份一起，帮温水做便当。」

「原来如此。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当我准备了两个便当盒时，妈妈就跟我说『草介一定会开心』……」

……别说了。连我都觉得忧郁，不要提起妈妈之类的字眼。

我默默地掀开便当盒，里头装著包在塑胶袋里的三明治。

「这是便利商店卖的吧？」

「你刚才没听我讲话吗？所以我没办法准备两人份的便当。」

这算得上手工便当吗？外盒是手工制作的没错啦。

「温水，这样算多少钱？」

「呃～268圆。」

「好低！」

因为上面就这样写啊。八奈见从自己的便当盒夹了一块煎蛋卷，放到纸盒中。

「……那就300圆吧。」

八奈见听了，立刻想把炸鸡块也加进来。我连忙挪开便当盒，远离八奈见。

「话说回来，你和他们两个保持一点距离也没关系吧？八奈见同学应该有很多朋友吧？」

渐次抬价。不知为何这字眼掠过脑海时，我把煎蛋卷放进口中。虽然稍微烧焦了，但口味其实还不错。八奈见家似乎习惯吃甜味的煎蛋卷。

「……在教室啊，大家都对我小心翼翼的。」

八奈见忧郁地开始拆解煎蛋卷。

「你想想看嘛，在华恋转学过来之前，草介和我总是待在一起嘛。『奇怪，八奈见是不是被甩了？』类似这样的气氛。」

「呃～我该怎么说才好。」

我语带踌躇的时候，炸鸡块滚进我的便当盒中。

「加上炸鸡块算多少？」

「……350圆。」

这家伙。为她忧心的我好像笨蛋。

「话说温水，你昨天放学后去哪里了啊？我看到你朝著不是鞋柜的方向走过去。」

「你还看得真仔细。」

「因为你总是一个人直接走向鞋柜，很明显啊。」

……该怎么说呢，这家伙的一字一句好像都话里带刺。

话虽如此，我已经从回家社毕业了。我面露几分得意的神色，张嘴朝三明治咬下去。

「我好像之前就加入文艺社了。这阵子应该会频繁出入那儿吧。」

「哦～温水对那些东西有兴趣喔。」

八奈见大口咀嚼著切成章鱼状的小香肠。

「那我也去参观看看好了。可以和你一起去吗？」

「可以是可以啦。但是八奈见同学，你有兴趣吗？」

「嗯。我喜欢花草喔。」

「……那是园艺社。我加入的是文艺社。」

这家伙被甩的理由我终于有些头绪了。而且脸上还沾著饭粒。

◇

今天的课程已经结束了。

虽然想马上离开教室，但身为班上的『观察者』，我有个小建议。

——这时应该选择『静观』。班会时间刚结束的学校暗藏许多危险。

首先，请看教室的出入口。有些人占据了该处，监视著同班同学的动向，好让自己在放学后不会陷入孤独。这些人就算见到担任背景的我，也不会让路。

……没错。当你凝视背景时，背景也同样凝视著你。如果想置身于那一侧，就不能承认背景的存在。

我慢条斯理地整理桌上杂物，用眼角余光观察人流。

出入口的人数渐渐减少了。

但还不能轻忽。刚才待在那边的同学们只是把据点转到鞋柜。该处挤满了人，有人正等候约好的对象抵达，有些人则是依依不舍地分离。

最糟糕的就是万一有人站在我的鞋柜前方聊天的情况。都已经7月了，要假装忘记鞋柜的位置而四处闲晃，实在有点牵强。

……等等，我今天好像还不可以回去吧？这阵子我得去文艺社——

就在这时，突然走进教室的男人笔直地走向我的座位。

「吶，温水。听说你加入文艺社了？」

「呃……」

向我搭话的是D班的绫野光希。我们是同一所国中出身，算是朋友——其实只是以前上同一所补习班，他偶尔会找我搭话，这种程度的交情而已。

顺带一提，我和他只是上同一间补习班，成绩是那家伙好过我许多。毕竟他还戴著眼镜。

「呃，是啊。算是这样没错。」

「我听老师说那边有安部公房的全集，下次可以去借书吗？」

哦～原来还有这种书喔。我只注意过轻小说的藏书种类而已。

「这个，应该没关系吧。我去找学长姊拜托看看。」

「不好意思，谢啦。」

绫野面露爽朗的笑容，拍打我的肩膀后，随即准备离开此处。

就在这时，小麦色泽的身影冲进视野中。

现身的是烧盐柠檬。那双晒黑的手臂压在桌面上。

「光希！先等一下。」

烧盐的身子朝著绫野前倾，※8×4与汗水彼此混合的气味顿时飘荡在空气中。（译注：制汗喷雾。）

……太近了。而且很碍事。

「我今天田径队不用练习喔，要不要一起去吃点东西？」

「抱歉，今天要上补习班。」

绫野双手合十，摆出「抱歉」的小动作。

「咦～不是才一年级吗？老是念书会变成笨蛋喔。」

「你倒是该多念点书。不然会被留级喔。」

……这两个家伙，居然在我的座位旁边开始打情骂俏了。

「光希同学，再不快点出发，会赶不上补习班喔。」

教室的入口处，一位身材苗条的女学生探出头来。

咦？我记得这个女生，就是在补习班常常和绫野出双入对的女生。人长得可爱、成绩又很好，在补习班相当知名，原来我们同校喔。

「啊啊，千早。我马上来。那我先走啦，柠檬。」

「欸……嗯，掰掰……」

毫不掩饰心中失落，烧盐消沉地挥了挥手。

感觉好像很麻烦，我想早点离开，不过因为被烧盐挡住，我没办法拿书包。

「那、那个……烧盐同学……那个……书包……」

「吶，原来温水和光希是朋友喔？你们不同班吧？」

烧盐疑惑地眨著眼，两排纤长的睫毛也随之颤动，她直盯著我的脸看。

——田径队的短跑主将，烧盐柠檬。在班上是相当引人注目的女学生。

剪短的头发包覆著小巧的脸蛋，从制服伸出的四肢苗条而精实，被晒成了好看的小麦色。我一瞬间看呆，佯装平静地开口说道：

「呃……也算不上朋友。只是之前上同一间补习班，偶尔会讲几句话。」

烧盐突然间眼神绽放光芒。

「是同一间补习班喔！那你认识刚才那个女生吗！？」

烧盐情绪激动，脸庞直逼向我眼前，这下我也难掩惊慌。

「她喔，我记得是朝云同学吧？和绫野同样是升学班，成绩应该也差不多优秀。」

「这、这样啊。光希那家伙，是不是真的比较喜欢聪明的女生啊……」

语毕，她神色不安地凝视著两人消失的方向。

嗯？烧盐这家伙，该不会……

「他们两个在同一个升学班，那时常常在一起就是了。我觉得他们只是朋友喔。」

「就是说嘛！他们只是普通朋友！」

烧盐面露蓝天般的笑容。

不过，升学考试结束后的事情我可不晓得。

「那个，我想拿书包。」

「啊～不好意思，温水。好，为了打起精神，就先去跑个一趟吧！」

烧盐一说完，就当场开始拉筋暖身。晒成小麦色的修长四肢令人目眩。

目送情绪昂扬的她离开后，我手拿书包站起身。

只是我不知道而已，其实身旁正有大大小小的戏剧正在上演。而且，大概从许久以前就开始了。

……啊啊，真是有够麻烦。能不能准许我一个人过著风平浪静的日子啊。

「聊完了吗？大红人。」

还有一个麻烦的家伙在。八奈见手中拎著书包，站在我身后。

「咦？八奈见同学，怎么了吗？」

接在烧盐之后，八奈见登场。全年级名列前茅的美女居然排队等我，我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该不会她身上的钱又不够用了吧。

对著疑神疑鬼的我，八奈见投以毫不设防的笑容。

「你接下来要去社团活动吧？不是约好了吗，要带我去参观。」

原来这家伙是认真的啊？文艺社和八奈见杏菜——虽然难以联想，但毕竟是她本人提议的。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

◇

在前往社团办公室的走廊上，我再度提醒八奈见。

「八奈见同学，真的好吗？该怎么说，毕竟是很平凡的社团，也许和你不合。」

昨天我只待了一下子就感受到不妙的气氛。要把班上的阳角带进该处，真的好吗？

「别担心。我以前做过羊毛毡喔。用针戳羊毛的那个。」

「那是手艺社。现在要去的是文艺社喔。」

很好，可以省得替这家伙操心了。我打开社办的门。

「啊，大家好。」

「温水，你来啦。」

月之木学姊撩起头发，视线依旧停驻在书本上，只举起手招呼。

「嗯……」

小鞠嫌麻烦似地抬起脸，见到陌生的女学生身影，剎那间整个人僵住。

「那个，她想参观社团活动。」

「打扰了。我是和温水同班的八奈见。」

「哎呀，欢迎光临。我帮你泡茶，请坐。」

月之木学姊推高眼镜，在擦身而过时用手肘顶了我一下。

「温水你很行耶。居然找了这么可爱的女生来。」

「喔、喔……」

「该不会是女朋友？」

呜哇，这个人是在讲什么啦。

「啊，没有，她不是——」

「咦？不是喔。只是同班而已。」

八奈见的反应就是一个『无』字。既不害羞也不厌恶，就像回答今天的天气一样。

她好奇地环顾整个社办。

「这个社团有很多书耶。活动内容主要是什么？」

「「咦？」」

……总觉得学姊和小鞠不停地盯著我看。而且面无表情。

像是要驱散这难以言喻的气氛般，社办的门打开。

「哦～今天还真热闹耶。」

高个子男生走进社办。他大概就是社长玉木学长吧。不管怎么样，来得真是时候。

「慎太郎，社长怎么可以当幽灵社员。」

月之木学姊假装板起脸并瞪向他，但却掩饰不住上扬的嘴角。

「抱歉抱歉，最近忙著准备升学考试。」

社长自然而然地把手摆到学姊的肩膀上。

「你根本没在念书吧？」

「有啊有啊。啊，温水好久不见。然后，另一位是新社员吗？」

「啊，初次见面。我叫八奈见。我今天是来参观的。」

「慢慢看没关系。」

社长面露亲切的笑容，走向我们。这时小鞠飞快地站起身，面带觉悟似地切入我们之间。

「那、那、那个社长，之、之前借的那本书，很有趣！」

「你已经读完了吗？真令人开心。古都那家伙，都瞧不起SF，不愿意读。」

社长说著，眼角余光飘向月之木学姊。学姊也不甘示弱地反过来直视他。

「我才没有瞧不起。慎太郎才是，你不是讨厌春树吗？」

「你是春树迷吗？」

「倒也不是。之前借你的宇佐美铃，你也没读吧？」

「读了读了。※《我推，大炎上》那本。」（编注：此处引用宇佐见铃之著作《本命，燃烧》。）

嗯～这什么状况？这两个人果真已经凑成一对了吧？

当我傻眼地看著两人时，初生之犊不畏虎的小鞠介入两人的对话。

「那、那个！我、我喜欢、伊根！虽、虽然，读不太懂！」

「真的喔？哎呀，小鞠果然有品味。」

社长面露笑容，使劲摸著小鞠的头。

「哇！」

月之木学姊「啪」一声拍开社长的手。

「喂，你注意点！这完全是※＃MeToo事件喔。小鞠，要是不愿意的话，我来帮你主持公道。」（编注：「＃MeToo」为Twitter等社群平台上的主题标签，于2017年引起风潮，鼓励使用者分享被性骚扰、性侵害等经历，促使社会意识相关议题的重要性与普遍性。）

「我、我！」

小鞠像是被自己的大喊吓到，垂下了脸。

「摸头、我、我不觉得、讨厌……」

她满脸通红地如此呢喃。

「小鞠真的好可爱啊。古都也稍微学学人家。」

「真是的，小鞠。不可以对他太好喔，这家伙马上就会得寸进尺。」

社长瞄了一下手表，露出慌张的表情。

「我还要参加社长会议，差不多该走了。我得去炫耀有人来参观。」

「我也一起去吧。你一定会在途中睡著。」

「那就让古都叫醒我吧。」

「谁要叫醒你，我只会推荐你负责打杂。」

两人一边打情骂俏一边走出房间。社长到底是来干嘛的？

「社、社社社长他、说、说我可爱耶……欸嘿嘿。」

小鞠满脸窃笑，低声嘀咕。虽然你好像很开心，不过你被他们当作晒恩爱的对象了喔。

八奈见拍打我的肩膀后，把脸使劲靠向我。很近耶，而且好像有股很香的味道。

「他们两个是社长和副社长？那两个人是不是正在交往啊。」

「谁晓得。不过气氛看起来很像。」

小鞠敏锐地听见了我们的交谈，把智慧型手机的萤幕猛然摆到我们面前。

『那两人是青梅竹马所以很熟而已！才没有在交往！』

八奈见的眼睛顿时眯起。

「……青梅竹马？」

『没错！只是青梅竹马！』

小鞠神色激动地如此断言——虽然她没开口就是了。她大概就此满足了，把声音大肆外泄的耳机塞到耳朵里，开始读起了书。还真是我行我素。

八奈见摇晃著椅子，靠到我身边。

「吶，为什么这个人要用手机讲话啊？」

这我也想知道。

「话说回来，温水。社长他们是青梅竹马呢。」

「咦？喔喔，好像是这样。」

「……明明同样是青梅竹马，这种差距是怎么回事？」

八奈见吐露心中哀怨般地低语。

「呃～八奈见同学，社长他们没有错喔？」

「等一下。所以说……」

八奈见恍然大悟般地抬起脸，直盯著小鞠看。

「……狐狸精？」

她以低沉的声音呢喃。小鞠感到害怕般浑身颤抖。

「不、不不不，社长他们又没有在交往。没有什么狐狸精的问题。」

「我不是在讲这个。明明有青梅竹马却又冒出来的女人全都是狐狸精。你到底懂不懂啊～？」

是那个吗？是百合作品中突然有男人冒出来乱场的感觉吗？原来如此，是这样的话我也懂。的确罪该万死。

「我是懂啦。不过别在这里提这些。小鞠同学也在场啊。」

「不过她在听音乐，听不见我们在说什么喔。」

大概是感觉到我们的视线，小鞠害怕似地缩起肩膀。嗯，怎么好像不太对劲？

「我猜……小鞠同学没在听音乐吧？」

「咦？可是她戴著耳机。」

「也许只是戴著耳机，假装没有听到我们的对话而已。」

「一开始不是音乐都外泄了吗？」

「现在没有了吧。那只是瞒我们用的障眼法。」

正读著书的小鞠额头上开始冷汗直流。

她摘下耳机，瞪著我并对我递出某物。

「温水，差、差点忘了。社办的、钥匙。」

「咦？谢谢。」

「我、我我我、我先走了！」

小鞠跌跌撞撞地走出房间。

……刚才还那么热闹的社办顿时变得寂静。剩下的两人一个是外人，另一个近乎是外人。

这下该做什么才好？虽然她自称来参观，但我对这个社团几乎一无所知喔。

「总之，我先帮你泡个茶，你就在参观者名册上签个名。」

「谢谢你。啊，我要绿茶。」

八奈见在名册上写下名字后，随手翻页。

「哦～有不少人来参观耶。也有温水的名字喔。还有刚才的女生就是小鞠同学？」

大概马上就闲著没事做了吧，八奈见漫无目的地眺望著书架。因为会衍生很多麻烦，所以别碰太宰和三岛喔。

「茶水我先摆在这里喔。」

「谢啦。吶，温水。」

八奈见啜饮茶水，用澄澈的眼神盯著我瞧。

「所以，这个社团都在做什么啊？」

◇

回家后，我躺在客厅的沙发上，感触良多地呢喃道：

「简直就像普通的高中生……」

虽然为了拿到喜爱角色的贴图而安装了LINE，但我至今一次也没用过。但现在我愣愣地看著月之木学姊传来的讯息：『欢迎加入』。

没错，我加入了文艺社的LINE群组。

这就是我高中生活的最高潮了吧。日后就像蛤蜊一样低调度日吧。

回想起来，绫野拜托我帮忙借书。好，就一鼓作气地发出初次讯息吧。

「安部公房的全集，可以借给我一年级的朋友吗？……送出。」

我好像明白了中年大叔一边敲键盘一边念出来的感觉。

不过，真的会有人回话吗？听说有种对待叫已读不回，虽然我不太清楚，但要是所有人都对我按了传闻中的「封锁」，那该怎么办才好？

但我的担忧并未成真，月之木学姊捎来回讯。真是太好了。看来我没有被封锁。

Tsukino－Mono『无妨。但切勿白白放过良机。尽全力拉人。』

平安拿到了许可……话说※学姊的帐号名称难道不能改一下吗？（编注：「Tsukino－Mono」于日文中可写成「月のもの（月之事）」，为隐晦表示女性生理期的词汇之一。）

我在沙发上翻来覆去的时候，妹妹佳树突然现身，坐到桌子对面来。

「兄长大人是个很棒的人。」

没头没脑地突然这么说。

「喔，谢谢夸奖。」

「平常总是笑著听佳树说话，绝对不会批评。」

「其实我每次都一直在吐嘈喔。」

没错，就像现在一样。

「总是充满耐心地满足佳树的任性，绝对不会露出讨厌的表情。」

「如果你有任性的自觉，就早点改过来。」

不因为我的吐嘈而屈服，佳树轻咳一声。

「所以说，兄长大人，你该做角色便当。」

然后她远远地超过了吐嘈的高度。

「呃～到底是怎么回事，可以更详细地解释吗？」

「兄长大人一边看著手机上的心爱角色，一边偷笑，让佳树十分担心。」

原来如此。所以才联想到角色便当。

「抱歉，我还是完全听不懂。」

「要用角色便当抓住大家的心，来作为对话的契机。用大家喜欢的漫画和动画的话题炒热气氛吧！」

「为什么仅限漫画和动画啊？」

「兄长大人不是只有这方面的话题吗？」

我妹妹还真是个失礼的家伙。不过，八九不离十就是了。

「有个更根本的问题，就算做了角色便当，我要拿给谁看啊。」

「就算兄长大人再怎么没朋友，总不会独自一人吃饭吧？」

「咦？不会啊，我平常都一个人吃。」

「咦？怎么会……」

佳树难以置信地睁大了眼睛，以手掩嘴。

「因为，只要开口对人家说『一起吃午饭吧』不就解决了吗！」

如果我能办得到就不会成为边缘人了。

「兄长大人，佳树也一起去学校吧？佳树来帮忙拜托周遭的各位，请大家陪兄长大人一起吃饭。」

「暂停暂停，国中生的妹妹跑来做这种事，你也顾虑一下作哥哥的立场。」

「还是只剩角色便当这招了。这里就有样本，请参考看看。」

已经有了吗？佳树不知从何处取出便当盒。

「考虑到自我介绍，第一次还是用兄长大人的肖像画吧。」

咦？等一下等一下。别这样，很恐怖。

而且画风浓眉大眼。这已经不是角色便当，而是海苔艺术了吧。

「我用黑芝麻写上了兄长大人的个人资料。班上的各位肯定也会理解到兄长大人的魅力。」

班上同学对我的身高体重想必没有兴趣，更别说初恋对象了。

「而且为什么初恋对象是佳树啊。」

「咦？因为兄长大人打从佳树懂事，就一直说佳树可爱啊。」

拜托，那只是哥哥在称赞妹妹而已。

「况且我又不需要便当。最近这阵子会有人帮我做便当。」

「……有人做便当？咦？咦？」

大概是大脑拒绝理解，佳树当机了。

「喂，佳树？」

「兄长大人！明明连朋友都没有，却已经有交往中的女性了吗？也没问过佳树一声！？」

「没有没有，不是这样！连朋友都没有了，哪来的女朋友！」

「就是说嘛。兄长大人连朋友都没有，怎么会有女朋友。」

为何亲妹妹要这样再三强调我没有朋友？

「听说那个业界中有空气女友这种文化。不过空气便当没有热量，所以还是需要点心果腹吧。」

「你把我当成什么了。那是真正的食物，不用担心了。」

毕竟菜色是便利商店买来的。

「但是按照常理，既不是朋友也不是女友的人，怎么可能会帮忙做便当？」

「因为我已经付钱了啊。」

「啊啊，原来如此，是业者啊。」

佳树恍然大悟般，以拳头敲击掌心。

「这就是所谓的额外加购吧，我听朋友提过。」

「你最好挑一下朋友。」

我不经意地与角色便当中的我四目相对。

……我们都很辛苦啊。

《今天的代垫余额：3267日圆》

◇

隔天星期三。这一天的午休时间，八奈见同样按照约定出现在逃生梯。看来她真的打算用便当来还债。

在我身旁，既不是女朋友也不是朋友的她把手帕铺在楼梯上，坐在上头用力地叹息。

「今天他们两个又约我了。放学后要我去华恋家一起读书。」

「拒绝不就好了。」

我提出理所当然的合理意见，八奈见以表情抗议。

「如果我不去的话，他们就会两人独处喔！？」

「他们已经在交往了，你就放弃吧。」

原本只是要领便当而已，又演变成莫名其妙的状况了。

「……华恋果然想要彻底打垮我。她一定注意到我总是用色眯眯的眼神看著草介了。」

八奈见啊。这种话就藏在心里吧。

「我说啊，你就别往不好的方向想。也许单纯只是两个人独处目前还有点尴尬，希望有八奈见同学陪著嘛。」

「……所以她就是把我当成带草介回家的藉口吧。」

奇怪，我说了什么不对的事吗？

「不对，那是你想太多……」

「事先这样压低带回家里的心理门槛，最后就——」

八奈见直盯著我。

「……今天杏菜突然说没办法来了。」

她突然改变嗓音，如此说道。

「啥？」

这家伙又在讲奇怪的话了。

「情境模拟啦。设想华恋和草介两人独处时的状况。」

「喔。」

要怎样都随便你，可不可以别牵扯到我。

「从头再来一次喔。今天杏菜突然说没办法来了。来，温水。你来当草介，快一点！」

「呃～……是喔，那就只有我们两个了呢。」

这是在演哪出？

「……如果喔，如果我是故意没找她的，你会怎么想？」

八奈见稍微垂下了视线，将身体靠向我。

快回想起来。换作是我读过的恋爱喜剧的男主角，这时会怎么回答？

「如果我本来就知道还是来了，你会怎么想？」

「草介……」

「华恋……」

彼此凝视，一瞬间沉默。八奈见倏地拉开身子，使劲拍打膝盖。

「我就知道是这样！那女人就是觊觎草介的身体……」

大部分都是你的妄想喔。

「这种事先放一边，我的便当呢？」

「……温水，问题就出在这里吧？你没朋友的原因。」

多管闲事。

八奈见取出铝制的便当盒。咦？便当只有一个喔。

「你先拿著盖子。」

八奈见要我手拿著盒盖，她手拿筷子刺进白饭中。

「你在干嘛？」

「我昨天说过了吧？我只能用一个便当盒。」

她的手臂颤抖著，夹起一团白饭，放到便当盒的盖子上。

好重。仔细一看米粒已经被压烂，几乎变成糕状了。

「所以我用尽全力，把两人份的午餐塞进一个便当里面了。来，接下来是配菜。」

块状的白饭两度落入盖子中，配菜不管是炒的还是炖的，全被挤压成便当盒的形状，一点也不挑动食欲。

「那就开动啰。」

「……啊、嗯，我开动了。」

接下来，我该怎么吃八奈见用上浑身解数制造的米块？虽然免洗筷刺不进去让我有点绝望，但我以炖菜渗出的汤汁使之慢慢崩解，开始食用。

「吶，好吃吗？」

咦？你看到这状况还要问味道吗？

「这些，包含小菜都是八奈见同学做的吗？」

「那当然。我很用心的喔～这样算多少钱？」

哦～是这样啊。真是太好了，八奈见不是吃这种料理长大的。

啊，块状的炒菜中出现了现成的可乐饼。

「呃～就400圆。」

「好耶，不错喔。」

八奈见愉快地啃著白米块。话先说在前头，我这次估价标准放得很宽喔。而且这便当的量还真不少……

「这样子在暑假之前应该能还清吧～」

对喔，只要我收回所有代垫的钱，午餐聚会也就结束了吧。不过，只要当作期间限定，这种经验倒也不差。当然我会要她彻底还清。

「吶，要不要到楼上看看？从四楼的楼梯间可以看到操场喔。」

吃完便当后，八奈见收拾著空无一物的便当盒，站起身。我也没理由拒绝。

在万里无云的7月晴空之下，田径队正在操场上练习。

「啊，在那边的是柠檬吧？」

八奈见让身体倚靠著扶手，指向该处。

远远看过去也能分辨，那黝黑的身影就是烧盐柠檬。在起跑的同时，她转瞬间就拋下其他人，拉开距离。

「柠檬真的跑得很快呢～」

在五十分钟的午休时间内，吃完饭换上体育服、练习之后又换回制服。换作是我绝对办不到。

我不是在挖苦或讽刺，感觉就像是在看著伸手也无法触及的耀眼事物。

「她在全市新人赛的一百公尺短跑拿到了冠军，而且在高中综合体育大会好像也在县预赛中得了奖。」

「哦～你知道得真清楚。」

熟读公告内容就尽管交给我吧。

「真了不起耶，柠檬。」

稀松平常的一句话。所以我原本要随口回应，却又把话语吞回肚子里。

八奈见的眼眶中盈满了泪水。

滴落的泪珠闪闪发光，随风飞散。

八奈见的侧脸稚气未褪。不久前我和她就连一句话也不曾交谈过，现在她却在我身旁像这样落泪。现实感如同细沙般，从我的五指之间流落而去。

「那个，八奈见同学，你还好吗？」

「原来我真的被甩了呢。」

事到如今才讲这个。

「喂。你一定在想『事到如今』对吧？」

「咦，你怎么知道？」

未经同意就用读心术不好喔。

「该怎么说呢，感觉渐渐传遍全身了。」

「传遍全身……？」

「柠檬跑得好卖力喔～我一边看一边这样想，然后突然间就明白，我真的被甩了。」

挂在睫毛上的晶莹泪珠反射著阳光。

「我的脑袋当然知道自己被甩了。可是，身体大概还无法接受吧。」

烧盐这回和男生队员一起开始跑第二轮。在我们的守候下，最后被高个子的男生一口气追过。

「温水也同样被狠狠甩过一次应该就会懂了吧。」

「是这样吗？」

「被甩了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也不会觉得畅快。」

语毕，八奈见使劲伸了个懒腰。

「不过啊，周遭的一切只会一直向前进，我也只能跟著向前走。」

就类似游戏中的剧情事件吗？

「我从来没被甩过，不太懂就是了。」

「哦，花花公子的台词呢。」

听了我精心的自虐笑话，八奈见面露柔和的笑容如此回答。

换作是轻小说的男主角，肯定能用体贴的一句话夺得芳心吧。不过，我这样已经算得上好表现了。

时间的流动对败北女角同样公平。当恋人们累积点点滴滴的回忆时，她的日常生活依旧持续著。

我们没有再聊下去。只是任凭微风吹拂，一直愣愣地眺望著奔跑的学生们。

《今天的代垫余额：2867日圆》

第一卷 Intermission 不，其实是个肚子饿了也不哭不闹的乖宝宝

按下电子锅的预约按钮后，电子音效在昏暗的厨房中响起。身穿睡衣的八奈见杏菜一面打呵欠，一面探头看向冰箱。

「嗯～只有蛋而已啊……」

打开蔬果冷藏室，只有萎缩发黄的油菜与用掉半包的火腿。至于冷冻库，里面装的都是冷冻义大利面和冰棒。一直翻找到最深处，这才发现已经开封的冷冻三色豆。

「这些能做什么啊……」

蛋、火腿、三色豆、发黄的油菜。

八奈见一面吃冰棒，一面审视著陈列在桌面上的战利品。

那么，明天的便当该怎么解决？虽然她不觉得自己的手艺有多么高明，但那男人的反应就是让人不开心。

「不就像是在说我做的便当很差劲吗……」

突然间灵机一动，打开餐具柜的门。不知从何时放到现在的礼品罐头堆在该处。八奈见取出了在最深处沾满灰尘的罐头。

写在包装上的是『帝王饭店监制秘传白酱』。

嗯，不错喔。听起来就很厉害。这样一来那家伙也不得不称赞我的料理了。

八奈见洋洋得意地笑著，仔细阅读包装上的字样时，突然注意到印在边缘的赏味期限。

今年是西元几年啊？嗯～没记错的话，令和元年是2019年——

八奈见不再继续想下去，把罐头摆到桌面上。

印象中听说过，发明罐头、或是史上头一个品尝罐头的人就是拿破仑。既然那么古早的人都在吃了，赏味期限超过个一两年应该也只是小误差吧。

八奈见接纳了脑内的谜样理论后，张大嘴用门牙咬向冰棒。于是——

（……呜啊啊啊！）

独自一人蹲在阴暗的厨房中。

八奈见杏菜，拥有敏感性牙齿的十五岁少女。仲夏夜，就这么渐渐深了。

第一卷 ～第二败～为你献上注定的败北 烧盐柠檬

蝉声如雨。

隔天的第二节课是顶著大太阳的体育课。课程结束后，我将最后一具跨栏推进体育仓库，抹去流过额头的汗水。

我之前就常常这么想，由座号和日期相同的学生负责整理器材，这条规则对30号之后的学生会不会太有利了。

「真是难以接受～」

我嘴巴上嘀咕著，拍落手掌上的尘土。

好了，要快点回去换回制服才行。在大家都换好衣服之后，独自一人偷偷摸摸地露出内裤，那情境实在难堪至极——

喀啦啦。体育仓库的门关上的声响。周围顿时被昏暗所笼罩。

……奇怪，我被关在仓库里了？霸凌？是霸凌行为吗？

我连忙转身一看。

在阴暗的仓库内，表情害臊地站在该处的人影是烧盐柠檬。因汗水濡湿而紧贴著身体的体育服，凸显了那精实身躯的曲线。

「……烧盐同学？」

宛如动画场面的一幕，让我不禁屏息。

烧盐的视线朝著斜下方，伸手拂开贴在脸颊旁的发丝，朝我踏出一步。

「吶，温水。我有些话想说。」

「喔……」

一般来说，这时稍微想歪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很遗憾我没有那么纯情。

用恋爱喜剧来打比方，我和烧盐之间累积的事件还不足以引发体育仓库事件。

「吶，上次那件事怎么样了？」

「咦，哪件事？」

换言之，本次事件不是恋爱类——而是让我会错意而径自小鹿乱撞的那类。只要明白这一点，就没什么好惊慌的。

「所以说～光希不是说要去文艺社借书吗？他已经去拿了？」

啊啊，是那件事啊。绫野还没来拿，我甚至还没告诉他能借。

烧盐把双手背在背后，害臊地笑著，抬起脚尖一再轻点著地面。

「方、方便的话……我来帮你把书拿给他也可以。」

「全集数量不少，一次拿不完。还是叫他直接来借书比较——」

见到烧盐欲言又止的忸怩态度，就连我也顿时明白了。

「那烧盐同学帮我转告他吧。我已经拿到许可了，随时都可以来借书。」

「好，交给我吧！我会负起责任确实转告！」

在阴暗的体育仓库内，烧盐那太阳般的笑容灿烂得发亮。

灰尘反射著投入室内的光芒，唯独在这个时刻彷佛是为她妆点的闪亮光点。

「既然这样，我就去告诉他，今天放学后就可以去拿书喔！」

「稍等一下，比方说喔——」

「什么？」

烧盐笑著歪过头。

和这家伙毕竟是国中同校，也算有点缘分。这次就稍微多操点心吧。

「在烧盐同学田径队恰巧休息的日子，让他来拿书，这样如何？」

没错。找个像样的理由，两人一起来到社办就好了。一旦情况允许，也许能把社办借给他们两小时——

「我没练习的日子？为什么？」

烧盐那圆亮的眼睛转了一圈，露出纳闷的表情。

「呃～那一天烧盐同学恰巧来文艺社参观，也没什么关系吧？」

都说得这么明白了，她也该懂了吧。

「我去……参观……？」

咦，喂，你应该懂吧？

「简单来说，一旦你转告完绫野，这件事就结束了。如果挑烧盐同学不用练习的日子，你就能和他一起来，就算不想办法约他，只要你那天来文艺社参观，也能在社办见到他。」

烧盐的圆眼睛睁得更圆了些，恍然大悟般握拳轻敲掌心。

「哦～原来是这样。温水真聪明。」

烧盐的表情转为开朗的笑容，使劲拍打我的肩膀。好痛。

「原来温水是个好人呢。我一直误会你了。」

这个班级，对我的误会已经蔓延开来了。

「啊，不过，你可不要误会了喔！那个，我不是那个意思，光希就只是单纯的朋友——」

「现在？现在才说未免也太迟了吧？」

虽然在学校是阶级顶端的快活美少女，一扯上恋爱就还只是个小孩子。烧盐掩饰害臊般嘟起了嘴。

「别提这个了，好热喔，我们快点出去吧。是要在这种地方待多久啊。」

烧盐一面说一面使劲搧著胸前的体育服。你以为是谁害我们得待在这种地方的啊。

烧盐对著门伸出手。

「嗯，奇怪？」

「怎么了？」

我们试著两人合力一起开门，但门板依旧纹风不动。烧盐不知所措地转头看向我。

「说不定是……有人从外面上锁了。」

「咦！？喂～来人啊！里面还有人——」

「温水！你不要叫得那么大声！」

烧盐从后方用手臂圈住我的颈子，勒住了我。呜哇，背后传来某种柔软的触感——不，更明显的是汗水黏答答的恶心感觉。这家伙也流太多汗了吧。

「等等，我、不能呼吸——」

我想挣脱她的手臂……但力气根本敌不过她。完全没有能挣脱的迹象。

「不能、呼吸……」

我连续拍打烧盐的手。

「啊，抱歉。还好吗？」

「你、你想杀人喔……为什么要阻止我叫人来？」

「因为我们班的体育课是和光希他们班一起上的啊。」

「呃～所以叫绫野来就对了？」

「不、不是啦！我和男生两个人在体育仓库独处，万一被光希看到的话……」

烧盐忸忸怩怩地把玩著自己的指头。

突然有点可爱，但现在不是这种情境吧？

「但是动作不快一点，大家都会回教室喔？」

「接下来上体育课的人一到，就会帮我们开门，稍微忍耐一下啦。」

「到时候，人家还是会知道我们两个一起待在这里吧？」

「不然就……温水扮女装吧。」

「烧盐同学扮男装比较快吧？」

真是没意义的对话。当我们在这儿浪费时间的当下，班上的同学好像都离开了。只剩油蝉的唧唧鸣叫声环绕周遭。

烧盐抓住了高度逼近天花板的窗框，轻易地将全身向上拉。

「奇怪，怎么都没人过来？」

「……烧盐同学，下一节的体育课，说不定大家都在游泳池吧？」

「咦？」

上课钟响了。

「话说回来，为什么我们不是上游泳课！？」

「老师不是讲过了？二年级的游泳大赛会占用泳池到第二节课。」

「啊～对喔。所以从第三节开始会上游泳课，谁也不会到操场上……」

唧唧唧唧。油蝉正朝气蓬勃地鸣唱著。

「喂～！我们还在这里喔～！」

「来人啊～！」

我们放声吶喊了好半晌后，瘫坐在地面上。

根据今天早上看到的天气预报，最高气温似乎会达到35度。是今年夏天的第一波酷暑。

仓库内的气温毫不留情地上升著。不断流出的汗水也渐渐减少。身体习惯了热度……不对，是身体的水分渐渐不够流汗了吗？

「不妙啊。要等多久才会有人来？」

「到了午休时间，田径队就会来……」

呜哇。烧盐身旁已经出现了汗水形成的水洼。这家伙的代谢速度还真快。

「喂，烧盐同学你还好吗？」

「我还好，因为比起汤氏瞪羚，我比较喜欢高角羚。」

「哦～烧盐同学是高角羚派的喔。」

……嗯？这家伙在讲什么？

「所以说用四条腿跑一定会比较快嘛。因此对斑鬣狗洒水特别有效……」

「呃，喂。」

这状况不妙喔。

我得想点办法才行。仔细一看，窗口设在高度近乎天花板的位置，还嵌著防盗用的铁窗。看来没办法逃脱。

有没有东西能发出够大的声音？这里是体育仓库，也许有扬声器或哨子。

我翻找著架子时，从里头找出了蒙尘的运动背包。打开一看，里面装著女生用的衣物和毛巾，还有喝了一半的宝特瓶。

我一瞬间心生期待，但是液面上已经长满了厚厚一层霉。我放弃期待并放回背包中，这时我在背包底部发现了一瓶冷却喷雾。

「烧盐同学，这个！冷却喷雾！」

烧盐愣愣地看向喷雾罐，眼神顿时发光。

「阿温，干得好！快点帮我喷！」

阿温是指我喔？

烧盐转身背对我，迅速脱下滴著汗水的体操服。虽然底下穿著运动内衣，但白皙的背部仍在阴暗的体育仓库中浮现。

「呜哇！你先等一下！」

「快～一～点～！」

没想到居然会有女生这样求我的一天。

我战战兢兢地将喷雾喷向她的背，烧盐发出不知是哀鸣还是嘤咛的呻吟。

「再来换前面。」

烧盐转身面向我。咦，真的没关系吗？肚子完全没遮耶。而且晒痕还很煽情。

我将喷雾喷向她，她的腹肌如抽搐般起伏抖动。而且她还发出怪声，就算我稍微有一点想入非非，那应该也不是我的错。

「稍微舒服些了吗？」

「感觉……没那么热了。」

烧盐神色恍惚，瘫坐在地上，表情依然呆愣的她将手伸向运动内衣。

「！？等、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那件不要脱！」

「咦～阿温明明也是女生，到底在讲什么啊。全身都黏答答的，毛巾给我。」！？她以为这里是女生更衣室之类的吗！？这家伙完全失去理智了。

我从背包中取出毛巾后，将视线远离已经脱下内衣的烧盐，把毛巾递给她。

「擦好之后，一、一定要把衣服穿回来喔！」

「……奇怪，那是我以前搞丢的背包耶。原来在这里啊。」

烧盐一面用毛巾擦拭身体，一面探头看向运动背包。

「！！！烧盐同学，衣服！先穿衣服！」

「啊，饮料还有剩！」

咦，饮料？你该不会是说刚才的宝特瓶？

我畏畏缩缩地用眼角余光看过去，发现烧盐正要将长满霉菌的宝特瓶拿到嘴边。

「笨蛋！那个不能喝啦！」

「喂！阿温，你干嘛啦！」

烧盐为了抢回宝特瓶，将全身压向我。

「呜哇哇哇！我没看！我真的没看！」

「那明明是我的！」

呜哇，有东西压在我身上！这次真的压到了！

「喂～有人在吗——」

这时我听见了耳熟的说话声。是班导甘夏古奈美。

「老师，有人！请快点开门！」

喀嚓喀嚓。喀啦啦啦。仓库门被用力拉开。

这样一来就得救了。甘夏老师目睹室内的情景，愣愣地半张著嘴。

「你们是在干嘛？」

嗯，也许并没有得救。

上半身赤裸的烧盐把我压倒在地的情景勉强还算……不，完全出局了吧。

「……等你们玩完再说吧。」

「别关门别关门！老师，拜托帮个忙！」

「我们那年代其实已经满开放的了说。但也不至于挑在上课时间。」

「老师，我不想知道那些往事，拜托快点帮个忙！」

使劲推开压在我身上的烧盐之后，她大概是体力终于耗尽了，就这么倒地不起。

……这件事很重要，所以我要再次强调。我当然没有看。

◇

电解质口服液。这是食盐与葡萄糖的水溶液，用于紧急治疗脱水症状。

我们学校的保健室备有这种饮料。

「好赞喔……OS－1真的好好喝……」

「真的耶，渗进五脏六腑……」

对我们这种笨蛋，同样也毫无保留地供应。

甘夏老师双手抱胸，以无奈的眼神打量著我们。

「你们不用上课了，在保健室休息吧。那边的男生，我来帮你联络班导。你的班级和名字是？」

「我是老师班上的温水。」

我已经放弃让她记住了。

「是这样喔？那么小拔，接下来就拜托你了。」

甘夏老师说完便走出保健室。

朝著甘夏老师的背影挥手后，坐到我们面前的是保健室的小拔老师。

一般来说，我认为年轻又美艳的保健老师只是都市传说。小拔老师像是要展现那都市传说级的肢体似地跷起脚，对我投出恶作剧般的微笑。

「你们两个，感觉还好吗？」

「咦？啊、是的。已经没事了。」

心跳不由得加速。小拔老师为什么没来由地这么性感啊？

「老师，我还要。」

烧盐依旧一脸恍惚的表情，递出空了的宝特瓶。

「来，慢慢喝喔。」

「哇～」

烧盐面露孩童般的笑容，开始饮用第二瓶OS－1。

这时小拔老师突然间表情转为认真。

「中暑是很可怕的喔。不只攸关性命，有时候还会留下后遗症。」

「好的，我很抱歉。」

「没关系啦，年轻人难免一时冲动。一旦气氛来了就停不下来，或者说有限制反而更激情。」

「……嗯？那个，请问老师是在说什么？」

「哎呀哎呀。没关系啦，用不著说得那么明白。」

小拔老师伸出食指抵在我的嘴唇前方，甜美地微笑。

「你们当时到底在做什么……是老师与你们之间的秘密喔。」

好像完全被她误会了。要解释也很麻烦，现在就换个话题吧。

「小拔老师和甘夏老师很熟吗？」

「是啊，我们以前在这所学校是同学。」

「原来是我们的学姊啊。甘夏老师当年是什么样的学生？」

「从现在的模样也许无法想像。当年的她是个有点傻气、让人担心的孩子。」

嗯～很容易想像。

「当年我和她都常常来这间保健室。不过，那孩子是因为时常跌倒就是了。」

大概是回忆起从前，她嘻嘻地轻笑。

「……当初真想不到，会再度回到这所学校的这个房间工作。」

小拔老师那双被丝袜包覆的长腿改变了跷脚的姿势，面露怀念的神情仰望天花板。

「老师，天花板怎么了吗？」

「天花板的污渍，还是和当初一模一样。」

「老师连这种事都记得啊。」

是因为身体虚弱，总是在保健室里躺著休息吗？然后在长大成人之后，成为保健老师再度回到此处，真是一则佳话。

「因为体位……不对，姿势上自然而然就会看见天花板啊。」

……更正。这个人脑袋有问题。

「好了，喝完后就到床上躺著休息吧。」

老师拉开环绕床铺的拉帘。

小拔老师让睡眼惺忪的烧盐躺在床上后，从我手中取走了空空如也的保特瓶。

「好了，你也休息吧。中暑对身体的伤害比想像中还大喔。」

「谢谢老师。我会稍微休息一下。」

我躺在床铺上，天花板的污渍映入眼中。制服打扮的小拔老师的身影不由自主地浮现在脑海。为了摆脱那些栩栩如生的想像，我把毛毯拉到盖过头。

……老师，我真不想知道那些往事。

◇

钟声落定后的余韵仍然在耳畔萦绕，我在半梦半醒中翻身。

我到底睡了多久？从走廊传来的嘈杂人声判断，现在大概是午休时间吧。

从拉帘的隙缝中可以看见烧盐依旧熟睡。她肚脐外露的睡相，让我有点担心她的肚子会不会著凉，但是走进去帮她盖好毛毯未免也太过头了。

「啊～今天的午餐好像很麻烦啊。」

我说出口后才理解到。嗯，真的很麻烦。今天也没食欲，就这样继续睡到午休结束吧。

我享受著床单贴著脸颊时的触感，此时小拔老师使劲拉开拉帘。

「温水，有客人来找你喔。」

在小拔老师身后，八奈见正挥著手。

「咦，八奈见同学怎么会在这里？」

「听说温水和柠檬被送进保健室了。还好吗？」

「托你的福，还好。烧盐同学好像也睡得很熟。」

我从床铺起身。不知为何小拔老师用充满期待的眼神看向我。

「八奈见同学为温水拿了便当过来喔。哎呀哎呀，你也真辛苦。」

「那个，老师，你好像有不少误会。」

小拔老师径自连连点头。

「也对，老师很碍事吧。八奈见同学，我会暂时离开这里，尽管使用这个房间喔。」

「谢谢老师。温水，我们来吃饭吧。」

八奈见开朗地说，对我递出装著便当的袋子。

「而且能从里面上锁，请慢用喔。」

小拔老师毫不掩饰满脸贼笑，走出房门。话说甘夏老师也是，她们是怎么成为老师的？

「嗯？那是什么？」

在老师办公桌上叠高的书本阴影处，我注意到智慧型手机的镜头。

……她到底想拍什么啊。我按下摄影的停止钮。

「温水？你在干嘛？」

「没什么。那就开动吧。」

我坐到她的对面后，八奈见取出了一个大尺寸的保鲜盒。看来她也放弃把两人份的便当塞进便当盒了吧。

保鲜盒里面有个黄色的食物。

「蛋包饭？」

「对。我很有自信喔。而且这次蛋皮包得很漂亮。」

她将汤匙刺进中央处，俐落地切成两半。

这要怎么吃？该不会是一人一口轮流吃吧？应该不可能。

就在我感到纳闷的时候，八奈见取出了一个白色的盘子。

「我去家政教室借来的。来，拿著盘子。」

她粗鲁地把保鲜盒内的食物倒进盘子中。我说啊，你就不能更用心一点吗？

「好了，双手合十。开动。」

「啊、嗯，开动。」

上次吃蛋包饭是多久之前的事了？我吃了一口，熟悉的味道在口中漾开。啊～嗯，蛋包饭就是这种味道嘛。

「好吃吧？吶，这样你觉得值多少钱？」

「嗯～那就400圆吧。」

「400圆。嗯，还不错嘛。」

八奈见一只手拿著汤匙，连连点头。

哎，这价格应该差不多吧？去附近的超商买便当，大概就是这个价格。

「说穿了就是揣摩上意。」

八奈见好像说出了很麻烦的话。

「咦，什么意思？」

「要是开出太低的金额，担心会对制作者失礼。再加上不想让人觉得小气的自尊心作祟。但要是反过来开价高一些，又觉得自己好像吃亏了，无法接受。」

的确如此。我虽无法反驳但也没这必要，八奈见摆出得意的表情。

「两种想法妥协之下，才得到400圆这个结论……对吗？没说错吧？」

你没说错。不过，这可是顾虑到你的感受喔？

「温水，我想问你。你原本真的想开400圆这个价格吗？」

原来如此。那么我就回应八奈见的高见吧。

「那我就不客气了。3——」

「不对不对！不是往这个方向！」

咦，现在的状况不就是这个方向？

「啊～吓到我了。温水，你的问题就在这里。」

到底有什么问题啊，八奈见同学。

「400圆的高墙，看我用这招来打破。」

咚。八奈见取出了一瓶保温罐。

「原来如此。你想加汤来提升估价是吧。」

不过，附汤不一定能抬高价格。餐饮业近来竞争激烈，午餐时间免费附汤已经是标配。在咖啡厅早上点咖啡还会附赠小仓吐司喔。

八奈见打开了保温罐，将内容物浇淋在蛋包饭上头。

「你从什么时候以为这是汤？」

「这是……白酱？」

蛋包饭没加番茄酱就是为了这个吗？虽然我个人比较喜欢番茄酱，不过这种多费工夫与高级感。为了假装有品味的男人，只能提高估价。

「45——」

等等，从这家伙的惯用手法来看，接下来肯定还会接二连三拿出调味料渐次抬价。现在还不能说出价格。

「咦？你刚才说了什么？」

这招对我没用。我默默地把汤匙送进口中。

「！？这是什么啊，好好吃！」

「哼哼……我用了人家送的贺年礼品中沉眠已久的、帝王饭店监制的白酱。来吧，这味道你愿意开多少钱？帝王饭店的口味！」

……咕！中计了。既然听见帝王饭店的名号，我也不能开出小家子气的价格。摆明了会被骂没品味，或者是没听过帝王饭店的穷人。

「5、500圆。」

「500圆，我收下了。」

八奈见洋洋得意，高高地吊起嘴角。

完全被她摆了一道。不过，在这般情势中我已将损失压低到极限——

「你们好像玩得很开心耶～」

烧盐一面大打呵欠，从拉帘的另一侧现身。

「啊～柠檬。早安。感觉好点了吗？」

「好多了好多了。休息过后感觉比刚才更有精神了。」

「烧盐同学，真是太好了。刚才我真不知如何是好——」

我不由得回忆起她在体育仓库时那羞人的模样。烧盐坐到椅子上，纳闷地看著我一个人手足无措的反应。

「吶，阿温，我从中途开始就记不清楚了。到底怎么了？」

「咦？没有，那个！甘夏老师救了我们！」

「是喔，我完全没印象了。所以衣服也是甘夏老师帮我换的？」

烧盐这么说著，捏起胸前的体操服。烧盐的白皙肌肤掠过脑海。

「对啊！是甘夏老师帮你换的喔！所以我都没看，我完全没看喔！」

「这不是当然的吗？谁会偷看女生换衣服啊。」

「温水，你有点恶喔。」

两名女生对形迹可疑的我投以冰冷的眼神。拜托别说恶，我会想死。

「这先放一旁，那是什么？好像很好吃耶。」

「对吧？这是我做的喔。来，嘴巴张开～」

烧盐张嘴含住了八奈见递出的汤匙。

「呜哇，好好吃！这酱汁是什么啊？超赞的。」

「就说吧？这可是帝王饭店的口味。哎，温水好像无法分辨这份价值就是了～」

八奈见洋洋得意地笑著，看著我的同时又喂了烧盐一口。为什么要从我的盘子挖走？

「来，再吃一口～」

「不好意思，请问柠檬在吗？」

开门声响起。绫野光希自出入口探头问道。见到烧盐张大了嘴的模样，他不禁微微挑起嘴角。

「光希！？」

烧盐顿时挺直了背脊，端正坐姿。小麦色的脸庞明显地变得通红。

「我听说你中暑昏倒了。不过看起来好端端的嘛。」

「没有没有，我还是觉得随时会昏倒！光希，你特地来照顾我的吗？」

「来，这是探病的礼品。这个应该吃得下吧？」

他递出的袋子中装著果冻和苹果汁。

「你特地为我准备的？」

「不过你看起来很有精神，应该不用吧？」

「当然要啊！我不舒服到根本吃不下饭，谢谢你喔。」

「是啊，好像是喔。」

绫野朝著烧盐的脸颊伸出手。

「光、光希……！？」

「用脸颊可没办法吃饭喔。」

他笑著从柠檬的嘴边取下饭粒。

「谢、谢、谢谢。」

「就这样啦，打扰了。」

「那个，你愿意的话，要不要稍微吃一点再走？八奈做的蛋包饭很好吃喔。」

为了不让绫野离开，烧盐连忙搭话。

「哦，蛋包饭啊。」

「啊，光希同学。你在这里啊。」

一张可爱的脸蛋自敞开的保健室大门探头窥探。朝云千早，绫野光希的补习班同学。

「千早，怎么了？」

「今天补习班没课，但我想去自习室。要不要一起去？」

「抱歉，我今天要早点回家。明天补习班见。」

「知道了。那今晚再联络喔。」

朝云潇洒地离去。绫野微微苦笑著说道：

「真是的，不是说过明天见了吗？」

他难掩喜色地如此呢喃。

……奇怪，这两个人的气氛，和我之前还在补习班那时好像不太一样。

「好了，我也要回教室了。柠檬，不要太逞强喔。」

「嗯、嗯，谢谢！」

烧盐目送著绫野离去时的背影，表情完全是恋爱中的少女。

「……喂，柠檬好像散发著恋爱中的气氛耶。」

八奈见不知何时来到我身旁，用手肘轻轻地顶我。

「喔，烧盐同学好像喜欢绫野的样子。」

「是喔。真是意外的组合呢。」

「我和他们国中时同校，不过他们好像从国小就常常在一起。」

「所以说，就和青梅竹马差不多啰。」

青梅竹马……在八奈见眼中是这样吗？

对著无法理解的我，八奈见无奈地耸了耸肩。

「听我说，温水，女生可以分成两大类。如果不是青梅竹马，就是狐狸精。」

原来如此，真豪爽的分类法。八奈见用严厉的表情看著我。

「话说，刚才探头的女生是谁？」

「朝云同学。应该是从国三开始上同一间补习班。」

大概这时才从美梦中醒来，烧盐的身子猛然朝我逼近。桌面上的盘子一瞬间震得弹起。

「吶，你们两个觉得光希和朝云同学是什么关系！？」

「这个嘛，虽然看起来很要好，不过是最近才认识的吧？只是普通朋友吧。」

「就是说嘛！只是普通朋友吧！」

「……不过，刚才那两人的气氛，感觉好像已经在交往了吧？」

「「啥？」」

两人的气场让我不由得缩起肩膀。好恐怖。

「咦？怎、怎么了？」

「温水，你以为无足轻重的一年，真的能胜过从国小累积的漫长历史吗？」

「嗯嗯！八奈果然很懂——」

我好像最近才见过输给两个月的十年交情。

「见到柠檬就让我觉得感同身受。我会为你打气的。」

「谢谢你！我觉得精神都来了。」

这样啊，恢复精神真是太好了。话说回来——

「那个，烧盐同学。那是我的午餐耶。」

「咦？是喔。很好吃耶，阿温也该多吃一点啊。」

「烧盐同学正在用的汤匙，其实是我的喔。」

「嗯？要用就拿去啊。」

烧盐依然叼著汤匙，让汤匙柄上下摇摆。

难掩烦躁的我抽出了汤匙。湿黏的触感有点色——呃，抱歉，只是错觉而已。而且汤匙上面还沾满了口水。

我的情绪顿时掉进谷底，把汤匙塞回她的嘴里。

「呜咕！？」

「我没什么食欲，你要吃就吃吧。」

仔细一想，我不喜欢喝别人碰过的饮料。只是因为没这种机会，让我完全忘了。

「不用啦，这样不好意思。我都特地帮你留一些了。」

你明知道要客气却只留一些些喔。

「啊，对了，温水。小鞠要我转告你，放学后一定要去社办。」

八奈见一面咀嚼一面说。不知道是怎么了？难道学生会又有意见了吗？

我无所事事，看著眼前吃得正香的两位女生。

八奈见和烧盐。两人确实都很可爱，但是这个性实在不敢恭维。此外，烧盐散发的败北女角气息与八奈见相当神似。

「来，请慢用。」

我萌生这些失礼的想法时，突然间触感温暖的汤匙被塞进我嘴里。白酱和蛋彼此混合的味道在舌头上漾开。

「！？」

「我真的有帮你留喔。」

烧盐不在乎地说完，飞快站起身。

「好啦，那我要回去了。帮我跟老师说声谢谢。」

等等，比起这些，直接把用过的汤匙放进别人嘴里也太扯了吧。就算你觉得自己有点可爱——不对，当然是可爱没错啦，不过问题不在这里。

烧盐拋下呆滞的我，径自离去。八奈见满脸窃笑，斜眼打量著我。

「咦～你好像有点脸红喔？」

「怎、怎么可能！」

「毕竟是间接接吻嘛。不可以喔，在学校胡思乱想。」

「我、我就说我没想歪！」

我拿起盘子，把剩下的少许蛋包饭通通扫进嘴里。

「啊，差点忘了。我今天要跟朋友去买东西，不会到文艺社唷。」

「是喔，知道了。」

话说你日后还打算来文艺社喔？明明连活动内容都不晓得。

「你一个人能去文艺社吗？会不会寂寞得想哭？」

你在讲什么。又想继续开我玩笑吗？我忽地抬起脸，八奈见正一脸担忧地看著我。

咦，我需要被她这么认真地担心吗？

「社团活动我一个人就能去了。」

「真的？那就好。好好加油喔。」

八奈见像是松了口气般改变表情，用汤匙灵巧地刮取剩余的米粒。

……现在的我在八奈见眼中究竟是什么样的角色啊？

◇

这一天放学后的社办。月之木学姊以认真的眼神扫视我和小鞠。

小鞠神经质地把玩著自己的手指，一注意到我的视线，就把手藏到桌子底下。

「那么，今天请各位集合不是为了其他事。事关我们文艺社日后的活动，有重大发表。」

学姊的肢体动作夸张如演戏，她竖起双手的食指。

「我有一个麻烦的消息，和另一个还满麻烦的消息。要先听哪个？」

「没有不麻烦的消息吗？」

「如果你坚持的话，是有个又长又教人烦躁的消息。」

「对不起。请从麻烦的消息开始说起。」

学姊意气飞扬地点头后，放下其中一边食指。

「我们要从只是单纯阅读的日子毕业了。迈步涉足书写的领域。」

「咦？明明是文艺社却从来不曾写过东西吗？」

「没这回事，听说学长姊都有写。以前甚至还会编辑社刊，据说还曾有社员赢得文组科学大臣奖，不过似乎又没这回事。」

简单说就是没有吧。

「为什么现在不写了？」

「这你就不懂了呢。」

啧啧啧。月之木学姊左右摆著指头，面露无所畏惧的笑容。

「嘴巴上说要写，但是从来不写，这就是我们的作风。」

小鞠连连点头表示同意。这是什么啊，文艺社的传统笑话吗？

「我就直说了，在上次的社长会议中被学生会吐嘈了。说我们的活动内容明明有写作，却什么也没写。」

「喔～」

「我们一直小心地对学生会隐瞒活动内容有写作这一项。为什么会被拆穿呢？」

咦，不会吧。某个诡异的学生会成员的身影浮现脑海。

……不妙，我得转移话题才行。

「那要重新编制社刊吗？」

「不，纸张和印刷都要钱，也没有贩售管道。所以——」

月之木学姊神情得意地递出智慧型手机。

「我们决定要航向电子的汪洋大海。投稿到『成为大文豪吧』网站上！」

啪啪啪。小鞠不知为何鼓起了掌。学姊举起手示意她暂停。这两人事先套招的可能性隐约浮现。

「首先，不管是极短篇或第一话都无所谓。总之，我想先上传一些作品。」

确实网路投稿就不用耗费力气安排印刷，也不用担心能卖给谁。要当成社团活动确实相当简便。

「那接下来就说另一个还满麻烦的消息吧。」

差点忘了还有另一件事。我不禁挺直背脊。

「为了写作，本周末将举办文艺社合宿！」

「啥？」

「在田原的青年之家，这个周末刚好有空房。我已经订了两间房。」

「咦？请稍等一下。这个周末，不就是后天吗？」

「近来的出版业界讲求兵贵神速。论气势我还不会输给年轻气盛的两位喔。你们两个跟得上吗！」

在那气势逼迫下，小鞠险些拍手鼓掌，但她稍作思考后递出智慧型手机。

『坦白说，周末我只想待在家里。』

嗯，老实说我也没什么兴趣。

「哼哼……真是没见识。就算听了这个单字，你们也能说出这样的话吗？」

月之木学姊面露胸有成竹的笑容。不知为何眼镜发光了一瞬。

「……闭关。」

啥？应该不是指※鲔鱼罐头之类的吧。是那个吗？作家在逼近截稿日的时候，被关进饭店之类的场所潜心写作。嗯，那又怎么了？（编注：原文「缶诘」有「罐头」及「闭关、隔离」的意思。）

「哦、哦哦……」

小鞠陶醉地仰望半空中。咦，这反应是怎么回事？

「很憧憬吧？很热血吧？」

「嗯、嗯，闭关，好帅！」

小鞠点头如捣蒜。是这样吗？老实说我没有特别的感觉。

「写作工具要用纸笔或手机都没关系。社长会带笔记型电脑去，就用那台电脑上传吧。」

「不过就连要写什么都还没决定啊。」

「等周末再动笔就好，在那之前请各位先想好作品的情节。」

虽然我脑袋里头是有个想写看看的题材，不过未免也太仓促了。

「学姊已经决定好题材了吗？」

「哎，因为是『成为大文豪吧』嘛。我想就写异世界转生类的。」

真意外。原来学姊喜欢时下流行的作品。

「首先开场是三岛切腹自杀后转生到异世界。太宰则因此投身玉川上水殉情自杀。」

学姊，难道不能更贴近时下流行吗？

「那个，先后顺序反了吧？先死掉的是太宰吧？」

「是啊，但创作上可以不用在乎这种小事。重要的是双方彼此相爱的心。」

「小鞠同学，是这样的吗？」

我不由得悄声询问小鞠。

『没错。温水完全不懂。文学写的就是人的心。』

小鞠没有看向我，直接用智慧型手机表达意见。

「不过，在我采用的世界线中，就算被山手线撞了也能泡温泉治愈就是了。但因为是十八禁场面，所以很遗憾不能给你们看。」

等等，这不是社团活动吗？

「十八禁……这不行……」

嗯，没错。讲得更大声一点——嗯？刚才是谁在说话？

「呜哇！」

书架的角落处，躲藏在阴影中的人影正是学生会书记，二年级的志喜屋学姊。与吃惊的我相反，月之木学姊习以为常地瞥了她一眼。

「志喜屋，你从什么时候在那里的？」

「不晓得……我只是在等人来……不小心就睡著了……」

志喜屋学姊神色忧虑地歪著头，直盯著我的脸。

「确实……有在进行……活动。非常好……」

她依然不看笔记本就动笔书写，随后浑身无力地坐在我身旁的椅子上。

「月之木学姊……如果要……办合宿，要交……申请书。」

「知道了。我明天就会让社长交上去。」

「学生会……随时都看著……你们。」

要看著我是没关系，但希望你好歹眨眨眼。这下换成小鞠躲到书柜角落去了。

「志喜屋，学生会该不会把我们当作眼中钉吧？」

「没有……目标是……所有的社团活动……删减……经费……废社……根绝……」

她好像在呢喃一些恐怖的话。

一段时间后，志喜屋学姊默默地走出了社办。

该怎么说才好呢，我的心里面还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那个人。

「那个，学姊，你和志喜屋学姊彼此认识吗？」

「是啊，以前发生过一些事。平常的她更乖巧就是了，基本上不太会动。」

「那样高中生活没问题吗？」

「可别以貌取人，那孩子成绩很好喔。上次考试好像也有进年级前10名。」

真的假的。身为辣妹（？）却又成绩过人，这完全是我中意的设定。只要撇开恐怖的要素就无从挑剔了。

「学姊看起来也很会读书啊。」

话才说完，小鞠就使劲踹了我的椅子。

「温、温水！月、月之木学姊的成绩，在、在社里是禁忌的话题！」

「咦？月之木学姊成绩不好吗？」

明明戴著眼镜。这句话差点脱口而出，不过我忍住了。

「请说那是充满可能性的成绩。话说你的成绩又如何？段考不久前才刚考完吧。」

「呃～我记得是全年级排名第37名吧。」

两人一瞬间吃惊似地沉默了。我看起来有那么不会念书吗？

「这个嘛……感觉不到可能性。」

「嗯、嗯。半高、不低。好好反省。」

咦，什么？为何我突然被痛批啊？

「比方说，和资优生的冷淡眼镜男竞争第1名的宝座，或是相反过来，为了免于不及格而接受超S班长男的秘密家教，我们想要的是诸如此类的可能性。」

我才不需要那种可能性。

「与、与其拿这、这种名次，像学姊一样，年级排名222……还比较有梗。」

「还好啦。这方面该说是我比较有潜力吧。」

为何你会害臊啊。

我们的高中一个年级有六班，每班是38人……所以每个年级有228人吧。

「真的没问题吗？学姊。今年就要考大学了吧？」

「没问题没问题。我行事果决，志愿校之类的也能果断抉择。」

「不，真要说的话，选择权在对方手上喔。」

我被眼镜和美人要素给骗了，但这个人也很不妙啊。

「学、学姊，星期六，要怎么去？」

听小鞠这么问，学姊这才回忆起正题，用智慧型手机开始搜寻。

「这个嘛～搭渥美线一路南下，差不多快到了就下车。下车后应该有巴士搭吧？嗯，一定有。」

真的没问题吗？

「那就星期六早上7点或8点左右，在爱大前的验票口集合。」

月之木学姊露出灿烂微笑。

……我想大概不是没问题。

◇

从社办回家的路上。我先到丰桥车站前一趟。为了到市内最大规模的书店——精文馆书店本店确认新刊。

为了在『成为大文豪吧』投稿小说，理所当然需要研究最新的出版动向。

网站上的人气作品与流行关键字我都确认过了，不过出自网路的书籍大多是大开本。摆放区域和文库本不一样，因此我对店面状况不清楚。我放眼观察堆叠在贩售区的书籍。

「主流果然是异世界作品啊……」

异世界作品有时也被譬喻为机智问答或时代剧。用尽手段与其他作品做出区隔的同时，渐渐建立起整个类别共享的世界观，这样的发展让人饶有兴趣。

「目标果然还是在这边吧。」

「温水，让、让开。」

娇小的少女突然间推开我。

「咦，小鞠同学。你怎么会在这里？」

「视、视察。轻小说，我、我不熟。想说，研究看看。」

小鞠兴趣浓厚地看向形形色色的封面。

「最、最近的轻小说，还、还真大本……」

「是啊。在轻小说之中，大开本主要是由网路小说出版的作品。这类的异世界奇幻小说，一般被称之为『※异世界系』。」（编注：原文「なろう系」，原指出自于网路小说投稿平台《成为小说家吧》的人气作品，后衍伸为与其题材相似的作品，通常具有转生至异世界、主角拥有外挂般的技能等元素。）

「就、就是那个，转、转生之类的。」

「嗯，可以这么说。这十年来的常见要素除了转生，还有作弊外挂与慢活。乍看之下，这两个要素毫无瓜葛，但两者的起源同样是现代人对严苛的现实世界感到疲惫而萌生的希冀。」

「起、起源？」

「起源就是全面肯定。绝不会伤害读者的温柔世界。」

「治、治愈系，难道不够吗？」

「虽然不差，但是一定要有作弊外挂或受人称赞的技能。身为主要读者的大人们已经明白，就连要在异世界轻松隐居，一无所有者同样没有资格。」

「大、大人的人生，真辛苦……」

小鞠不由得叹息。

「战斗带来的胜利与赞赏、慢活带来的安稳与爱情。这两者在本质上没有不同。追根究柢只是使用的公式不同。然后近来女性向的不幸女主角和撕毁婚约所衍生的放逐系亚种——」

「……太、太长了。那、那这些，标题好像都差不多，有原因吗？」

解释完转生和作弊外挂之后，轮到了说明型标题。这问题我已经在脑内回答过几十次了。

「标题就是对读者说明商品概念的句子。就类似『吃一个就能填饱肚子的火腿猪排面包』。既然概念相似，标题这种东西自然而然也会变成乍看相似的句子。」

「是、是喔。那温水预定要写的小说，标题也、定好了吗？」

「那当然。依此推导而出的最佳解就是《异世界贤者靠转生作弊能力想要隐居乐活》。首先，将进入排行榜作为目标——」

「那、那个，这里就有。」

「咦？」

啊，真的耶。而且都出到第五集了。

啊～已经有了喔～在我脑内的最新一集，主角才刚收了第六名老婆的说。

「呵、呵呵……」

小鞠忍不住笑了起来。

「你、你讲了这么多，结果人家、早就写了。」

可恶，无法反驳。

「话说小鞠同学又怎么样？要写的题材已经决定好了吗？」

「我、我对、异世界转生之类的，没兴趣。我是、这类的。」

她带我走到一般书籍的文库区一角。主要是以恋爱故事与妖怪故事为中心，已经改编成连续剧或电影的原作书籍也摆在这里。

「其、其实之前就开始写了……」

「咦？是喔。」

糟糕，她已经超越我了。

「是、是说。你标题已经决定好了吗？」

我假装不在乎地问道。我已有觉悟一旦有需要，要抄袭也在所不惜。

小鞠神态害羞，将智慧型手机朝我伸了过来。

《妖怪咖啡厅的温馨事件簿》。

从标题来看，应该是角色文艺之类的作品吧。很遗憾我对这方面毫无造诣。我想知道现在的流行，不经意地看向书柜。

「奇怪，有标题一样的书耶。」

我不由得拿到了手上。

「不、不是，仔细看。那是事件录，我的是事件簿。」

「这样就算是不同标题了？」

「那、当然。」

小鞠得意洋洋地挺起胸膛。

「所以你的意思是，就算标题重复也别在意。」

「我、我又不像温水一样有重复！」

「小鞠那个也差不多吧？」

「不、不加敬称！？」

小鞠责怪般地瞪向我。等一下。

「是你先忘记加敬称的吧？而且要加『同学』也很麻烦。」

「啊、不，是、是这样没错。」

大概是无法接受，她抓著制服的下襬，喃喃说道。还是老样子，真是麻烦的家伙。

「总之我要去买书，然后回去了。」

「先、先等一下！八、八、八奈见，会来吗？」

「咦？不，今天就我一个人。」

「不、不是！八奈见，会加入、文艺社、吗？」

「我哪知道。她好像有打算再来社办就是了。你很担心吗？」

小鞠想必也觉得多一个同年级的女生会比较好吧。

「因、因为，八奈见、很可爱。」

「哎，八奈见是长得可爱没错。那又怎么了？」

「文、文艺社，不是可爱女生、会、会来的社团。」

你先暂停一下。快点对全国文艺社的女生道歉。现在马上。

「等等，没这回事吧？你想想，月之木学姊不就是个美人吗？」

等等，我也该暂停一下。按照这个对话的方向，我先称赞了只有两人的女生社员之一，剩下那位该怎么办？

「那、那个人是、例外。像、像我，就是这样……」

「没有啦，没这回事。」

如我所料，事情愈来愈麻烦了。很好，总之就先从优点开始找吧。

……我用眼角余光打量小鞠的侧脸。不时细微颤抖的单薄嘴唇确实不起眼，被浏海盖住其中一边的内双眼眸不小，但还是不起眼。

「小鞠长相也满工整的，没必要自卑吧。」

「呜啊！？」

小鞠吓得松手放开书包，跳离我身旁。她满脸通红，好不容易挤出轻微的呢喃：

「咪、＃MeToo事件……」

「啥！？不不，我只是说出我看到的事实而已，没有奇怪的意思喔？」

咦～我只是夸奖她而已，为什么要被她说成那样啊？

看著小鞠在颤抖中瞪著我的模样，我在心中叹息。算了，既然被她讨厌成这样，那也没办法。

「也对啦，容貌之类的话题，就算是夸奖也不应该对女生提起。抱歉。」

「咦？啊、你、你明白就好。」

明明是你来拜托我，我才去参加社团活动的，结果你这么讨厌我是怎么回事。

「我也会跟八奈见同学交代一下。以后我会尽量少去社办。」

「咦、咦？那个……等、等等。」

啊～这下子真的变得麻烦了。随便挑本书结帐，早早回家吧。

在我转身时，小鞠的巴掌敲了我的后脑勺。

「好痛！你是怎样啦！」

「那、那个，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小鞠不知为何气愤地激动说道。

呜哇，我真的搞不懂这家伙的地雷埋在哪里。话说回来，该生气的人是我吧？

「我、我会叫学姊，教训你！一、一定要来、社团活动！」

「你是怎样啊。我明天会去啦，不要这么生气。」

小鞠似乎还不满意，在智慧型手机上输入了文字，然后使劲摆到我面前。

『不只是明天，以后都要来。』

「……以后？」

「对！」

小鞠拋下这句话便拔腿逃走。

她到底是什么意思……哎，真的完全搞不懂。而且还猛喷口水。

我疲惫地抹去沾到我脸上的口水。

◇

今天我晚了许久才到家。

虽然夏至已过，但在这时节，橙红的阳光依旧笼罩著整座城镇。再过不久，深蓝就会渐渐浮现天际，届时白天的时间就会像被吞没般悄悄消逝。

感受著莫名其妙的不安，我加快步伐赶向家门。

前方出现眼熟的制服身影。橙红的刺眼夕阳自建筑物的隙缝间照亮脚边的路面，走在该处的是妹妹佳树。她手中提著沉甸甸的塑胶袋。我有种松了口气的安心感，从她身后拎起了塑胶袋。

「吓佳树一跳！兄长大人，现在才回来？」

「是啊。佳树今天也特别晚呢。」

「爸爸和妈妈都说今天会晚点回来，就和朋友多聊了几句。」

我看向袋子的内容物，乌龙面的面条与葱、鹌鹑蛋、山芋……肯定是打算做我们家的家常菜，丰桥风咖哩乌龙面。

这时，我突然注意到佳树有话想说似地看著我。

「怎么了？」

「兄长大人，佳树周末要出门一趟，可以吗？」

「可以啊。不过干嘛问我？」

「因为佳树怕兄长大人会寂寞。一个人会不会偷哭？」

为什么身旁每个人都觉得我很怕寂寞？现在担心也太迟了吧。

「没问题啦。况且我这个周末也要参加社团的合宿，在外头过夜。」

「咦！？所以说，兄长大人终于交到朋友了吗？」

「咦？不是啦，也不算是——」

佳树也不听我把话说完，径自跑了出去。她冲进路边的乾货商店。

「老板，可以买一些高级红豆吗？要煮红豆饭！」

「哎呀，佳树妹妹。发生什么喜事了吗？」

老板一面用围裙擦著手，一面走上前来。佳树这家伙意外地有人缘。

「我们家的兄长大人第一次交到朋友了！为了亲自登门向各位友人打招呼，想煮红豆饭当伴手礼。」

「那真是太好了。你就是佳树妹妹的哥哥吗？商店街的大家都为你担心喔。」

咦？什么时候演变成这样的。以后我没脸再来这条商店街了。

「原本想把商店街集点接力活动的其中一站设在你那边。看来没这必要了呢。」

请取消这个计画。我是说真的。

「不过还真是一桩喜事。佳树妹妹，这里还有些糯米，就送你当作祝贺吧。」

「真的很谢谢老板！话说兄长大人，那些朋友是什么样的人？想必都是和兄长大人一样值得尊敬的人吧？」

佳树双眼绽放光芒，笔直地逼向我。

「呃，等等，那个——」

「该不会是女性吧！？怎么办，佳树果然还是得该负起责任亲自面试——」

「不，也不算是交到朋友。只是加入了文艺社，有学长姊和同年级生而已。」

「咦……所以说，还不算是交到朋友吗？」

「啊、嗯。」

店内顿时恢复寂静。自动感应的照明发出喀嚓一声熄灭了。好暗。

「……老板，还是麻烦给我大豆好了。要和海带一起慢火炖煮。」

「啊啊，就这样吧……那就送你一些大麦吧。」

气氛变得有如守灵夜。难道我做错了什么事吗？

「那、那个，我会再多努力一点的啦。」

「好的……不过，请不要太勉强自己喔。」

维持著这样的低气压，我们踏上归途。

「尽管如此，兄长大人居然会加入社团活动，一起参加合宿。这种事该不会是第一次？」

「上次应该是小学五年级被迫参加童军团的那次吧。」

那年暑假至今仍是我的心理创伤。

「像是加入社团活动和参加合宿，兄长大人也一步接一步地向前迈进中呢。」

「嗯～有吗？总觉得我好像只是随波逐流。」

「那样也无所谓呀。风向对了就该顺势而为。」

佳树温柔地微笑，伸手摸我的头。

「兄长大人，你真的很努力了喔。非常、非常了不起喔。」

随后，佳树硬是从我手中夺走了塑胶袋一边的提手。

「怎么了，你要帮忙提吗？」

「对啊，今天我会让兄长大人好好撒娇喔。」

在夕阳照耀之下，佳树的笑容在黄昏的商店街上灿然放光。

我面露苦笑后，配合佳树放缓步调。

话说回来，让亲妹妹像这样关心，总是有种半是害臊半是歉疚的心情。

……知道了，哥哥会再稍微努力一点的。

《今天的代垫余额：2367日圆》

◇

文艺社活动报告　月之木古都《折磨人的是等待，抑或是空闺？》

棋子敲在棋盘上的声音甚至传到了走廊上。

身穿军装的男性流畅地拉开拉门。坐在将棋盘前方的男人将那身木棉质地的十字细纹和服穿得松垮邋遢。男人的表情依旧高傲，伸手轻抚著长满胡渣的下巴。

军装男性拉高音量。

「你为什么会在这种地方？」

发现不速之客，穿著十字细纹和服的男人，一瞬间感到畏惧般地抬起脸。一看见访客的军装打扮，他的视线再度往下落在棋盘。

「原来是三岛啊。」

动作悠然自得，神色透露忧愁，指尖把玩著棋子。

「宿愿成真而来到这地方虽然不错，但总觉得不知如何自处。」

棋子敲在棋盘上发出清脆的声响。男人的目的似乎大半都在于敲响棋子。

「像是这衣服和将棋，明明没见过却做得有模有样啊。自称妖精族的那群人。」

他瞄了三岛的脸庞一眼。

「而且妖精族的女人『功夫』了得。」

自嘲似地笑了笑，使劲将棋子敲向棋盘。

三岛在他对面倏地坐下。

「太宰先生，你明白这里是何处吗？」

「听人说这里是什么异世界，不过和津轻也大同小异。森老大还是老样子作威作福。」

「你和森老师已经见过了吗？」

「而且老大身旁还有个金发姑娘陪侍。人的本性似乎无论到了何处都不会改变。」

男人笑著搓揉掌中棋子，棋子喀啦作响。

「你总是这样避重就轻。在这种地方虚掷光阴也不是办法。回到森老师身边，再度重建人生吧。」

「开口闭口都是老大呢。怎么啦，你不是来见我的吗？」

三岛沉默，男人将那长满胡渣的脸庞靠向对方。

「我听说了喔。你把自己开肠剖肚了吧。怎么样，很痛吗？」

三岛不回答，向棋盘伸出了手。他将王将向前推进一步。

「……我还是老样子，就是没办法喜欢太宰先生。」

「嘴巴上这样说，却跑到这里来见我，终究还是喜欢吧？」

太宰把将棋盘推向一旁，不再把玩棋子，而是一把握住了三岛的手。

「太宰先生，我对你——」

「是吧？我就知道你喜欢。」

消瘦如肺病患者的身躯发挥了与外观不符的力气，将三岛那几经锻炼的结实身躯压倒在榻榻米上——

以下，仅限社长权限阅览。

◇

隔天，星期五。早上的教室有种不安稳的气氛。

大概是在一面与朋友打招呼，一面安排周末行程的缘故吧。虽然智慧型手机这种沟通工具已经十分普及，但是面对面的交流仍可说是人际关系的基础。

那是健全的生活模式，同时也蕴含著几分不便。

「……自由啊。」

我手肘抵著桌面，十指交握，喃喃自语。

有人常道，自由与孤独是表里一体。到了我这个境地，就不会为了调整周末行程而心烦意乱。

……原本是这样。

但我昨天却必须代替不可靠的月之木学姊，为了明天开始的合宿调查电车和巴士的时间。

顺便调查了周遭的观光名胜，单纯只是顺便。绝对不是因为我满心期待。

「阿温，早安～！」

「咦？啊……早、早安。」

为什么要向我道早安？在我纳闷时，烧盐柠檬已经在我前方的位置坐下。

「烧盐同学？咦，为什么？」

「你问为什么？因为是早上啊。本来就该说早安吧？」

哎，是这样没错啦。不过我们的关系有好到早上就打招呼并闲话家常吗？

也不理会纳闷的我，烧盐微微歪著那张小巧的脸蛋，开口说道：

「那个啊，我想起了昨天在体育仓库的那件事。我想在今天放学——」

「啥！？你、你想起来了喔！？」

这家伙，既然回忆起当时那煽情的模样，为何还能这么冷静？

「我没看喔！我真的没看喔！」

虽然没看见，但隔著体操服传来的触感仍记忆犹新。虽然柔软……但是有一股存在感十足的弹性。我无法笔直地看向她的脸，不由得挪开视线。

「？你在说什么？我是说借书给光希的事。」

「咦？书？」

「你不是说可以去借书吗？阿温也因为中暑脑袋不清楚了吗？」

「啊～那件事喔。嗯，当然就是那件事嘛。嗯嗯，我知道了。」

「那就放学后见啰～」

烧盐挥了挥手，旋即回到她自己的座位上。我松了口气。

……嗯？到底是怎么了？班上的视线朝我集中了耶。来源主要是男生。

为什么班上的男生们会看向我这个背景路人？而且那眼神绝对称不上友善。充满了嫉妒与恶意……

「——发生了这样的事。到底是为什么？」

场面来到午休时的逃生梯。八奈见在取出篮子的同时，理所当然地回答我的疑问：

「因为柠檬很有异性缘，又和温水状甚亲密地交谈吧？」

「喔～很有异性缘喔？是喔～」

原来如此。喔～很有异性缘啊。

「……等等，你说谁很有异性缘？」

「嗯？当然是说柠檬啊。你还好吗？」

真的假的。她很有异性缘喔？她确实充满朝气又可爱，但个性有点那个喔？

「柠檬明明就开朗又可爱。虽然本人有点傻呼呼的，她能进入我们这所高中，据说是石蕗高中的七大不可思议之一。」

八奈见像是要说服自己般重重地点头。

「开朗又可爱。」

这样啊。这样就无法反驳了。毕竟开朗又可爱嘛。

我看向今天的便当。篮子中装了两人份的午餐，有饭团、小香肠和炸鸡块、青花菜等等便于分配的菜色，上头还附了牙签。

原来如此，这样一来的确比较方便共享。我反而想问——

「……为什么之前不这么做？」

「对啊，这样就对了。摆明了就该这样。」

八奈见也纳闷地呢喃。

「是啊，这才是正确解答呢。」

我伸手拿起饭团。之前白费的那些力气，到底有什么意义啊？

摺纸便当盒、坠落的米块、被吃光的蛋包饭。种种光景有如跑马灯在我脑海中重现。虽然最后的问题不在便当身上。

「先不提这个，温水。你刚才讲的合宿，听起来满好玩的耶。」

「很难说喔。他们说要闭关写作，好不好玩我也不晓得。」

我心平气和地咀嚼饭团时，突然感觉到清脆的口感，让我不禁看向饭团。里头包著三河地区自豪的小黄瓜腌渍物小瓜。

「住一晚喔。女生社员是月之木学姊和小鞠两个人？」

「是啊。男生则是我和玉木社长两个人。」

八奈见用智慧型手机不知在调查什么。

「附近也有海水浴场耶。泳装只有去年买的那套，行不行啊？」

「咦，泳装有必要每年都换新喔？」

话说你也打算一起来吗？

「是用不著每年都换啦。不过你不会想看新泳装吗？」

「也不是想不想看的问题。况且今年不是才刚买过新泳装？」

「咦？哪有，我没买啊。温水你在说什么啊。」

八奈见的脸颊抽搐，与我拉开距离。

「有点恶心……不，真的很恶心。」

这家伙说了两次恶心。两次喔。

「等等，明明就买了吧。我们是一年级生，所以一起买了学校的制式泳装吧？」

「……啊，你是说那个喔？」

八奈见一瞬间面露恍然大悟的神色，但马上遗憾地摇了摇头。

「再怎么样也不能穿制式泳装去海水浴场。乾脆穿内衣还比较能见人。」

「咦？真的那么糟糕？」

所以说，这些家伙们在上游泳课的时候，真的打扮得那么羞人？

「当然不行，而且刚才那样不好喔，温水。尽管知道那是我的误会，恶心度还是高到马上出局了喔。」

这已经是第三次恶心了。在完成正字之前我得转移话题才行。

「合宿要住一晚，会占用整个周末。你的行程没问题吗？」

「这个嘛……昨天回家时，我遇见了阿姨。」

八奈见突然间垂下脸，以阴郁的口吻谈起。

「阿姨？」

「呃，我是说草介的妈妈。我们从小就认识，两家人也很要好。」

又开启了麻烦的话题。

「阿姨问我说，最近你早上都没来接人耶？怎么了吗？呵呵，真好笑耶。他都已经有女朋友了，我还跑去叫他起床很奇怪吧。」

「喔、喔，是没错。」

「然后啊，阿姨就问我，是不是和草介吵架了。仔细一想，我们以前确实常常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

八奈见眺望著远方流动的云朵。

「……如果是吵架，还能和好就是了。」

请别挑这种很难回应的话题。

「然后啊，我们两家的爸妈误会我和草介吵架了，策画了在周末举办烤肉大会——而且事先瞒著我们。」

八奈见的上半身猛然靠向我。

「所以拜托你！带我去海边！」

说出彷佛20世纪的连续剧的台词。

「呃，也用不著这么麻烦，随便找个地方去玩不就好了？」

「你瞧不起我家老爸对烤肉的热情吗！？在我回家之前不管到晚上几点，他都能一直烤下去喔！」

「呃～不然就去朋友家住一晚吧？」

「如果去朋友家住，不聊恋爱话题会让气氛变差吧？我和你可不一样，我不想让朋友变少喔！？」

这家伙还真失礼耶。再者我也没有朋友能减少。

当我烦恼著该怎么回绝她的时候，八奈见狐疑地直盯著我瞧。

「吶，你是不是想要阻止我一起去？」

「没这回事啦。只是，你就坦白告诉你朋友，请她们帮忙不就好了？」

听我这么说，八奈见面露复杂的表情。

「……该怎么说才好呢。草介的事情我不想牵扯到朋友。」

「啊～这些事你和旁人都没提过吗？」

「不会特地提起啊。周遭朋友就算知道，也会刻意避开这些话题。所以我也表现得一如往常。」

八奈见感到刺眼般眯起了眼睛。

「别看我这样，我也是很在乎旁人感受的喔？」

「能把我也算在里面就好了。」

我不由得吐嘈后，八奈见低声呢喃：

「因为……我能聊这些事情的对象，就只有温水而已了。」

「咦……啊，嗯。」

印象中她之前也对我说过同样的话。

我实在不忍心再拒绝下去，迫于无奈地取出了智慧型手机。

「我还是要先问一下学姊。八奈见同学不是社员吧？」

「我加入！我现在就加入，可以告诉我月之木学姊的联络方式吗？我自己拜托她。」

「社员的联络方式，我只知道社团的LINE群组。不过就算要告诉你，我也不晓得八奈见同学的ID啊。」

八奈见愣愣地看向我。

「从班上的群组添加就好了啊。」

喔喔，班上的群组啊。班上的……

「咦，有这种东西喔？」

「……嗯？」

八奈见沉默了好半晌，才似乎想起了某些事。她的神情尴尬，视线往下转向智慧型手机。

「啊～我很抱歉。呃～该怎么说才好呢。」

八奈见的眼神游移。

「不过这种地方也很有温水的特色嘛，这也算是一种个性嘛。嗯。」

这是哪门子的安慰。个性这字眼可没有那么万能喔。

「没关系，我不是很在意。而且我是最近才开始用LINE的。」

「说、说的也是～这也是个性嘛～那我们来交换ID吧。知道方法吗？」

「交给我。就是甩动加好友吧？」

我受邀加入文艺社群组时，还搞不懂怎么操作，于是直接把手机交给月之木学姊，请她帮我设定了。不过后来我也在网路上调查过了。

「那是什么啊？没有那种东西唷。」

「咦？」

没有？没有甩动加好友喔？那家伙跑哪去了？

「好了，你能秀出你的QR码吗？」

那个……要怎么弄啊？当我不知所措时，八奈见径自操作起我的手机。

「好了，我已经发出申请了。你那边按接受。」

「啊，嗯。这样对方就会加进好友名单了吗？」

「对。然后，温水再邀请我加入文艺社的群组。」

我战战兢兢地完成操作后，八奈见心满意足地点头。

「话说回来，温水和柠檬是怎么混熟的啊？」

八奈见用牙签的尖端点著炸鸡块的剩余数量，这么问道。

「我们看起来很熟？」

「因为她好像还帮你取了昵称啊。」

「阿温」吗？好像是她在体育仓库中意识迷蒙时突然想到，之后就这样定下来了。不过我和烧盐柠檬之所以会有关联——

「你在保健室应该也见过了吧？D班的绫野光希。」

「喔喔，柠檬送出热恋光波的对象。还满帅气的说。」

「绫野之后会来文艺社借书，我请让她帮忙传话。」

八奈见低声说著「哦～」，随后便将炸鸡块与青花菜一并放进口中。

「吶，那我也叫你阿温吧？」

咦？突然怎么了。

「一天50圆。」

我转开视线，不去看八奈见闪亮的双眼。

「不用了。我不需要。」

……佳树，这就是传闻中的额外加购吗？

◇

第五堂课也结束了。我为了打发下课时间，闪躲他人视线并走过走廊。

只要下一堂课结束，就得讨论明天的合宿了，而且绫野和烧盐都会来吧？这下突然间忙碌起来了。上星期前的平稳生活真教人怀念。

我走出校舍。操场旁的洗手台前方总是挤满了刚结束体育课的学生。

不过那是平常的时候。我悠然自得地转开水龙头。唯独游泳课期间，这里的洗手台变得乏人问津。不但与教室保持适度的距离，更重要的是，位在户外带来一种特地前往的感觉，和其他的洗手台截然不同。

充满土味的水也有特色。我喝了半温不凉的自来水后，擦拭嘴角并抬起脸。

……一张认识的脸庞在我眼前同样擦著嘴。

「温、温水、怎么会在这里。」

用对面的水龙头享用自来水的人正是小鞠知花。她正摆出发自内心受到打扰般的表情。

「因为喉咙乾了，想说喝点水。」

「特、特地跑这么远？」

小鞠摆出鄙视般的表情。这家伙是怎样，让人很不爽耶。

「你还不是差不多，在教室待不下去，才会故意跑远一点喝水吧？」

「少、少啰嗦。我、我可是、为了研究洗手台，才到处喝水的。」

哦？研究啊。我在心中窃笑。你以为你眼前的男人是什么人物？

「小鞠啊。我对这学校的自来水也十分讲究。既然你敢这样说，想必有独家看法吧？」

「那、那你今天上午，去过哪些、饮水台？」

小鞠的眼神倏地转为认真。自来水游戏，战斗开始。

「第一～二节课这种比较早的时间，都在四楼东侧的三年级教室旁边。」

「用、用意何在？」

「虽然这规则对建筑整体都通用，这时间残留在水管中的是昨天的水，氯味比较轻，而且就算在夏天，早上的水温也还没升高。在四楼就能喝到高品质的自来水。」

小鞠轻声呢喃著「哦～」。

「水距离水塔的距离愈短愈好。不过新鲜度愈高，氯味也愈重。唯独在这时间能喝到新鲜度与氯味两者兼顾的优质自来水。」

我说完便得意地撩起头发。太完美了。

然而，小鞠像是在嘲笑自认胜券在握的我，露出洁白的牙齿。

「呵、呵呵，肤、肤浅。」

「什么？什么意思？」

「四、四楼东侧，要、要特地在午休，或午餐前喝。」

你说午休？高楼层的水较不适合在晚一点的时间喝才对。

「为何？到了中午氯味也会跟著变重，而且水温也会上升。」

「门、门外汉。温、温度高一些，胃的负担，比较轻。」

小鞠面露稳操胜券的表情。我虽然感觉到情势不利，但仍坚持己见。

「什么！？可、可是氯味终究还是——」

「氯、氯味反而有、有助于让鼻子，习、习惯。」

「习惯？」

为什么在午餐前有必要让鼻子习惯氯味……该不会……

「这、这样就不会，在意厕所的味道……」

「！？」

啊啊，真不想听到这句话。

「至少到社办吧！」

「午、午休时间，禁止使用社办。因、因为有人会翘课。」

不知谁的怠惰之心，竟然衍生出这种悲剧。

「小鞠。午餐时间要不要来我吃饭的地方？」

「欸！？」

你这什么反应。失礼之处还真是从来不变。

「我不是找你一起吃饭。旧校舍的逃生梯没有任何人，待起来很舒服。在和我不同的楼层吃就好了吧？」

「我、我考虑看看。」

小鞠没看向我的脸，快步离去。哎，虽然相处起来是这样，不过和初次见面时相比，她大概稍微习惯与我相处了吧。毕竟她刚才没用智慧型手机，就能与我交谈。

……啊，不妙。下一堂课要开始了。

继小鞠之后，我也连忙冲进校舍内。

◇

当天放学后的社团办公室。

绫野光希与烧盐一同造访此处，取下了安部公房全集的最后一集。

「这样一看还真是壮观。要借哪一本才好呢。」

看著这一幕，月之木学姊得意地双手抱胸。今天不只是八奈见加入社团，还有绫野与烧盐两人来参观，让学姊心情非常好。

「用不著客气，想借几本尽管拿走。」

「学姊全部都读过吗？」

绫野看著目录，以指尖依序拂过书脊。

「安部公房我只读过《沙丘之女》和《箱男》。至于《墙》我只读了卡尔玛先生那篇的开场就放弃了。」

「那不是整本书的开头吗？」

大概是当成玩笑话吧，绫野笑著选了一本书。

「那今天我就借走第十二集。」

烧盐站在后方看著他，她面露纳闷的表情，探头看向绫野的手。

「光希，从中间开始读不会看不懂吗？不从第一集开始的话。」

她这么说道。

「咦？你说这个啊。没问题，不会看不懂。这全套并不是同一个故事。」

「哦～是这样啊。和航海王不太一样呢。」

「这个嘛，是不太一样。这本书里头收录了我想读的戏曲。」

这家伙真懂得应付烧盐。朝云与他的关系虽然令人好奇，不过这两人也许还满相配的。

我把注意力转向八奈见。她头上顶著写了『新进社员』的纸制王冠，一面哼著歌一面品尝著巧克力棒。看来迎新相当成功。

「话说回来，绫野你对文艺社有没有兴趣？」

见机不可失，学姊试图招揽新人。

「虽然有点兴趣，不过我常常要上补习班，没办法参加活动也许会带来麻烦。」

「哎呀，这一点问题也没有。完全没有。你想借书的时候才来也完全没问题。社团活动就全部交给温水，这个书架的藏书都可以随便你借。而且——」

月之木学姊的眼镜放射妖异的光芒。

「每届的图书委员都有我们社团的人，对图书室要进的新书有发言权喔。」

「咦，真的吗？」

「真的真的。」

「那我会考虑看看。」

虽然不知道他的真实想法，不过看起来有机会。绫野收下了社团宣传，充满兴趣地开始阅读。

「旁边这位可爱的女朋友也一起加入嘛。」

大概打算两个人一起拉进来吧。月之木学姊这回把目标转向烧盐。

「咦！？我、我？女朋友是说我～？哎呀～真伤脑筋～」

烧盐喜形于色，接下传单。

「不过我已经加入田径队了，可能有困难耶。」

「我们很欢迎兼差！不如说我们所有社员都有其他社团。」

真的假的。我还加入了什么社团啊？

「不想练田径的日子，你可以利用我们的社办喔。你只要说因为社长拜托而逼不得已就好了。」

恶魔的耳语。月之木学姊露出非常邪恶的表情。

「怎么样？快乐的学校生活，能用的手段就该用。对吧？你也乐见与女友共处的时间增加吧？」

「咦？光希也很乐意吗？」

烧盐双眼散发光芒，将身子靠向绫野。喂，你倒是先否认自己是女朋友啊。

「哈哈，这样对柠檬不好意思啦，我们没有在交往。」

绫野将借到的书小心翼翼地放进书包。

「哎，是这样喔？」

「这家伙一直都很受男生欢迎，我这种人配不上她啦。」

他爽朗地说完，把书包背到肩上。

「那就这样，书我借走了。没补习的日子我再——」

「我又没有男朋友！就算受欢迎也不是谁都可以！」

烧盐说完，抓住绫野的衣服逼向他。绫野连连眨眼，不知所措地注视著她小麦色的脸庞。

「是、是喔……抱歉，我是不是说了什么奇怪的话？」

「不是这样。那个，我……对不起。」

不晓得月之木学姊是否注意到两人之间难以言喻的气氛。她的视线在两人之间来回游走。

「嗯？所以你们两个虽然没在交往，但其实也差不多了？」

而且还说了多余的话。这学姊意外地不中用吗？

「咦？不不不。我们没有啦！」

「我就说没这回事了，而且我有女友了啊。」

绫野不经意的一句话，让烧盐羞赧的笑容瞬间冻结。

「嗯？奇怪？各位怎么了？」

绫野感到纳闷。

喀嚓。社办的房门开启。

「大、大家好。」

小鞠环顾社办内部后——

喀嚓。她直接关上了门。竟然逃走了。

「柠檬，我又说了什么奇怪的话吗？」

「咦？那个，光希，你有、女友……了？」

好不容易重新开机的烧盐挤出这句话。

「是啊，就在不久前，我还没跟柠檬提过吧。下次帮你介绍。」

绫野光希有些害羞地搔著脸颊，随后低下头。

「不好意思，都在聊我自己的事情。我就先离开了。」

「绫野，等一下。你女友该不会是朝云同学？」

姑且得问清楚才行。

「被发现了啊。是啊，有机会也介绍给温水认识。」

还是老样子爽朗地微笑后，他转身面对烧盐。

「那柠檬，我们走吧？」

「欸？」

「你不是要我陪你去买东西吗？补习班上课前还有点时间。」

纯真无邪的眼眸。绫野这家伙，居然是迟钝型角色。

「那、那个，我突然想到有其他事情。呃～我决定要加入文艺社了，想说再待一下。」

「这样啊。那我先走啰。」

绫野行礼后离去……这气氛该怎么办才好啊？

长到彷佛直到永远的沉默中，烧盐孱弱地向后瘫坐，我连忙把椅子推向她。

千钧一发之际安全坐在椅子上，烧盐朝我伸出手。

「咦，干嘛？」

「入社申请表，给我一张。」

烧盐一面在申请表上写名字，同时不停碎碎念：

「奇怪～……原来……光希有女友了啊……啊哈哈……我到底……这段时间都在做什么……」

嗯，那大概叫做白费功夫吧？当然我不会说出口。

八奈见把写著『新进社员』的王冠轻轻地摆到烧盐的头顶上。

「这个嘛～总之，辛苦你了。」

「……嗯。辛苦我了。」

烧盐伸出双手环绕八奈见的肚子，把脸深深埋向该处。

在啜泣声传来之前，我拉著月之木学姊离开房间。

「那个……我是不是搞砸什么了？」

月之木学姊这下终于理解当下的状况了，她畏畏缩缩地转头看向社办。

「是的，完全搞砸了。请深切反省。」

我取出了智慧型手机，在叹息声中确认自己做的笔记。

「那个，关于明天的合宿。电车和巴士的时间我都查好了，之后我会传到群组上。集合场所就定在爱大前的验票口，可以吧？」

「嗯。不过先等等，温水。」

「一定要带的东西清单，请学姊将最终决定版传给大家。还有社长都没回我，为防万一可以请你找他确认吗？」

「温水，先等等。刚才社办发生了很多事吧？这些事情就先放到后头。」

「原本差点可以软著地的时候，是学姊一口气扔出炸弹的吧？」

「呜……你讲话还真直白。」

虽然只是我的直觉，学姊大概是不说清楚就不会懂的那种人。

「我会留在这里观察状况，学姊先离开——」

奇怪？小鞠似乎正从走廊转处角探出头。是对状况觉得好奇吗？

「不好意思，学姊。小鞠可以交给你解决吗？」

「嗯，这个我很在行。交给我吧。」

月之木学姊不怀好意地舞动指头，朝著小鞠而去。小鞠见状掉头就跑。月之木学姊追了上去。

啊啊，麻烦事真多。生性孤独不只有消极负面的一面，同时也是与麻烦事保持距离的积极选择。

我靠著墙壁看向智慧型手机，便接到了八奈见的讯息。

回家时她们好像要去喝下午茶。想去就去啊，干嘛特地跑来邀我？

我原本打算拒绝，不过见到紧接著传来的讯息，让我不禁重新看了一次手机萤幕。

她邀我去的那间店是离学校有段距离的家庭餐厅——没错，就是八奈见前些日子被甩的场所。

◇

「欢迎光临～！请挑喜欢的座位坐～！」

店员精神饱满的招呼声与家庭餐厅的内部装潢，一如往常地迎接我们入店。我们三个人自学校步行二十分钟，来到位于邻镇的这间稍微有段距离的家庭餐厅。

八奈见在沙发坐下后，拍了拍身旁的座位。

「柠檬，坐我旁边～」

「嗯，谢谢。」

烧盐听话地坐下，感觉格外腼腆文静。如果平常总是这样的话，也许面对绫野会更有机会点吧。

「八奈，原来这里有间家庭餐厅啊。」

「不晓得吧？出乎意料地没有石蕗的学生会来，是不为人知的好地方。」

八奈见愉快地看著甜点菜单，我不由得凝视那身影。

……这里可是你被袴田草介甩掉的餐厅耶。这家伙的精神力也太强了吧。正常来说，为了安慰被甩的朋友，会把人带到自己被甩的店里吗？

「怎么啦，温水？连菜单都不看。」

「因为这间店——」

「嗯？这间店怎么了？」

八奈见纳闷地歪著头。

「没、没什么。顺带一提，自己吃的份自己付帐喔。」

「这不是当然的吗？温水。」

哎，既然她觉得没关系，我也没必要追究吧。八奈见按响桌上的服务铃。

「在伤心的女生面前谈钱的事，神经也太大条了吧。柠檬，今天我们请客喔。」

听八奈见批评我神经大条，实在有点难以接受就是了。而且刚才她还理所当然般拉我一起请客。

「哎，是没关系。烧盐同学的份就由我和八奈见同学对分。」

「咦？这样不好意思啦。」

「就当成庆祝你加入文艺社。点你喜欢吃的东西吧。」

「柠檬，今天就尽情依靠我们吧。」

语毕，八奈见疑惑地歪著头。

「……奇怪，我也是今天刚加入啊。」

「八奈见同学就等下次机会吧。啊，我们要点餐。」

一旦让这家伙尝到甜头，绝对不会有好下场。而且她明明拿著甜点菜单，却点了汉堡排。

「啊，白饭给我中份的就好。」

「八奈见同学，等一下还要吃晚餐吧？没问题吗？」

「你不晓得吗？甜点可是减重的天敌喔。」

难道晚餐前吃汉堡排就是减重的好友吗？

烧盐指向甜点菜单。

「那、那我要吃黑雷神圣代。」

「那是什么！？我餐后也要加这个！」

八奈见立刻就追加点餐。甜点不是天敌吗？

「还有，一份特大薯条和三人份的自助饮料吧。八奈见同学自己吃的份，要自己付帐喔？」

因为这件事很重要，我会说好几次。

「我知道啦。温水，你就是这样才会没朋友。」

我看著两人的背影一同走向饮料自助吧。

八奈见看起来若无其事。虽然让我放心，但也觉得白紧张了。

结果，这一个小时中我只是听著两人抱怨，并且看著汉堡排被装进八奈见的胃里。

尽管如此，到了最后烧盐脸上也不时浮现笑容，也许这样就是正确做法。

「烧盐同学，结帐就交给我们，你先到外头等一下吧？」

排队等待结帐时，我请烧盐先出去。八奈见一脸意外地看著我。

「哦～温水，你还满体贴的嘛。」

「这很正常吧？对败北女角总是要温柔一点才——」

「——败北？」

……嗯？我是不是一时松懈，说出了很不妙的话？

「呃，那个……败北……」

「你刚才说败北什么的，那是什么意思？」

「呃，就是那个……败北……」

八奈见狐疑地直盯著我的脸。我如同猫头鹰般转过头。

「那个，就是……有个人叫败……败……麦肯嘛。」

「谁？你朋友？」

那怎么可能。

「印象中是美国的知名政治家喔。」

「为什么突然提这个？」

我也觉得莫名其妙。

我为了寻求拯救而环顾四周，发现墙上贴著『美式汉堡博览会』的海报。八奈见追逐我的视线，恍然大悟般地敲了敲手心。

「原来如此。下次想吃汉堡的意思吧？嗯，我很期待喔。」

意思是下次一定要请客吗？不过能抵销那个失言的话，这也是必要的支出吧。

结帐的顺序轮到我，我把点菜单递给店员。

「吶，温水。话说今天的午餐还没有结算耶。」

「差点忘了。呃～算500元怎么样？还满好吃的。」

「好的，收您500圆！」

八奈见欣喜地双手合十。

我算算喔，我借给她的余额是2367圆，午餐算500圆……嗯，余额是1867圆。

顺带一提，这次结帐的合计金额轻易地超越了借款总额。

「这次真的不是请客喔。八奈见同学欠我的钱也还没还清。」

「你很啰唆耶。我讲过好几次了吧？温水你的问题就出在这里。啊，我有T点数卡喔。」

「那烧盐同学的份折半，再加上我的份。这边刚好。」

我把零钱排列在托盘上。

「知道了。呃～剩下是多少……」

八奈见打开皮夹，动作顿时停摆。

「嗯？怎么了？」

该不会是钱带不够吧？即使八奈见再少根筋，到了这地步就只是个笨蛋了吧。

八奈见的身体开始微微颤抖。

「你该不会钱不够——」

八奈见抬起脸，以泪眼汪汪的眼眸笔直看向我。

「那个……温水……」

这家伙该不会……就只是个……笨蛋……？

我默默递出了千圆纸钞。

《今天的代垫余额：2867日圆》

第一卷 Intermission 那种郁闷是什么，让老师来教·教·你

『……不过，刚才那两人的气氛，感觉好像已经在交往了吧？』

『『啥？』』

夜深人静的保健室。保健老师小拔小夜一面听著耳机传来的声音，一面在笔记本上书写著什么。

『见到柠檬就让我觉得感同身受。我会为你打气的。』

『谢谢你！我觉得精神都来了。』

画圆圈起页面中央处写著的温水的名字后，以线条连接烧盐与八奈见的名字。

「三角关系……呢。」

那一天，想用智慧型手机偷拍的意图虽然穿帮了，不过录音器的存在并未曝光。

那么，该如何解读这段对话？

明明是三角关系，两个女生相处得未免太融洽了。虽然不知道一部分对话的上下文，但是从两人之间的互动感觉不到相互牵制的气氛。

既然如此，可能的状况大概是这些：

①温水与烧盐趁著八奈见不注意时，享受著随时可能拆穿的刺激感。

②八奈见已经事先承认，让烧盐加入两人的关系。

小拔俐落转动笔杆，多添加了一条。

③或者是八奈见佯装不知两人外遇，对此感到愉悦。

写完之后，小拔浑身颤抖。

（这是什么，水准也太高了吧……！）

那个名叫温水的男学生，虽然外表平凡，但还真有本事。

自己在学生时代顶多只是脚踏两条或三条船，演变成修罗场罢了。没想到他才高一，就涉足了更高阶的领域。

「我也老了啊……」

空调发出沉重运转声。她让身体靠向椅背。看著天花板、沉浸在回忆时，她听见了蹬地奔跑的细微声响。

换作白天，只会被周遭的杂音盖过。小拔挺起了背脊，将大脑切换为教师模式。如果有学生待到这么晚的时间，那就得好好说教才行了。

从窗口往外看。昏暗的操场上，身穿制服的女学生摆出蹲踞起跑的姿势，旋即如离弦之矢般飞奔而出。隐没在夜色中的奔跑身影，让她一瞬间看呆了。

「那边的同学，都这么晚了，你在做什么？」

她连忙赶到操场上，因此脚上还穿著拖鞋。小拔见到少女的身影大吃一惊。这也是偶然吗？

「哎呀哎呀，你是上次那位……」

「咦？老师，都这么晚了，怎么了吗？」

少女先是反过来这么问，随后理所当然般地说道：

「今天是星期五的夜晚喔。」

「……老师也有很多事要忙。」

在周末夜里整理窃听档案，这种话当然说不出口。

「况且，老师才要这样问你。现在都9点了喔。」

「突然觉得很想跑步。而且今天我也没来练习。」

她从书包中取出一瓶运动饮料，灌了一口。

「好了，你该回家了。还是要老师送你到半路上？」

「老师，我可以再跑最后一趟百米吗？」

「你还想跑？」

面对小拔的苦笑，少女只是露出纯粹感到欣喜的笑容。

「下一次我好像能跑得更好。」

连擦汗都忘记，她凝视著位在黑夜彼端的终点。

「感觉好像快抓到诀窍了。」

如果自己在她这个年纪，能找到如此热中的事物，也许会过上一段截然不同的青春吧。

「好吧，你就跑吧。」

当然，并非是觉得后悔。

「不过，要用全力喔。」

只是因为眼前的少女太过耀眼。

小麦色的少女回以今天最灿烂的笑容。

「那当然！」

第一卷 ～第三败～未战先输 小鞠知花的撤退战

隔天，合宿第一天。放眼望去晴空万里。

之前电视上说今年是空梅，那么梅雨季已经算是过了吗？

我们文艺社一行人搭乘电车后转乘巴士，来到距离今天的住宿处不远的白谷海水浴场。

虽然因滚烫的沙子而手忙脚乱，我还是铺好了防水布。在这地方我简直格格不入，毫无现实感。

「吶，温水。话说你真是立下了大功。」

愉快地在沙滩上竖起遮阳伞的人物，正是许久未登场的玉木社长。同时也是让我在合宿时，不会独自一人被女生包围的恩人。

「呃，社长是指什么？」

「八奈见和烧盐啊。居然带了那么可爱的两个女生一起来。」

他有些心神不宁地回头看向更衣室。

「而且还突然说想去海水浴——」

「不好意思，是八奈见同学自作主张——」

「——真的很谢谢你！感激不尽！」

他握住我的手，使劲上下甩动。

「咦？社长这么喜欢海水浴吗？」

「泳装啦，泳装。女生社员四人的泳装打扮，超稀有的吧？」

「不过我和其中两人是同班，在游泳课上就看过了。」

「你在说什么啦，学校指定泳装和私人泳装是两回事。」

也许在款式和裸露度上是有些差异啦。

对著毫无头绪的我，社长无奈地耸了耸肩。

「听好了，上课时穿的泳装是学校规定的款式，迫于需要才会穿。」

的确是这样没错。

「相较之下，私人的泳装则是『自己喜欢才穿』。这之间的差异，你懂吗？」

「……愿闻其详。」

这话题愈来愈挑动兴趣了。

「在日常生活中，女生就连裸露肩膀或大腿都会害臊。要是露出肚脐，马上就会被视作轻佻。但现在只是得到了海水浴这个正当理由，马上就自愿穿得有如以内衣示人。」

玉木社长握紧拳头，满怀感激般地仰望天空。

「仔细端详也没关系……不，不仔细看反而失礼，这么说也不为过吧。」

原来如此。确实有道理。这就是盛夏的魔法吗？

「我理解了。是我思虑不周。」

「你也懂了吗？」

「在刚才的论述中，唯有一点令我介意。」

「不用客气。尽管说。」

「刚才社长说指定泳装是『迫于需要』才会穿。」

「是啊，我是这样说过。」

「换言之，非出于自身意志，被迫裸露肌肤……也能从这角度这样诠释吧？」

「原来如此。改从这个角度来看，体育课的时间就更添光采了。」

社长使劲点头接受了我的意见。

「打个比方来说，就像在奴隶市场打量著整排的兽人少女吧？你真在行。」

「不，这个比方我不懂。」

在这部分请不要拉我当伙伴。

「你们两个，到底在聊什么啊？」

现身的月之木学姊使劲拉扯社长的耳朵。

「好痛！话说，古都，你的不是比基尼喔？」

月之木学姊的指头更使劲了。惨叫响彻沙滩。我定睛一看，学姊的泳装是胸前以蕾丝材质覆盖的黑色连身泳装。

「好了～别说蠢话了，我们下水吧。」

社长被她拖走了。

「啊～阳伞架好了耶。谢啦，温水。」

「八奈见同学——」

八奈见现身时手上已经拿著刨冰了。在我针对刨冰吐嘈之前，八奈见白皙的肌肤已经盖过了吐嘈的念头。

她的泳装是款式简单的比基尼——等等，简单过度使得裸露度特别高？

明明连日展现惊人的食欲，腰肢却超乎意料地纤细。另一方面，与食欲成比例成长的部分，以『去年的泳装』似乎已经难以遮蔽，该用呼之欲出来形容吗……

这已经不是适合与否的问题。我只能感谢上苍。

「怎么啦？该不会被我的泳装打扮迷倒了？」

「咦？不，没有啊。我又没看。」

我自己也觉得这谎言太假。八奈见愉快地在阳伞阴影下占了个位置。

「我会先吃东西，你们先去玩水吧。」

「咦～八奈也一起去嘛！海这么漂亮！」

紧接著出现的烧盐一手拿著海滩球，按捺不住兴奋之情，放眼眺望大海。

她的泳装也是比基尼，不过那款式大概叫做无肩带泳装吧。光是肌肤晒黑与白皙部分间的反差就已经很惹眼了，她的上半身泳装还是在前方以细绳固定的设计。

而在细绳之间能见到的自然就是——

我只能感谢泳装设计师了。能不能送个亚马逊礼物卡？

「好啦，阿温也走吧！」

「我先顾著行李。八奈见同学大概还要花点时间才吃完，烧盐同学你自己先——」

「哦？温水，你这句话是在挑战我吧？」

……挑战？什么意思？我还来不及问，只见八奈见把刨冰一口气铲进嘴里。

「吃完了！」

「咦、这么快？」

「温水，刨冰就是饮料喔——嗄、呜啊啊！」

八奈见按著后脑勺，身子缩成一团。

「看吧，谁让你吃冰吃这么急。」

「还好吗？八奈。」

「头真的好痛……」

八奈见眼眶泛泪，如此控诉。

近来我也隐隐察觉了，这家伙果然有点呆头呆脑。

「等到不痛了，八奈见也去玩水吧。我会待在这里。」

「谢谢，已经没事了，我出发啰。」

「阿温也快点过来喔～！」

踢飞沙尘，两人跑向海浪拍打处。烧盐将沙滩球使劲扔向社长的背影。这家伙和社长今天应该是初次见面吧？

我将那背影烙印在眼底的同时，心中觉得不太对劲。好像遗忘了某些事……

在我思考时，光脚丫不客气地踢在我背上。

「温、温水，眼、眼神，色眯眯的。」

啊啊，我完全忘了这家伙。

小鞠身穿长袖外套，与我拉开距离在防水布上坐下。

「你不去大家那边吗？」

「我、我在这边，就好了。」

社长在三名女生的环绕之下，面露我从未见过的笑容。他看起来打从心底感到开心。而且还取出了特大号的虎鲸浮艇。

小鞠摆出一副难掩心烦的表情，直视著开心玩乐的一行人。

「难得都来了，你就去社长那边不就好了。」

「多、多管闲事。」

小鞠开始把玩装在防水袋里的智慧型手机。忽然，她抬起脸说道：

「我、我才想问，温水你、你喜欢八奈见吗？」

「咦？为什么这样问？」

我从来没想过这种事。因为那家伙现在还喜欢著袴田草介，而且才刚失恋。

「因、因为，你们老是黏在一起。」

「那是因为你也只有在我在场的时候才会遇到八奈见同学吧。」

嗯～男女两人独处，看在外人眼中就是这么一回事吧。

我们在教室还是老样子，别说是对话了，就连打招呼都不会。知道我们两个彼此认识的班上同学，大概只有烧盐而已吧。

「况且，我和八奈见同学的关联，只是因为最近发生了一些事。要是这样就喜欢上，那不就好像『只是被搭话就喜欢上对方的男人』吗？」

「欸？」

小鞠不知怎地拉起了外套的前襟，缓缓地离得更远。

「……我的意思是『光是聊个天而已不会动情』。」

这家伙一举一动都很失礼耶。这时，我从外套下襬注意到小鞠的泳装。

「哎，那是学校指定的泳装嘛。」

「太、太急了，又没有其他泳装。」

小鞠仔细地盯著我。

「温水，你、你一定是连忙跑去、买了泳装吧？」

「哈哈，怎么可能。虽然有点难为情，不过这是去年的——」

「因、因为标价牌，还没拆。」！？糟糕了。我连忙用手摸索，见到我这模样，小鞠面露恶魔般的笑容。

「……啊啊，对啦。我昨天回家的路上去买的啦。」

小鞠这混帐。我握紧了拳头。

「和女生来海水浴耶，我当然也会稍微有些兴奋。」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对属于女生的小鞠说这种话。小鞠鄙视的眼神刺向我。

「游、游泳，和上课一样吧？」

「和上课不一样，这次是来玩的啊。开心也很正常吧？」

「你、你先想像看看。假、假设，是和朋友一起来玩。」

嗯，这个前提就无法想像了。大概从我的表情判读了心声，小鞠换了说法。

「那、那就假设，你付朋友费给某人，带了对方来。」

现实感顿时涌现。

「这时候，如果要玩游戏，会玩球……吗？」

「不会。」

想都不用想。

「会、会打水仗、吗？」

这也确实不会。不过——

「……小鞠，你漏了一个前提条件。」

八奈见她们正欢声笑语地坐在虎鲸浮艇上。

烧盐想站起身却滑倒了。笑闹声伴随著水花一同盛大绽放。

「前、前提……条件？」

「那个朋友是女生，而且还换上了泳装。」

朋友费，这个设定顿时添增色彩。

「那我会玩，不管是海滩球还是打水仗。」

我下定决心站起身。小鞠那家伙用看著水沟般的眼神看我。

「那、那你还不快点，滚过去！」

◇

我在滚烫的沙子上躺成大字型，闭上了眼。

……我毕生都不会忘记这一天吧。『年轻时曾和泳装女生一起开心玩耍』，这事实在未来孤独的人生中，肯定会成为我心灵的支柱。

额头上传来冰凉的触感。八奈见正把纸杯装的果汁发给大家。

「还是要摄取水分才行。吶，大家午餐有什么打算？」

八奈见拆开免洗筷。我的视线不由得转向她大腿上的炒面。那个不算是午餐吗？

月之木学姊重新绑起头发，环顾众人。

「我去买些东西来，就在这里吃吧。想吃什么？」

当众人的视线互相试探而交错时，八奈见举起手。

「那吃炒面怎么样？」

酱料的气味确实能挑动食欲。光是闻到味道就想吃，这也是人之常情。

「……八奈见同学，你现在吃的就是炒面吧。」

「我因为妥协而选了不用排队的店，结果味道不怎么样。角落那间店才是大奖，我的直觉在我耳边这样细语。」

八奈见不停吸著面条。当然，她是打算再吃一份。

「那我去买回来吧。」

拋下擦身体用的毛巾，烧盐倏地站起身。

「那就拜托你了。温水，麻烦你陪她去一趟。」

社长这样说完，保持戒心扫视周遭。

「只有女生去买东西的话，有很高的机率会发生搭讪事件。这种可能性还是及早杜绝比较好。」

「那是二次元的桥段吧。」

不过多提防一下也好。

我和烧盐两人迈步横跨沙滩。和穿著泳装的可爱女生并肩行走虽然教我紧张，不过感觉还真不错……这什么小学生的感想啊。

「话说昨天待到很晚，有顺利回家吗？」

「那当然。平常田径队练习结束后，在外面逛一下，差不多都是那个时间。」

对话就此中断。仔细一想，我根本不该提昨天的事。这种时候我总会对自己的会话能力之低落感到绝望。

「咦，你是不是在担心我昨天的事情？」

当我尴尬地沉默不语时，烧盐探头看向我的脸。

「该怎么说才好，我想我是不是做了多余的事，反而害你更消沉。」

「哎，消沉当然是免不了，而且只要我想哭，两秒钟就能哭出来喔？不过，这些和你无关嘛。要不要哭是我自己的问题，而且现在也和大家出来玩了。」

烧盐嘴角微挑露出笑容后，猛然抬脚踢飞沙子。

「因为那家伙明明那么迟钝，却悄悄交了女朋友嘛。」

「绫野的确长得帅，人又聪明呢。」

「就是说啊～！不只是这样，讲话还很风趣，对谁都温柔——」

说到这里，烧盐的肩膀沉重地向下垂。

「……明明从好几年前就相处到现在。这代表他完全没把我当成女生看待吧？」

「这个嘛～哎，也许真的是这样。不过我觉得这是种优点喔？」

「什么？这不算安慰吧。」

烧盐表情严肃地吐嘈。嗯，我也这么觉得。

「烧盐同学。呃～总之，那个……今天就拋开烦恼，尽情地玩吧。」

「嗯，说的也是。」

烧盐倏地停下脚步，对我笑得露出一口白牙。

「呵呵呵。」

「……咦？干嘛？」

她摆著那张笑脸，突然间牵起我的手。

咦咦！？怎么了！？

「好！要起跑了喔！」

什么意思？当我还一头雾水时，烧盐抓著我的手起跑。我也连忙跟著跑了起来。

「等、等一下！」

呜哇，这是什么速度啊。她使劲拉著我的手臂，肩膀似乎快要脱臼了。

等等，我不行了。完全跟不上。脚步踉跄的我颜面朝下扑向了沙滩。依旧抓著手的烧盐也被我连累。

「阿温有够慢！未免也太慢了！」

「不对，是烧盐同学太快了！」

看著站起身的我全身沾满沙子，躺在沙滩上的烧盐笑了起来。

「明明跑得那么慢！全身都是沙子，超好笑的！」

烧盐捧腹大笑。

「啥！？这和我跑得慢没有关系吧！」

是怎么了，有必要笑成那样吗？

我用手臂抹脸，结果却将沙子抹向整张脸。

「呜哇，你住手啦！肚子好痛——」

烧盐笑得打滚，上气不接下气。我默默地拍落沙子。

「啊～……笑得好尽兴。」

她自沾著沙子的眼角抹去泪水。

「……烧盐同学，我们快点去买午餐吧。」

「不用加敬称啦。不是同年吗？」

依旧躺在沙滩上的烧盐对我伸出双手。

「吶。」

「嗯？怎么了，有虫子？」

烧盐先是连连眨眼，随后拍落身上的沙子，站起身。

「真的耶。就和八奈说的一样，问题就出在这里～」

「是什么问题？」

烧盐轻轻一拍我的胸口。

「女孩子啊，有时候会想撒娇喔。」

「哦～是这样啊。」

真是上了一课。我率直地回应。

烧盐睁圆了眼睛直视著我，之后再度低语。

「真的，问题就出在这里呢。」

你倒是说清楚，究竟是什么问题？

◇

「久等了，东西买回来了喔～」

「喂，烧盐。不要甩啦。」

满身沙子的我们好不容易买回了『角落那间店』的炒面。

「真是的，等你们两个等好久啊。」

八奈见喜孜孜地接下炒面，刚才她吃的那盒已经空无一物。

尽管如此她却没有散发任何饱足感，真不愧是安定感有口皆碑的八奈见杏菜。一面把炒面分给众人，同时把看起来份量最多的那盒留给自己，这种技术也不能放过。

「嗯？小鞠，你不吃吗？」

小鞠没有开始吃，只是不安地用指尖玩著沙子。

「社、社长正在，读我的小说。」

哦～是这样啊。这下终于像是文艺社的合宿了。我将刁在嘴里的免洗筷拆开。

社长接过炒面，将视线自智慧型手机抬起。

「读完了。嗯，写得很不错，也很有意思。今晚马上就准备投稿吧。」

「是、是这样吗？」

小鞠松了口气，面露笑容。

「这些总共大概有一万字吧？为投稿而重新推敲的同时，拆成三话吧。」

「要、要拆开……？」

「没错。如果是长篇故事，一般会拆成一话三到四千字分开投稿。这个篇幅一口气就能读完，而且有饱足感。此外，还需要标题和大纲。」

我听著两人交谈的同时，咀嚼著炒面。

香料的气味刺激著鼻腔。原来如此，不愧是八奈见看上的口味。酱料和其他店家不同，有独到的讲究之处。

「标、标题、已经、取好了。」

「嗯，我觉得不错喔。不过为了告知内容，要不要在后面加上副标题？」

直接使用小鞠的标题的同时，也提议加上当下流行的标题吧？

……这先不管，这炒面连面条也不错。这不是批发商的便宜货，大概是每天从制面厂直送的吧。

我不经意地看向八奈见，她正耀武扬威地向我竖起拇指。

「副、副标题，要、要怎么加？」

「这个嘛……假设标题是《文艺社的海水浴》的话，如果是温水会怎么取副标题？」

「咦，我吗？」

这哪门子的强迫回答。我现在脑袋里只想著炒面喔。在泳装女生社员环绕下，也不能不经大脑就开口。

「我想想，『※一个都不留』之类的？」（编注：此处引用英国著名推理作家阿嘉莎·克莉丝蒂的作品。）

我使出全力走向保守路线。社长则用力地点头。

「如果有推理要素当卖点也不错。刻意搬出著名作品的名称，引导读者的意识。」

「换、换作是社长，会、怎么取？」

「这个嘛……依据我的经验，『我们又不晓得这片海滩是强制天体营！？』或是『脱愈多真的能拿到愈多点数吗！？』，只要这样加，点阅数肯定会截然不同——」

话还没说完，月之木学姊的手刀已经落向社长的后脑。社长缩起身子。

「好了，慎太郎。到此为止。」

「古、古都……你别误会，我又不是叫你脱——」

「到、此、为、止！」

嗯，你们两位都到此为止吧。打情骂俏的程度让人觉得有点烦躁。

「哦～八奈，文艺社好像在做些很复杂的事耶。」

烧盐一面说一面用筷子翻找著炒面中的配料。

「对啊。话说柠檬，你那盒炒面里面有加肉吗？」

「虽然有鱿鱼，但是找不到肉耶～」

「真想吃点肉～」

「真的～」

八奈见与烧盐的眼神澄澈如玻璃珠，一起吸著面条。两人凑在一块，傻气程度也加倍。

「脱、要脱吗……？要让他们脱吗？」

小鞠盯著智慧型手机，口中喃喃低语。

「小鞠，刚才只是打个比方。用不著让小说里的登场人物脱衣服。」

「所、所以说，是温水、要脱？」

为何会变成那样？

「我不会脱。谁也不会脱。你也快点来吃炒面。」

◇

午餐后的休息时间。大概是坐到觉得厌烦了，烧盐突然站起身。

「海滩另一头好像在举办活动？我们去看看嘛。」

「……有没有小吃摊啊？」

八奈见一面啃著饭后的烤玉米，如此呢喃说道。她义无反顾地跟著站起身。

才刚吃完午餐而已，还真有精神耶。我不经意地抬起脸，正好看见八奈见的肚子。

「啊，等一下，八奈见同学。这个拿去，我还没穿过。」

看著我递出的上衣，八奈见纳闷地睁圆眼睛。

「上衣？我才刚涂过防晒油而已，应该没关系吧。」

「不是啦，那个……肚子……」

我说著，不由得移开视线。

炒面×2＋烤玉米＝微凸的小腹。

八奈见从我手中夺下上衣后，使劲扔在我脸上。

「上、上衣我自己就有！温水你的问题就出在这种地方！」

她披上了自备的外套，快步离去。一只手还拿著烤玉米。

原本想追上去的烧盐，对直盯著智慧型手机的小鞠面露爽朗的笑容。

「小鞠也一起去嘛。你今天一直都坐著吧？」

「呜欸！？」

小鞠的目光游移，正打算用智慧型手机打下回覆的时候，社长按住了她手头的动作。

「社、社长！？」

「小鞠，你就跟著一起去吧。就当作寻找小说的题材。」

「既、既然社长都这样说了……」

「乖孩子。古都，你也陪她们一起去吧。」

「OK～小鞠，我们一起去吧。」

学姊和小鞠手牵著手走上前去。我和社长并肩目送她们的背影。

「只有女生去没问题吗？搭讪之类的。」

「有古都在不用担心。她是专门拆旗的。」

这句话算得上信赖吗？社长取出了智慧型手机。

「况且我打算为了今晚的投稿先做准备。」

「对喔。差点忘了，这次合宿的目的是闭关写作。」

我也得写点东西才行。

感到几分焦急，我看著纪录在智慧型手机中的灵感笔记时，社长传来了讯息。而且还附了一份文件档。

「这是什么啊？」

「小鞠写了什么样的小说，你没兴趣吗？」

社长的态度显得有些自豪。感到好奇的我开启了档案。

文艺社活动报告　小鞠知花《妖怪咖啡厅的温馨事件簿》

水原百合，高中一年级。

某天的回家路上，她见到一匹野兽。

「狐狸……？」

那身毛色吸引了她的目光。银光闪烁的美丽身影，让百合下意识地跟了上去。

受到引诱般走进陌生的小径，一幢爬满藤蔓的咖啡厅出现在百合面前。百合不由自主地推开了门。

「不好意思，我想问路。」

里头有个身穿厨师服的高个子男性。一头长长的银发在后脑勺束起，对方面露吃惊的表情看著百合。

「什么啊，居然跟到这里来了。坐下吧，请你喝杯茶。」

「那个，我只是想问路——」

「这里是『狭缝之镇』。既然来了，不吃点东西就没办法回去。」

百合感到不知所措时，服务生打扮的青年自后方现身。

「久违的客人啊。来，请坐。」

自称叫菫的青年面露如梦似幻的笑靥，迎接百合。

「欢迎光临。欢迎来到狭缝之镇的迷途之家——」

——在那之后自己已经来到这间店几次了？百合坐在习惯的窗边座位，环顾气氛沉稳的店内。

透过观察得知，人称『少爷』的店主每三天会出现一次。其他时候只有菫先生一个人，不过因为客人鲜少上门，所以也没什么问题。

一如往常般置身于洋甘菊茶的香氛环绕下，此时一名男性推开了店门。全身缠绕著绝非常人的妖气。

一见到那身影，菫先生的脸庞顿时变得惨白。

「大老爷！」

「今天就是事先说好的日子。拿出约好的『一道菜』吧。」

「真、真的非常抱歉，少爷今天还未现身……」

「那就按照之前说好的，让一切消失于狭缝之中。」

菫先生浑身颤抖，向百合哀求。

「拜托你，百合！不遵守约定的话，我也会消失在狭缝中。拜托你代替我做料理！」

「咦？我也办不到啊。菫先生不会做菜吗？」

菫先生表情为难地低语。

「我没有办法用火。」

百合也没做过几次料理。她怯生生地送上了小时候与母亲一起做的蛋包饭。男人神色狐疑地拿起了汤匙。

一匙、两匙……男人摆出一副不觉得多好吃的表情，将百合的料理送进口中，一面摇头一面放下汤匙。

「下次来的时候，要进步到能端出更像样的菜色。」

留下半盘蛋包饭，男人拋下这句话便离去。

「好厉害喔，百合！之前总是只吃一口就走了！」

当菫先生欢天喜地时，店主从他后方现身。

「——真伤脑筋。老爸那家伙，总算回去了。」

「少爷！」

男人吃了一口剩下的料理。

「好穷酸的味道。」

他松手让汤匙坠入盘中。

「不过，也不至于无法下咽。」

「什么嘛！我可是代替你做料理的耶！况且，你这是对待客人的态度吗？」

「只要你不再是客人就解决了。你明天就开始上班。」

「谁、谁要在你的店里上班！」

男人将试图抵抗的百合逼到墙边。

「一开始是你追著我来到店里的吧？原来你是跟踪狂啊。」

「我追的是一只银色的狐狸，又不是你——」

男人以指尖硬是抬起了百合的下巴。

「我名叫月狐。记清楚了。」

男人在百合耳畔细语道：

「——我会让你彻头彻尾熟悉我的味道。」

……原来如此。是这类的啊。

读完小鞠的小说，我仰望远方的积雨云。

「原来如此。是这类的啊～」

这回我重复说出口。这种的我不在行。

话虽如此，读起来相当流畅，一口气就读到最后了。

「吶，写得很不错吧？」

玉木社长面露欣喜的笑容。

「小鞠其实满能写的喔。」

「是啊，哎，至少我没办法写出这种程度的作品。」

因为觉得不甘心，我稍微摆出自傲的态度。

「而且有许多新社员加入，这样一来文艺社就不用担心了。」

远处的活动会场似乎传来了震天的欢呼声。大概是有点好奇吧，玉木社长的视线一瞬间转向该处。

「话说回来，社长写的是什么类型的？」

「我吗？其实，我大概从三年前就在网站上开始连载了。」

「咦？很厉害耶。可以让我看吗？」

「总觉得突然要给人看，我有点紧张耶。」

他有些害臊地递出智慧型手机，上头映著似曾相识的标题。

《捡来的奴隶少女是S级冒险者，于是我决定当小白脸》

……等等，这部小说我还真的读过。

「我知道这部作品。应该说，我正在追喔。」

「真的假的。我第一次在现实中遇到读者。」

虽然听说网路上有许多学生作家，但没想到社长其实是作品积分破2万的『太郎介』老师。

「你的积分很高耶，之后会出书之类的吗？」

「这种程度完全不够。在我之上还有太多太多人。」

这么严苛的世界啊。这部作品至少也有数千人在读吧。

「我这里也有八奈见学妹写的作品，之后再传给你。温水写得还顺利吗？」

「我只是事先想了骨架，正文都还没著手。该怎么说呢，实际上要动笔的时候，不知从何下手。」

「那今天就先写标题和大纲就好了。这种时候就算只写一行也好，实际动笔是最重要的。」

这建议来自实际写了超过百万字的人。我顺从地点点头。

「那我昨晚传的那个小说的草稿，社长觉得怎么样？那是故事开头部分的序章。我今天晚上想写成小说。」

「那个喔？……女主角的描写不够深入呢。」

「意思是女主角爱上男主角的理由不够充分吗？」

唔嗯，果然要更加著墨于男女主角之间的心灵交流吧。

「不对，反了。你的男主角先帮助了女主角，才得到她的好感，对吧？」

「对，没错。起初女主角事事针锋相对，但是感受到男主角的温柔后，才渐渐倾心。」

「那是利益交换。」

「咦？」

「因为得到帮助、因为温柔对待才喜欢上，这只不过是心灵的交易。有条件的爱情，并非纯粹之物。」

我原以为是说笑，但社长十分认真。

「男主角被爱要有如水往低处流、如世间常理般毋庸置疑。倾心这个字眼反过来说，也有可能会倾向别人而远离。女主角们一定要喜欢上男主角。她们仰慕男主角必须是世界的常理，一定要无条件地赞扬男主角。」

一口气说完后，社长感触良多地仰望天空。

「我也好想转生异世界，沐浴在众人的赞赏之中……灌完酒后游泳应该就能去吧？」

「还是等到中元节吧。我觉得就时期来看，那样比较有希望。」

不过，社长竟然想法这么别扭，真是出乎意料。他明明长得帅气又开朗，和美女青梅竹马关系也好。看来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烦恼吧。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对话时，女生们带著一大堆东西回到此处。

「喂～我们回来了！这些是伴手礼！」

烧盐怀里抱著大量的烟火。

「还真多。这些都是买的？」

烧盐得意洋洋地把烟火递给我。

「拔腿全力冲出去，用力拔起旗子，就拿到了！」

很好，听不懂。见到我头上飞舞著大量问号，月之木学姊出言搭救：

「烧盐临时参加了海滩拔旗大会，这是冠军奖品。真想让你们两个也亲眼看看。」

「嗯、嗯。真、真的很厉害。」

小鞠也兴奋地连连点头。

「哎呀～是很厉害没错啦。再多称赞一点～」

烧盐开心得不停扭动著身子，相比之下，则有一个意志消沉的女生。

「八奈见同学。你好像没什么精神，怎么了吗？」

「那边……没有小吃摊。」

八奈见不满足地眺望著海边商店。我确实见到了她无声变化为『章、鱼、烧』的嘴型。

「吃太多的话，晚餐会吃不下喔？」

「咦……为什么？」

你问……为什么？

八奈见一脸打从心底不懂的表情。话说到底是为什么呢？这是哲学问题。

「说到晚餐，在青年之家必须自炊才行呢。要做什么来吃？」

「哼、哼、哼，烦恼肉类不足的温水，你就尽管放心吧。」

八奈见面露得意洋洋的笑容。

「我已经订好附近露营场地的空位了。晚餐就吃烤肉喔。」

「哦～……」

这家伙不是为了躲避烤肉才跟来的吗？我个人觉得咖哩比较好就是了，用铝制饭盒煮的饭也很好吃。

「奇怪，温水，你怎么好像情绪有点低落？」

发现我的反应淡薄，八奈见对我投出了难以置信的眼神。

「烤肉大会喔！？是肉喔！？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好奢求的？」

八奈见恍然大悟似地拍响了手掌。

「啊啊，对喔。放心吧，我当然也会买牛肉的。我们已经是高中生了嘛。」

八奈见竖起拇指，一脸得意状。

「呃～牛肉和高中生有什么关联？」

「义务教育期间在家里不可以吃牛肉，这不是当然的吗？」

「……没有这种规矩。」

「咦？可是我家爸爸——」

话题似乎愈来愈悲伤了。

「奇怪？那是条约吗？还是校规？」

「一定是你爸爸公司的情况吧。比方说，只买丰田车之类的。」

很好，我这球接得真好。这话题就到此为止了。

「公司啊……爸爸现在到底在做什么工作呢……」

八奈见垂下脸。悲伤的连锁尚未结束。

「不，那个，就是在工作之类的吧？」

「嗯、嗯！有在工作喔？只是，我爸爸对组织之类的不太拿手。」

够了，八奈见。再说下去会有人哭出来。我是说我。

◇

巴士的抵达时间渐渐逼近。

考虑到淋浴和更衣所需的时间，差不多该撤退了。八奈见的章鱼烧好像也快吃完了。

我们收拾行李时，烧盐也许玩兴仍不满足，她遥望著大海，开始做起柔软操。

「欸～话说小鞠都还没进过海里吧？」

「咦？啊……」

小鞠慌慌张张地想取出已经收进背包里的智慧型手机。

没放过这个破绽，烧盐灿烂微笑，把小鞠整个人拦腰抱起。就是俗称的公主抱。

「呜哇！？」

「那我们出发啰！」

「「「「慢走～」」」」

在我们的挥手欢送之下，烧盐拔腿奔跑。一点也不介意在挣扎的小鞠。真是惊人的力量系女子。

「我要把阳伞收起来了喔。」

「那就把虎鲸一起拿去还吧。我来整理行李。」

浪潮拍打处激起盛大的水花。尖叫声响起。小鞠那家伙，尖叫声比想像中还可爱。

「慎太郎，我们女生会在途中下车去超市采买。可以麻烦你们两个先把行李搬进房间吗？」

月之木学姊松开了濡湿的发丝。黑发披散在裸露的肩头上。

她边让毛巾吸收头发的水分，边探头看向社长手边的时刻表，距离异常地近。

「买好东西应该刚好可以搭下一班车。」

「古都，你的头发碰到了啦。很冰。」

「少啰嗦。我故意的。」

两人还是老样子你侬我侬。请尽速爆炸。

「呜呜……湿答答的……」

全身湿答答的小鞠边扭绞著上衣边走回来。在海水浴场，指定泳装的侧腹线条格外醒目。

……原来如此，我现在明白八奈见那句话的意思了。这种不相衬带来的感情就是羞耻与悖德感的鸡尾酒。唯独行家懂得品味。

「小鞠，感觉怎么样？海里感觉很舒服吧？」

烧盐撩起濡湿的发丝，手臂圈著小鞠的肩膀。

「好、好咸……」

「就是说啊～很舒服吧？」

「我、我明明是说、很咸！」

「海水当然咸啊！小鞠，你讲话好奇怪喔～」

烧盐笑得乐不可支。我说小鞠啊，想和那家伙讲逻辑是没用的。

月之木学姊拍响双手。

「好了，大家别再玩了！差不多该换衣服回旅社了！」

……都玩得这么尽兴了，乾脆直接解散不行吗？我突然冒出这个念头，将阳伞扛到肩膀上。

◇

太阳开始西沉，白天的暑气有如幻觉般消逝。

未曾听过的叽叽虫鸣传到耳畔。有点恐怖。

「洗好的青菜先放在这里了喔。」

「谢谢。切好的菜可以帮我排在托盘上吗？」

露营区的野外烹调场。八奈见自愿担任主厨，不知为何指定我当助手。

毕竟她都敢毛遂自荐了，用菜刀的技术十分了得——不，很普通。十分地普通。她用那让人有些担心的动作削著红萝卜的皮。

「八奈见同学，你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咦？完全没有喔。好啦，接下来要把削了皮的红萝卜切块。你行吗？」

这点小事我也会啦。我用和八奈见相去不远的笨拙动作开始将红萝卜切块。

「我只是在想，你怎么不选烧盐，而是找我来帮忙。」

八奈见的手顿时停摆。

「……烹饪实习课，你有和柠檬同一组过吗？」

「嗯～不，没有。」

八奈见忽然望向远方。

「她的程度还不可以碰火和刀子。」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烧盐那家伙，只从表面上看起来是个高不可攀的运动系美少女。不过，实际有些交情后就会发现，她其实是个相当天兵的女孩。

「是说，那家伙自愿负责生火喔。」

「我就当作没听到吧。」

嗯，那边也会自己想办法解决吧。我提起了有些好奇的话题。

「话说回来，八奈见同学。你写的小说，我刚才读过了喔。」

「咦？你已经读了啊。感觉有点害羞耶。」

「很有趣喔，而且读起来也很顺。」

八奈见的小说，是撷取了上学途中一幕的清爽极短篇。为了要不要向心仪的男性打招呼而迷惘，以平易近人的口语陈述。

「而且便利超商的炸鸡串原来暗藏那种玄机。真是出乎意料。」

「就是说吧？其实很少人晓得喔。」

奇怪，我们刚才在聊什么？算了，不重要。八奈见这家伙看起来也满开心的。

做好食材的准备后，我们来到烹调区一看，发现生火中的社长正用圆扇朝炭火堆搧风。月之木学姊则在一旁为他搧风。

「奇怪，烧盐呢？」

没见到烧盐的身影。

「她好像在那边无精打采的。」

在炭火的亮光之外。烧盐也不擦拭她那张沾满炭灰的脸庞，抱著膝盖正在剥蚕豆壳。

……似乎发生过某些事。

「让她一个人静一静吧。」

「嗯，就让她静一静吧。」

◇

肉、肉、青椒、肉、腊肠。

像是要补充平日的肉类不足般，八奈见大吃特吃。

顺带一提，我烤了高丽菜、洋葱、玉蜀黍之后，用心培育的肉被八奈见从旁夺走了。

「等等，那片才烤到一半——」

「别担心别担心，温水你意外地满啰嗦的耶。」

八奈见咀嚼著滴血的肉片，似乎觉得十分美味。

……半生不熟也无所谓的派系，与细心烤熟的派系，两者之间有道既宽且深的鸿沟。我马上就领悟到自身的败北，一面啃食烧焦的红萝卜，一面观察诸位社员的样子。

「好吃！这种肉，墨西哥产的？」

烧盐兴高采烈地咀嚼著肉，一丝带血的肉汁自嘴角流淌。

「慎太郎，这块烤好了喔。来，盘子拿过来。」

「社、社长，这块也，烤好了。」

「谢谢。在外头吃果然特别美味呢。」

玉木社长建立了小后宫。还是老样子，不知道该不该羡慕。

「温水，你有吃到吗？这种肉很好吃喔。尽量多吃点。」

「有，算是有吃到。」

该怎么说才好，这份难以言喻的费解。扫视周遭后我终于注意到了某件事。

……为什么大家都有肉能吃？

我感到纳闷的时候，八奈见手中的夹子发出响亮的喀喀声，将肉一一摆到铁网上。

「柠檬，从嚼劲来看应该是阿根廷的吧。进口牛肉果然就数美洲大陆的最好。」

「哦～八奈懂得真多。我记得阿根廷是在……呃～很远对吧？这就是熟成肉？」

烧盐面露敬佩神色，将肉放进口中。月之木学姊一脸无奈地耸了耸肩。

「烧盐，熟成肉不是这个意思。明年的合宿再来参加一次。我会让你品尝看看真正的熟成肉。」

这个人不是三年级生吗？她明年也想继续待在文艺社喔？

「牛、牛肉，好久没吃了……」

小鞠也感触良多地咀嚼著牛肉。八奈见刚才放到网上的肉，已经都装进大家的胃里了。

……不会错。这些家伙们全都是『半生不熟也无所谓派』的。

真没想到我已经被敌人包围了。话虽如此，我也不能坐以待毙。我看向某样食材。

这玩意儿生的也能吃。我将筷子伸向放到网上还不久的腊肠。

「阿温，那个才刚放上去烤而已。等到熟一点再吃啦。」

「真、真是贪吃的家伙。」

咦，这怎么可能？连生肉都吃的家伙们为何批评我。蛮横的言语让我饱受打击，这时八奈见对我递出了夹著肉的夹子。

「温水，肚子一定饿了吧。来，这片烤好了喔。」

我让盘子逃离她递出的半熟猪肉……这种既视感是怎么回事？

月之木学姊从旁递出盘子。

「肚子饿的话，就吃这个吧。」

盘子上摆著一个饭团。而且还是用红豆饭捏成的。

「附近位子的人分送给我们的，说是才刚煮好。」

喔～这样啊。芝麻盐的风味非常赞。

「是个大概国中年纪的可爱女生呢。虽然我想拿肉去向她道谢，但找不到人。」

我不由得环顾四周，却找不到熟悉的脸。

……等等，不可能吧。我用手驱离靠近我的虫子，大口咀嚼红豆饭团。

◇

黄昏的天空被深蓝色掩盖，夜色笼罩了周遭。

虫鸣与蛙叫自四面八方传来。风吹枝丫沙沙作响。静心倾听之下，山中的夜晚比想像中还要热闹。

在月之木学姊伸长的手臂前端，一道黄光自纸筒画出拋物线。光芒由黄转绿，最后挥洒著火药的红色光芒消逝而去。

月之木学姊面对著玉木社长，露出了纯真的笑容。学长一眼也没看向她，径自选著烟火。学姊默默地抬脚踢向社长的背。

「你也稍微看一下烟火啦。」

「我现在就在找接下来要放的烟火啊。」

「呃，不……你看，这个这么大一根，一个人不行啦！一定要一起放！」

「一个人就拿得动了吧。喂，我知道了啦，不要踢人！」

这两个人到底在干嘛啊。赶快去结婚好不好。

我在叹息的同时，将剩余的小肉片摆到铁网上。用炭火的余烬，这回我一定要细心抚养长大。很好，名字就叫做节子吧。

火药炸裂的碰碰声响传来。放眼看过去，烧盐四处乱丢蝴蝶炮，小鞠则发出惨叫四处逃窜。

「那两个人已经变得很要好了呢～」

八奈见啃著剩下的生青椒。

要好啊。嗯，也行，就当成那样吧。

「八奈见同学不玩烟火吗？」

「我想先烤甜点。」

「啊～烤肉时的甜点当然就是——」

「哼、哼、哼！没错，就是这个！」

「棉花糖——」

「内脏杂烩！」

八奈见露出满脸笑容取出包装盒。竟然来这招啊。

「在我们家，烤肉最后就是要烤这道。」

绝对不能对八奈见家的习惯吐嘈。这时就顺势而为吧。

先不管她，我的节子已经有半面烤得香气四溢。用人生来打比方就是刚迎接国小的入学典礼。红色的书包非常合适。那么接下来就翻面并烤到熟透吧。

「啊，这片我吃掉了喔。」

八奈见的筷子飞快地抢走了我养到一半的肉。

「节子！？」

我含辛茹苦养大的节子啊。妄想的回忆如跑马灯在脑海中奔驰。

「节子？」

「没有啦，那个……」

八奈见面露恶作剧般的笑容，把筷子伸向我。

「想吃的话就直说啊。来，张嘴～」

「啥！？咦？」

我先确认了没有任何人在看，这才胆怯地张开口。血与脂肪的味道在舌尖上漾开。

「好吃吧？」

「嗯、嗯……」

「然后呢，你估多少价钱？」

——！？竟然来这招。这家伙，竟然玩弄纯情的少年心。

不过，如果要估个价格的话——

「700——」

「哎唷，开玩笑的啦。」

八奈见笑得乐不可支。

「嗯？你刚才是不是有话没说完？咦？700圆？」

「我、我没说……」

我无法正眼直视她，只好垂下头。八奈见那张不怀好意的笑脸凑了上来。

「哦～我亲手喂你吃，居然这么值钱啊。哦～」

「不、不是啦。女生不可以随便做出这种举动。物以稀为贵嘛，只是这种原因。没有其他意思。」

「嗯嗯，很有道理喔。啊，要不要再来一口？算你便宜一点。」

完全被她耍著玩。虽然不甘心，但我找不出胜算。

我一言不发，看向正在玩烟火的社团成员们。

烧盐把蝴蝶炮全部放完之后，双手拿著烟火不停转著圈，欢声不断。光点在她身旁洒落而消逝。还是老样子，远远看上去活泼又可爱，无从挑剔。

至于小鞠，她从刚才就专心用烟火烧灼著地面。该不会和地面有不共戴天之仇吧？

享受的方式人人不同。比方说八奈见就是宁可吃烤肉的那类。

那么，节子的生涯也落幕了。八奈见热衷于烤肉，我也去拿烟火玩吧。

我起身离席，在大量的烟火中选了比较小的种类。只是将握柄部分做成手枪形的便宜货，不过我记得小时候我最喜欢这款烟火。

我怀著开枪般的心情烧灼著地面的小石子——好像和小鞠没什么两样。

我点燃烟火的同时，偶然观察起小鞠的样子。

在发白火焰的另一头，小鞠正准备点燃较大尺寸的手持筒状烟火。起初并不顺利，因此她重复点了好几次。火焰终于点燃，烟火自筒中喷出。

不过，火光马上就熄灭了。

大概是火药已经受潮了吧。当我没根据地这么想著时，只见小鞠翻转了筒子，想看筒子内部。

「笨！」

在我吶喊的同时。碰的一声，是火药炸裂的刺耳声响。

光芒让我瞬间目眩。

当视野恢复时，社长用手抓著烟火的身影映入眼帘。他眉头深锁，拋开被他捏扁的烟火筒。

「小鞠，没受伤吧！？」

「我、我没事——」

「有没有哪边会痛？」

社长先看了小鞠的手，最后一把抓住她的脸颊，仔细观察她的眼睛。

「眼睛看得见？不会痛吧？」

「是、是的……什、什么事也、没有。」

「太好了……要是脸上留下伤痕该怎么办啊。」

社长这下终于松了口气般放缓了表情。

「我、我的脸受伤、也没差……重要的是、社长的手……受伤……」

「白痴。怎么可能没差。」

社长不著痕迹地将刚才握住烟火的手放进口袋中。

「反、反正，也没人要看我的脸……」

「至少你自己要看吧？」

「咦……是、是没错……」

「你每天见到镜子里的自己，每次都会不开心吧？我不想要那样。」

「社、社长……」

「所以你也别说那种话，要好好珍惜自己——」

「玉、玉木社长！」

嗓音走调的吶喊响彻夜空。

小鞠猛然吸气的声音就连我都听见了。下一个瞬间。

「我、我喜欢、你！」

突如其来的告白让时间暂停了。

八奈见翻转肉片。龙炮喷出火柱，烧焦了呆站著的烧盐的后脑勺发梢。

吃惊到愣住的社长开口。

「小鞠？那个，你是——」

小鞠再度深深吸气，飞快地吐出言语。

「呃、那个，我喜欢你！我喜欢社长！我、我、我一直喜欢著、社长！」

话语有如泄洪般自小鞠的口中溢涌而出。

「总、总是关心著我，我很开心！我喜欢社长，所以！请和我、交往！」

话说到最后几乎嘶哑。话语声刚落，像是耗尽所有心力般，眼眶泛泪的小鞠垂下脸。

目睹眼前的光景，月之木学姊化为石块般一动也不动。

八奈见继续吃肉。烧盐拍著烧焦的背。这两个家伙是在干嘛？

「……呃，那个。因为太突然了，我吓了一跳。」

打破漫长的沉默，社长开了口。他像是挑选著措辞般，好几次欲言又止。

最后，他好不容易说出的话语，使我们暂停的时间再度流动。

「让我稍微考虑一下。」

小鞠沉沉地点头。一瞬间，她害怕地看向月之木学姊，随即拔腿跑离此处。

……奇怪。这状况是……

三名旁观者默默无语地面面相觑。在我们的注视下，月之木学姊缓缓走向社长。

「……慎太郎，你是什么意思？」

「古都。你问什么意思……不管再怎么说都太突然了啊。」

月之木学姊硬是把社长的手从口袋中拔出来，将保特瓶中的水浇在手掌上。

「别担心。只是沾到煤灰而已，算不上多严重的烧伤。」

「……我的意思是，让我考虑一下之类的，讲这种让人怀抱希望的回答，她很可怜喔。」

月之木学姊俐落地用手帕包住他的手掌。

「喂，古都。」

「果断拒绝人家，才是真正的温柔吧！」

她握住那只手，从下方瞪向社长的眼睛。

「先等一下，古都。」

「为什么！你为什么没拒绝啊！」

面对月之木学姊的逼问，社长尴尬地挪开视线。

「……不管要接受或拒绝，都是我和小鞠之间的事情。不该由你来决定吧？」

沉默再度造访。虫鸣停顿的间隔中，唯独内脏油脂的滋滋声不时响起。

「……对啦。我和慎太郎，就只是青梅竹马嘛。」

她以平静的口吻说完，一瞬间的沉默过后，她高高举起手，使劲甩了社长一巴掌。

「反正只是青梅竹马嘛！」

她再说了一次，随即便拔腿跑离此处。玉木社长呆站在原地。

在烧盐的脚边，蛇炮悠哉地拉长身躯。

……真好，我也想拋开一切玩蛇炮。我正想逃避现实时，注意到八奈见和烧盐正对著我猛使眼神。难道是要我上前关心吗？

我心生胆怯，八奈见两人用嘴型反覆催促「快去！快去！」。

「那个，社长。」

空洞的眼神望向我。

「温水啊……抱歉，把难得的合宿搞砸了。」

「没、没关系。这边我们会收拾的。那个，请你快点追上去吧。」

「要追哪边？」

随便你啦。我险些反射性地这么说，但我硬是把话吞回肚子里。

「这个问题请你自己决定。」

这样讲好像也没什么差别就是了。

「我知道了……抱歉，剩下的事情就拜托了。」

社长的背影摇摇晃晃地消失在夜色中。

剩下的我们不约而同地吐了一大口气。哎，真没想到会突然变成这样。

「那个……你们几个。差不多要熄火了，可以请你们开始收拾了吗？」

语带踌躇地对我们搭话的是露营区的职员。那尴尬至极的神情让我感触良多。

职员肯定是迟迟找不到进场机会，在远处眺望著我们之间的争执吧。

「不好意思，我们马上开始收拾。」

「抱歉喔，在你们好像正忙碌的时候。」

真是个好人。我连忙开始收拾器皿。

「我知道了。」

八奈见神情认真地大大地点了头。

「我马上就全部吃光。」

◇

「原来小鞠喜欢社长啊～呜哇～好大胆喔～」

在露营区的洗涤区，烧盐紧握著沾满泡沫的海绵，满怀少女心地仰望星空。

「在星空底下，对挺身救了自己的挚爱对象告白！好感人喔！在这个时代女生也该大胆进攻——」

话才说完，刚才瞬间攀升的情绪急坠谷底。海绵也突然掉落在盘子上。

「……对呀。不可以光是等待呢。真是上了宝贵的一课啊……」

为什么她们这些败北女角总爱掀开自己的伤口？我怀著无可奈何的心情，束起垃圾袋的开口。

「不过啊，阿温。社长和月之木学姊不是正在交往吗？」

「问题就在于他们好像还没交往。虽然我觉得只是迟早的事。」

不过从社长刚才的回答来看，小鞠同样有机会吗？没想到月之木学姊竟然是败北女角候补人选。

「就素说～啊呼呼哈哈喔呼咿呼哈哈呼。」

嚼个不停。八奈见嘴巴里塞满了内脏肉，一面咀嚼一面高深莫测地发表意见。

「对啊，社长和副社长看起来就很相配啊。」

「哈呼嘿、呼呼哈嘿呜呼哈啊呼的呼呜哈。」

「我懂～我也有这种感觉。」

不知为何两人的对话可以成立。烧盐这家伙，展现了出乎意料的特技。

我顿时有种疏离感，静静离开两人旁边。论消抹身影的技术，我非常有自信。两人想必都没注意到我已经不见踪影。

……走了几步路后，我发现露营区的厕所在夜色中散发灯光。总之，就先小解一下吧。

此处厕所的墙壁在并排的小便斗上方，于眼睛的高度开了一道很大的空洞。从该处向外投出视线，树木的影子在黑暗中伴随著沙沙声而摇曳。

无人的静谧虽然恐怖，不过要是有其他人在，同样也很恐怖。

「……温水。」

「呜哇！」

突然间背后传来呼唤声，真的让我失禁了。幸好我正在小解途中，并未酿成大祸。

「喂、社长，请不要吓我啦！」

「温水啊，拜托听我讲几句话……」

「请先等我收工再说！呜哇、等等，不要抓我肩膀！」

我拉起拉链，总之先仔细洗过手。这下该怎么办才好？

「社长，你一直在厕所喔？」

「该怎么说。不晓得该怎么办。」

总之，应该先把她们两人找回来吧？居然躲在厕所找学弟吐苦水，未免也太混了。

「吶，可不可以给我一点建议？」

真的假的。这个人想找我恋爱谘询吗？我怀著难以置信的心情望著学长。

而且还是三角关系的难题，简直像是找红蚯蚓请教如何打败金鱼。

「呃～社长。你不管怎么看都很有异性缘啊。现在不是找我这种人商量的时候了。」

「先等等。我的年龄等于没女友的年资喔。别说是告白了，在情人节我也从来没收过古都之外其他人的巧克力。」

「这不就有了吗？」

「从我们还是小鬼头的时候，每年都给我写著『友情』的巧克力。反倒该夸她居然买得到了。」

两个大男生。为何在厕所聊这种话题？西洋游戏剧情吗？

「大家和女生一起去玩的时候，都会故意排除我。所谓的恋爱弱者就是在说我。」

请快点把脸抬起来。让你见识看看真正的恋爱弱者。

「这些全部都先放一旁。既然小鞠的告白让社长犹豫，就表示稍微有点喜欢吧？」

「小鞠是个可爱的学妹没错。不过，我没把她当成异性看待……」

「那刚才为什么说考虑一下？」

「没异性缘的男人听到学妹那样当面告白，或多或少会觉得小鹿乱撞，或是忍不住迟疑吧？」

喔～是这样啊。不对，但是，还有一个大前提出错了。

「不过啊，社长不是已经有月之木学姊了吗？」

仔细一想，就是因为有学姊在，社长才会收不到巧克力又没人跟他告白吧？

社长的肩膀倏地下垂。

「这个嘛，既然都牵连到你，我就老实说了。」

「喔？」

「……我跟那家伙告白过，然后被甩了。」

「咦！？」

这怎么可能。如果那种的告白都没用的话，那该怎么办才好？

「不，这不可能。那是在四、五岁的时候的事情吧？」

「怎么可能。是去年圣诞节啊。」

其实还不远。若是这样，社长刚才的反应也属人之常情。被喜欢的人拒绝后过了数个月。正要走出情伤时，突然被疼爱的社团学妹告白。

有些迷惘也是正常的反应。虽说对方是小鞠。

「所以我最近才会比较少到社办。可是古都那家伙，距离感却又一如往常地近。」

社长抱著膝盖，蹲下身子。这里是厕所喔。

「一想到这里，明明是她甩掉我，为什么我还要被甩巴掌？简直莫名其妙。」

这样看来，刚才月之木学姊的气愤的确难以解释。

「总而言之，还是先回去，大家好好谈谈比较好。」

我把手掌搁到社长的肩头。

「你……该不会其实很习惯谈恋爱？」

为什么会这样想？我自暴自弃地微微一笑。

「别看我这样，我可是恋爱大师。」

◇

我叮咛社长要回旅社之后，回到八奈见她们正在收拾善后的洗涤区。

好了，一切都结束了。剩下的就交给社长的志气吧。当我打算继续洗盘子而卷起袖管时，八奈见逼问道：

「喂！温水你刚才跑去哪了！」

这家伙好像心情不佳喔。收拾到一半跑走该不会惹火她了？

「啊，我刚才去上个厕所……」

「这种事不重要啦！」

明明是你问我，我才会回答的。太过分了。

「月之木学姊背著行李，朝著和旅馆相反的方向走远了！」

咦？是这样喔？天色已经全黑了，很危险啊。我愣愣地看著八奈见指的方向，这才注意到她用难以言喻的表情注视著我。

「你有在听吗？温水。」

「咦？干嘛？」

「女生一个人走夜路很危险吧！」

意思是要我追上去吗？欸～很暗又恐怖耶。

不情愿的我拖拖拉拉时，八奈见用力拍打我的背。

「柠檬已经去小鞠那边了，我会去把社长找来的。你快点追上她！」

「我喔？可是天色已经很暗了————啊，好的。我这就出发。」

……论恐怖程度，还是八奈见在夜路之上。

我追向月之木学姊，靠著手机的手电筒功能在夜路上前进。

前进了一段距离后，我在公车站的灯光下见到了背著行李的女生。我喊著学姊的名字，拔腿跑向她。

「啊啊……是温水啊。」

注意到是我，学姊脸上露骨地浮现了失望的神色。不好意思喔，来的不是社长。

「学姊，你要去哪里啊？这边和旅社是相反方向喔。」

「我要回去。我没办法和那种家伙待在一起。」

学姊重新背起了行李，加快步伐。

「请等一下啦。已经没有公车能搭了喔。」

「只要走到车站总会有办法解决。」

就算要走，距离也很远。这条路走下去只有零星的路灯。

「总之先坐下聊聊天吧。你看，公车站有长椅能坐喔。」

「啊，等等，温水！」

我擅自夺下了学姊的行李。

「我还要赶路。行李还给我。」

「哎，稍微休息一下嘛。」

我递出事先买好的饮料，坐到长椅上。

「午后茶和红茶花传，学姊要哪个？」

「……那就给我午后茶。」

大概是懒得与我争辩，月之木学姊叹息后坐到我身旁。很好，勉强拦下她了。

不过该从何处开始谈起？早知道就先问过八奈见了。我望向阴暗的山道。

「慎太郎那家伙叫你来找我？」

「咦？呃，这个喔。」

见到我吞吞吐吐，月之木学姊皱起眉头。

「……不是吗？」

「咦，这个喔。社长为了找学姊，跑去青年之家那边了。好像是错过了。」

我猜大概是这样吧。拜托了，社长。

月之木学姊喝了口红茶，无力地缩起身子。

「抱歉啊。难得办合宿。」

这个人讲的话和社长一样耶。我一面这么想著，转开宝特瓶的盖子。

如果只有社长和这个人，事情就简单多了。因为牵扯到小鞠，才会这么麻烦。三角关系这种难题，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喔。

「小鞠她怎么样了？」

「我不晓得。烧盐跑去关心她了，应该不用担心吧。」

学姊尴尬地沉默了好半晌，最后幽幽地吐露：

「……男生是不是都喜欢那种让人想保护的女生？」

这时学姊竟然选择了恋爱话题。社长也是，居然会找我聊这种话题，想必他们两个都被逼到走投无路了。

「哎，是常常有人这么说啦。」

「果然小鞠那样的女生比较受男生欢迎吗……」

不，绝对没这回事。

「我想问题不是一般状况，而是彼此的想法喔。学姊和社长在旁人眼中，呃，看起来相亲相爱就是了。」

「我也这么觉得喔。直到刚才。」

哪来的自信。社长刚才说他被学姊甩了，这两人之间到底是怎么搞的？

「我想两位应该坐下来好好把话讲清楚。就我所知的部分，似乎有些误会。」

「有什么好误会的。小鞠对那家伙告白，那家伙保留回答。就表示他在犹豫要不要交往吧？」

该说到什么程度才对？我察言观色，接著说道：

「社长他啊，那个，该怎么说。他似乎觉得学姊讨厌他。」

「啥！？为什么！」

我就知道。学长说他的告白遭到拒绝，这应该是误会吧？为了避免轻率地发表意见而扰乱状况，现在就旁敲侧击以刺探真相吧。

「去年的圣诞节，学姊应该和社长在一起对吧？」

「那家伙，连这种事都跟你说了？」

「哎，算是啦。社长那时候，该怎么说……有没有特别提起什么事？」

「提起什么？待在一起当然会讲话聊天吧。」

「你回忆一下。比方说社长的心意，这一类的话题。」

「……我记得他洋洋洒洒地发表了对DomDom汉堡的热爱，同时咀嚼著摩斯汉堡。」

圣诞节约会这样真的好吗？社长再怎么夸张，应该也不至于藉DomDom汉堡来表明心意。

「还有没有其他的？比方说圣诞灯饰或夜景之类的，没有浪漫度偏高的情境吗？」

「不懂体贴的那家伙，怎么可能带我去那种地方。」

「也不限于场所。比方说握住你冰凉的手、两个人共享一条围巾、蛋糕切下去跑出戒指、彼此凝视的瞬间灯饰突然同时点亮，并且播放小田正和的歌曲开头之类的。」

「最后那个也太老了吧？」

那社长到底是在什么时机告白的？面对圣诞节的魔力，难道还有月之木学姊视而不见的余地吗？

「啊，不过，在回程的路上，他好像在车站的圣诞树前面说了什么。」

对，就是那个！社长努力过了。聊到DomDom汉堡只是节外生枝！

「那时社长怎么说的！」

「我记得……他一直狂挑我的缺点，最后说什么万一你嫁不出去我会收下，用不著担心，这一类的话。」

社长说的告白该不会是指这个吧。比想像的还要糟糕喔。

「然后学姊是怎么回答的？」

「我好像回答他『滚一边去』之类的。」

学姊好像还不太理解对话的走向，她神色不解地看著我。

「温水，那句话怎么了吗？」

「啊～的确会有这种反应呢。那种告白是不太行。」

原来玉木社长的内在跟外表有这么大的反差啊。借他一些我推荐的恋爱喜剧吧。

「……告白？」

月之木学姊低声呢喃。

「啥！？你说那个？他觉得那个算告白！？」

学姊朝著黑夜吶喊。

「哎呀，那个，就类似『想喝你做的味噌汤』之类的啦，一定是的。」

果然，学姊没察觉到他的意思。等等，不过这件事从我口中说出来真的没问题吗？

「圣诞节耶！？在高二的圣诞节那样告白是什么意思啊！？他是白痴吗！？想死吗！？」

不妙，这下完全是我多嘴了。万一两人因此闹僵，责任就落到我头上了。

「呃～我只是说也有这种解释方法，只是一种可能性——」

「那家伙，我还不锁了他的帐号！？」

吶喊声响起的同时，鞋子踏在砂砾上的声响传来。

「等等，别这样……」

转头一看，气喘吁吁的玉木社长走向此处，大概是一路奔跑过来的。

「社长！」

太好了，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两人吧。我避免吸引注意力而转身，朝著旅社迈开步伐。

如此一来不管怎么演变，都不是我的责任了。嗯，得救了。

——这时，我的嘴巴突然被摀住，整个人被拖进树丛中。

「！！」

「嘘！安静！」

这声音，是八奈见。在她的强势逼迫下，我连连点头。

「我们身为社员要守候才行。你头压低一点。」

八奈见在我耳畔细语。感觉不太自在。

「那个，这样算偷窥——」

好痛！八奈见一言不发地在我侧腹拧了一把。我决定放弃抵抗。

压低身子躲藏在树丛中，竖起耳朵倾听社长他们的对话。手臂之间不时轻触。飘荡在鼻间的气味是烤肉、汗水与制汗喷雾。

……社长遮掩害臊似地搔著头，走向垂著脸的月之木学姊。

「该怎么说，是我不好。」

「我刚才听温水说了。那件事，是真的吗？」

「该不会……是圣诞节那件事？」

月之木学姊没有回答，开口说道：

「我们两个，不是待在一起超过十年了吗？」

「嗯，是没错啊。从国小一年级开始，不知为何连班级都同班。」

「……因为我这种不讨人喜欢的个性，也有段时期被班上女生讨厌。」

也许是回忆起往事。她闭起眼睛，咬紧嘴唇。

「觉得说出来很难受的话，不说也没关系啦。」

「但是，慎太郎那时候站出来帮我说话，也不在乎被其他人捉弄。」

「因为比起我自己被捉弄，看你被人家欺负还比较难受。」

社长语气平淡，说得像是理所当然。

「所以说，你老是这样……」

远远看过去也看得出来学姊满脸通红，举起手背掩口。

「你从国中突然开始长高。我也很费力耶。要赶跑害虫。」

「什么啊。你这样说不就好像我没异性缘都是因为你的关系。」

不，就是这个原因。我在心中吐嘈。

「我可是一直在等喔。让我等这么久。我明明都等了这么久——」

先是一阵沉默，累积爆发力。月之木学姊对著社长吶喊。

「等到最后，给我那种告白！那也太扯了！百年的恋情都会冷掉啦！」

语毕，月之木学姊气喘吁吁，凝视著社长。

「……哈哈，你说的没错。」

社长有些伤脑筋似地笑了笑，伸手抚摸月之木学姊的头。学姊颤抖了一下。

「那就让你重新迷上我一百年吧。」

「……有本事的话，你就试试看啊。」

月之木学姊的额头向前倾，抵在社长胸前。

社长迟疑了片刻，之后小心翼翼地伸展双臂，环抱月之木学姊的身体。就像捧著玻璃工艺品般，轻柔且珍惜。

◇

「好感人……」

八奈见陶醉地双手合十，凝视著两人。不过，这样下去可不行。

「八奈见同学，我们该走了。」

「咦？可是好戏正在后头——」

「不可以啦，继续下去就算偷窥了啦。」

不，其实刚才也是偷窥。我拉著八奈见的手，离开现场。

「等等，温水。」

「接下来就让他们两个独处吧。」

「我是说我的手。你是要握到什么时候？」！？我连忙放开手。不妙。被距离之近与热恋氛围所影响，让我不由得大胆起来。

「！抱、抱歉！我、我没有恶意！」

「不是，也没必要道歉成这样吧。」

大概是注意到我的脸发红吧。八奈见的表情顿时转为淘气。

「咦？怎么啦？该不会，温水要跟我告白？」

「才不会。」

「没关系喔，你可以告白。我会拒绝就是了。」

「我就说不会了。」

我加快步伐。八奈见依旧摆著不怀好意的笑脸，跟上来走在我身旁。

「咦～看到那样你不会觉得小鹿乱撞吗！？不会觉得想谈恋爱？」

她说完，彷佛在捉弄人般打量著我的表情。

「也不是完全不会。不过你会拒绝吧？」

「嗯。这是当然的啊。」

为何突然转为认真的语气。

「不过也许能有个机会亲一下脸颊喔？」

「但是你会拒绝吧？」

「……你很介意这一点耶，温水。」

八奈见傻眼地耸了耸肩。

「小事就先放一旁。」

「咦？小事？」

八奈见的眉梢倏地扬起。这是什么反应？

「你看，毕竟也很担心小鞠的状况，得快点回去才行。」

「嗯，是没错。是没错啦。可是喔。」

她稍微歪著头，再度呢喃：

「……小事？」

◇

我转动男生房间的门把，这才想起来房门上锁了。

那么，问题就在于男生房间的钥匙在社长身上。在社长回来之前，我就先到女生房间避难——要是我能办到这种事，人生可就轻松多了。

刚才分别前八奈见的冷淡态度让我的勇气降到负数。途中明明还那样不停纠缠著我，突然间又冷漠对待。女生真是难懂。

我叹了口气，在青年之家附近随便晃荡。这附近有没有锹形虫啊。

走过窗户下方，就会听见热络的交谈声传来。我记得好像有写著哪里的学校也在举办学生会的联合合宿。

我和灯光点亮的窗口保持距离地走著，发现了一个蹲在地上的娇小身影。橘色的光芒在她手边摇曳。

是小鞠。烧盐那家伙没陪著她吗？

在我还没决定要不要对她搭话时，已经走到她身旁了。

「呃，小鞠。你在这里啊。」

「……什、什么嘛。是温水喔。」

不妙。这家伙刚才已经确定会被甩了。

离去时，学长和学姊交叠的身影浮现脑海。由我转告未免太可怜了。还是等社长亲口向她正式拒绝——

朝著形迹可疑的我，小鞠看也不看地递出了一个小袋子。

「线、线香烟火。我一个人，用不了这么多。」

在她的邀请下，我蹲下身子，点燃线香烟火。

不同于记忆的橙色火光摇曳著。我愣愣地望著火花，烟火的前端不知何时变成一颗圆球。

隔了短暂一瞬间，眼熟的分岔光枝开始自圆球迸射、洒落。

「……原来线香烟火是这样子的喔。」

上次玩线香烟火是几年前的事了？回家后找佳树一起久违地玩烟火吧。

我默默地一根接著一根点燃线香烟火，不知道到了第几根，我小心翼翼地打量著小鞠的反应，也许是偶然，我们的眼神对上。

「……怎、怎、怎样？」

「没事。我只是在想，烧盐没和你在一起喔？」

「她、她一直待到刚才。玩、玩了一根线香烟火，觉得无聊就回房间了。」

因为线香烟火不会炸开也不会飞嘛。

「话说回来，你和烧盐好像混熟了，很不错啊。」

我不经意的一句话，让小鞠难以置信般睁大了眼睛。

「看、看起来很熟吗……？你没眼睛喔？」

我的眼窝看起来是空的吗？原来它是无形般的存在。

……不错，好像能够正常地交谈。她刚才告白时的气势大概还留有几分。

在这家伙得知悲剧的结果前，先送她回女生房间吧。剩下的问题就请女生们自行解决——

「在、在你来之前，社长来过了。」

坠落。才刚缩成球状的火球坠地。

「是喔。所以，那个……」

「……被、被甩了。」

她轻描淡写地说完，把下一根线香烟火递给我。

「正式、被拒绝了。」

她用不带感情的语调说完，为我的线香烟火点火。

「是、是喔……嗯，这样啊。社长明确地给出答案了啊。」

换作是我，会先保留备胎再去找学姊告白吧。

「换、换作是温水，一定会想说，先把我当备胎吧？」

「你怎么知道？」

「……烂、烂人。」

我无言以对。

线香烟火前端化为散发橙色暗光的圆球。

我的烟火和小鞠的烟火。在同一个时刻迸射而出。灿烂的枝条照亮小鞠的侧脸。

「社长，有考虑过了。认真想过、要不要和我交往。」

小鞠用那张泫然欲泣的脸庞挤出笑容。

「欸嘿嘿……只有一下下，赢过月之木学姊了。」

娇小的背影颤抖著。萎缩的火球在细微声响中坠落。

小鞠笔直凝视著坠地的位置，以嘶哑的声音呢喃：

「我要、哭了……你、你走开。」

她拿著已经熄灭的纸棒。声音小到几乎听不见。

「拜托……」

我默默回到建筑内，在入口大厅的长椅坐下。虽然拉开了易开罐，但不知为何没有喝饮料的心情。

回想今天一整天发生的事情，脑袋和感情还是一团乱。

大厅的日光灯管发出滋滋声响，明灭不定。

我盯著天花板看了好半晌，思绪飘向众人。

和不久前从未交谈的五个人，像现在这样来到同一个地方。

这次合宿结束之后会变成怎么样？

八奈见和烧盐不可能对文艺社有兴趣。她们就像遭遇阵雨而来到屋檐下歇脚的鸟儿，一旦放晴就会飞离吧。

小鞠也会觉得尴尬而不再来社办，或者是学姊他们顾虑到小鞠而不再现身。

下星期就是结业式了。和八奈见的午餐会，又会变得如何？

我喝了一口罐装咖啡。

突然想写些东西。

◇

隔天早上，住宿设施的聚会室。

「那要投稿第一话了喔。」

社长在笔记型电脑的键盘上敲出响亮的声音。

我的处女作《初恋街的半吊子》第一话公开了。

「好像和之前打的草稿不一样啊。」

社长会这么说也很正常。直到昨天的草稿还是异世界的慢活类。那故事居然会变成以地方的商店街为舞台的恋爱喜剧，最吃惊的还是我自己。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想写这种的。」

我只写了简短的开头部分，篇幅用不著三分钟就能全部读完。

「我想按照自己的步调，一点一点慢慢写。」

「我觉得很好喔。啊，昨天公开的八奈见学妹的那篇，已经有人写感想了喔。」

「咦？真的吗？」

八奈见一面啃著早餐的菠萝面包，一面探头看向萤幕。八奈见先是双眼闪亮地读著感想，随后便呢喃「哼哼～」，得意地笑著，用斜眼看向我。

「这个，是温水写的吧？」

「咦？啊，嗯。」

感觉有点害臊耶。比起小说被人阅读的作者，感想被作者读到的读者还比较害臊，真是不可思议的情境。

「哦～感觉满开心的说。这个分数是什么意思？」

「嗯，读者把作品加入书签或是留下评语，就会得到分数。还有另一个人为你写了感想喔。」

社长一面喝著铝箔包的果冻饮料，一面伸手握住滑鼠。

「那、那个大概是我。」

身穿体操服的小鞠走进聚会室。室内弥漫著不知如何应对的寂静。

小鞠毫不理会这种气氛，笔直地往社长走近。

「……早安，小鞠。」

「早、早安。我、我的小说刚才，传过去了……投稿，麻烦社长帮忙。」

小鞠低头行礼。社长有些尴尬地点头后，把电脑拉到自己面前。

「正文和……这些是标题和大纲吧？嗯，全部都到齐了。」

要将标题贴到投稿画面上时，社长的手停住了。

「小鞠，要维持原样直接投稿吗？」

「是的。标题，就这样。」

小鞠点头，咽下一口唾液，继续说道：

「内容也，不拆开。第一话，想让人直接读完。」

她断然地说完。

见到小鞠那笔直的眼神，社长僵硬的表情终于和缓。

「我明白了。这样也好。这样比较能表现出小鞠小说的优点。」

社长对小鞠温柔微笑后，面对了电脑半晌。

「好了，投稿完成。你看，能在新作品的页面上找到了。」

小鞠凝视著萤幕后，面露欣喜的笑容。维持著那样的笑容，面朝社长。

「谢、谢谢社长。我、我不太懂网路小说。以后还请，多教教我。」

「好啊，交给我吧。」

我第一次见到小鞠这种表情。明明看我的时候总像是看到厨余。

这里还有一个人显得很不自在。月之木学姊从早上就安静地独自一人呆坐在其他桌子旁。

小鞠神经质地反覆将手掌握紧又张开，最后坐到桌子的另一侧。

「学、学姊，早、早安。」

「早、早安，小鞠。」

两人随即一语不发。凝重的沉默充满了整个房间时，小鞠首先开了口：

「我、我的小说，已经投稿了，请学姊读读看。」

「嗯……我会写感想的。」

「谢、谢谢学姊。」

……两人再度沉默。

过了好一段尴尬的时间后，小鞠再度开口：

「那、那个，从明天开始，请一样要来到社办。没、没有学姊，很寂寞。」

小鞠难为情地垂下脸，继续说道：

「而、而且学生会的恐怖女生，还会来。」

「嗯、嗯！交给我，我会帮你赶跑她！」

月之木学姊的脸上终于恢复了笑容。但笑容只持续一瞬间，泪水顿时从眼眶接连滚落。

「嗯……奇怪？对不起喔，突然停不住。奇怪？」

小鞠连忙坐到月之木学姊身旁。

「学、学姊。我、我没事的。所以……」

「我以为……小鞠以后都不会来了。谢谢你……谢谢你。」

月之木学姊啜泣著，小鞠伸手环抱她的身体。

过了一段时间，学姊的情绪渐趋平静，她一面擦拭眼角一面抬起脸庞。

「……小鞠写的小说，每次都很有趣嘛。这次的我也很期待喔。」

「谢、谢谢夸奖。学、学姊有写什么东西吗？」

「那个喔。我写的东西，改编成全年龄版之后，只剩下大概二十行而已。」

月之木学姊抽抽噎噎地说著，同时纳闷地看著智慧型手机。

「这样不就好像，我的小说除了色情之外什么也不剩吗？」

不，没什么疑问吧？数字不会说谎。

「学、学姊也一起，到大家那桌吧？」

「嗯，说的也是。」

……两人手牵著手，来到大家所在的桌子旁。社长以笑容迎接。

当然，结局绝非皆大欢喜。玉木社长会和月之木学姊开始交往，而小鞠被甩了。这些都不变。

没办法一切一如既往。只能像这样，一点一滴地著手建构新的关系性。我只是置身事外，但大家平常都像这样过活，只要活著就无法逃脱。

我无处可逃的时刻迟早也会到来。况且我已经被包含在眼前这群社员的人际关系之中了。

我怀著一股来到远方似的奇异心情，观察著社长他们三人时，一张纸从旁边递向我。

「阿温，这个拿去。不是要放到什么网站上吗？」

朝我伸出的小麦色手臂，过了一天之后色泽更深了些。

「这是……图画日记？」

「对啊。大厅刚好有色铅笔，我就用那个画了日记。」

那是昨天海水浴时的情景。奇怪？难道与应是烧盐的人型手牵著手倒在地上的——

「该不会是我？」

「嘿嘿～你看得出来喔。这就是阿温喔。」

看起来也像是烧盐拖著一具尸体就是了。

「哦～不错啊，满有意思的。」

从旁探头观看的社长赞叹般地呢喃道。

「不过这个没办法放在投稿网站上呢。那边是放文章用的。」

「那就创个文艺社的帐号，放到Twitter上面，怎么样？」

听了我的提议，社长击掌。

「这点子不错喔。社团的帐号最近都没动，就用那个吧。」

月之木学姊一面吸著鼻子，拿起了图画日记。

「我记得事务室有扫描机，我去拜托看看能不能借用一下。烧盐，跟我一起来。」

月之木学姊带著烧盐一起离开房间。

我不经意地以智慧型手机看自己的小说。自己写的小说公开在网路上。有种不可思议的感觉。

「咦？我的小说已经有人给评价和感想了。」

我心惊胆跳地确认内容后，看到评分是最低分。感想只有一句：

『处男的妄想吧。』！真是失礼的家伙。能不能封锁这家伙啊？

……稍等喔。这家伙，为什么会知道我是处男？

「小鞠……这是你吧？」

小鞠挑起嘴角，露出邪恶的笑容。

「继、继续写下去。我、我再重新打分数。」

「……等著瞧，我一定会让你给我满分。」

第一卷 Intermission 不用回头也知道总是近在身边

成群的年轻男女聚集在住宿设施的餐厅。

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少女将那头浅褐色的头发简单束起，悠然仰望贴在墙面上的纸张。

『丰桥市学生会联盟　高中部国中部联合合宿』

排队领餐的少女是石蕗高中二年级生，学生会书记——志喜屋梦子。

透过白色的隐形眼镜，观察后辈们忙著做事的模样。

其中有一位特别吸引她的注意力。身穿围裙的少女忙进忙出，活泼地协助配膳。

她独自一人负责分配咖哩，将白饭和咖哩盛到盘子上的速度比队伍前进的速度更快。

给饥肠辘辘的男生们盛得多一些，给女学生的份量则减少几分——乍看之下是这样。

志喜屋随手拿了给男生的盘子，不由得面露微笑。

……给男生的盘子和给女生的盘子，份量其实相同。

给女生的咖哩饭，看得见的部分的白饭被修整为圆球状，将底下薄薄地摊平，在上面淋上咖哩遮盖。

「女生们请从这边的桌子取餐。接下来要发生菜沙拉了喔。」

「你……真能干……」

志喜屋搭话后，少女先是短暂地吃惊，随后凝视著志喜屋裸露的肩头与肚脐。

「好色……」

「……咦……什么……？」

「没事没事。只是觉得石蕗高中学生会的各位，都打扮得成熟又时尚。」

「常常……有人这样说。」

少女一面将摆著生菜沙拉的托盘分配给其他校的学生，同时指示其他人配膳。在少女的指示下，晚餐的准备工作流畅地进行。

「你……想进我们高中吗……？」

「是的。我哥哥是石蕗的一年级生。也许后年就能一起上学了。」

少女展露灿烂的笑容后，摘下覆盖头部的三角巾。光泽亮丽的黑发柔顺地滑落。

「今天从学长姊口中听闻了许多宝贵的事情。之后可以告诉我更多高中生活的内容吗？」

「可以……不嫌弃的话……要不要来同一桌？」

志喜屋转动视线。在她视线前方，正在招手的正是石蕗高中学生会会长——放虎原云雀。

「乐意之至。我马上就过去喔。」

少女折起围裙的同时环顾室内。所有人似乎都拿到咖哩饭了。

「话说你……中午时是不是在煮东西……红豆饭……？」

「是啊，那个算是打招呼用的。」

少女意味深长地竖起指头。

「是……这样啊。我是……石蕗高中学生会书记……志喜屋梦子。你呢……」

少女拿著比外观看起来更沉重的盘子装咖哩饭，亲昵地微笑。

「我是桃园国中的学生会庶务，名叫温水佳树。请多多指教喔，学姊。」

第一卷 ～第四败～当你凝望败北女角，败北女角也同样凝望著你

合宿的隔天。星期一早晨。

在吵闹的教室中，我用一只手撑著脸颊，听著周遭的喧闹声。

昨天的电视节目和棒球、共同的友人和作业。还有人一大早就用抱怨的口吻晒恩爱。

平凡无奇的寻常对话。不须特别思索，只要正常地度过、正常地接纳周遭旁人，就能正常地办到的日常琐事，班上的同学们理所当然地进行著。

「早安～！」

教室的门拉开，立刻就用响亮的招呼声打散了我的愁思的，正是烧盐柠檬。数人份的道早声回应她的招呼。

烧盐笔直走到我的座位前方，把沉甸甸的书包摆到我桌上。

「早安，阿温。合宿很开心呢。」

「咦？啊……早安。」

「还有这个。这是昨天的份。」

她从书包中取出一张纸，递给我。

这么快就有图画日记的新作了。我仔细一看，纸上画著一名跑在电车旁边的女性身影。

「这是什么场面？」

「昨天我回家时睡过站了。这是用跑的回到上一站的场面。」

为何挑上这场面？

「那我今晚就放上去。」

「拜托啰～」

烧盐挥了挥手，前往她自己的座位。和女生友人一面打招呼一面举手击掌。一大早就这么精神充沛，这朝气到底是打哪来的。

从早上就疲于面对他人的我伸了个懒腰。八奈见的身影不经意地映入眼中。

最近的八奈见，时常置身于与袴田草介和姬宫华恋不同的小团体。一大早就挥洒著那柔和又亲切的笑容，与朋友有说有笑。

大概是注意到我的视线，八奈见对我微微一笑。我则展现体恤，挪开视线。

我们还是一样不曾在教室交谈，但她也不会刻意拒绝我。彼此的关系也算不上什么秘密。

隔壁教室传来了带著疑惑的笑声。肯定是我们的班导甘夏老师走错教室了吧。每个月大概会发生两次。

班上的同学或许也都习惯了，开始准备迎接班会时间，三三两两回到座位上。

一如往常，但是仅此唯一的一天，就这么开始了。

◇

今天午休时间开始的同时，八奈见走出教室。这种时候，我总会刻意晚一些前往碰头的场所。我们并没有事先说好，只是不成文的习惯。

我在校舍外头绕了一大段远路，在途中的自动贩卖机买了牛奶。接下来就通过校舍后方，前往逃生梯吧。

正要走过校舍转角处时，我听见女学生热闹的笑声而停下脚步。

耳熟的嗓音。是在班上比较花俏又醒目的女生集团。

我对她们怀抱著几分敬而远之的想法。在脑海中搜索绕开的路线时，耳熟的名字飘向耳畔。

——八奈见。她们确实提到了这个名字。

隐约有股带刺的气氛。我将吸管刺进牛奶包装盒，侧耳倾听。

「八奈见啊，她之前那样明示暗示，结果却被转学生抢走。未免太扯了。」

「就是说～换作是我就没脸来学校了。」

肆无忌惮的笑声响起。

……这就是八奈见之前提起的『八奈见是不是被甩了？』的气氛来源吧。

当然，她们也不会当著她本人的面提起吧。

但背地里说的坏话会残留在氛围之中，残留在周遭旁人的心中。在我到处品味自来水的时候，八奈见一直忍受著这种氛围。

这些事我也不要听比较好。当我打算离开时，下一句话让我不由得停下脚步。

「你们知道吗？八奈见最近好像去黏其他男人了。」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我不由得整个人紧贴在墙壁上，竖起耳朵。

在合宿时，八奈见完全没透露出有男友的徵兆啊。

我也没办法现身说明，只能屏息倾听。这时女生们情绪兴奋时高亢的嗓音传到耳畔：

「男方是谁？上次篮球队的队长不是有把她找出去！」

「哎，就是那家伙啊。同班的……温……水？」

「「温……？」」

哦，原来除了我还有其他人姓温水——不，没有吧。

所以说是我！？我现在是传闻中的男方！？

不妙。是哪边搞错了？吃午餐的场面被人家看见了吗？还是在家庭餐厅？或是在海边两人独处的场面碰巧被人撞见？

「喔喔，好像有这个人呢。我记得大概在班级名单的……中间……」

难道就没有其他印象吗？

尽管我的心境正如怒涛狂澜，女生们却顿时安静下来。这时，其中一人难以置信般地拉高音量：

「可是八奈见明明就很有男人缘啊！选那个未免也太夸张了吧！？」

「就是说，八奈见真没眼光。」

「嗯，虽然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至今为止的种种回忆在脑海中打转。

万一和我传出谣言，八奈见该怎么自处？

况且——她现在还喜欢著袴田。

「我看喔，八奈见就是人长得有点可爱就得意忘形吧？正常的男人不想靠近她。」

「算得上天造地设吧～」

笑声再度响起。我没办法继续听下去，迅速离开此处。

将捏扁的牛奶纸盒扔向远处。

◇

「喂喂，温水。今天早上那样，不会太过分了吗？」

在那之后我来到逃生梯。八奈见一打照面就不吐不快般对我抗议。

「咦，什么过分？」

「你故意忽视我的眼神了吧？」

「不是，你想想，和我有牵扯这件事，被班上其他人发现不太好吧？这是我的体贴。」

我这么说著，回忆起刚才那群女生间的蜚短流长。

这种彷佛胸口被紧紧勒住的感觉，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现在是同一个社团了嘛。稍微打个招呼，也不奇怪吧？」

「抱歉啦。我真的不是故意无视你。」

「那就算了。」

大概是姑且接受了我的解释。八奈见取出了便当袋。

「在合宿发生了很多事呢。」

「咦？喔喔，是啊。」

尽管一波三折，不过确实很开心。

我也正著手写作小说的后续，虽然进度还不多。我原本以为写小说是种孤独的工作，但有伙伴的感觉真的不可思议。

「我也秀了一手好厨艺。那么，这就是今天的便当～」

她秀过什么手艺吗？在我回忆不起来的时候，八奈见在我面前掀开便当盖。里面装著三明治。不是便利商店买来的，而是手工制作的。

里面夹的是火腿加生菜、蛋，还有……奇怪，第三种是什么？我好像看到切片的小黄瓜。

我好奇地拿到手中。

「小黄瓜和……这是酒酿味噌？」

也就是『味噌酱瓜』吧？小黄瓜的清脆口感，加上酒酿味噌的甘甜盐味。

「吶，你觉得味道如何？」

「这个嘛……嗯，比想像中还行。感觉好像不差。」

虽然面包吸走了小黄瓜的水分。

「真要说的话，面包还是涂些玛琪琳比较好吧？」

「啊，我忘了。那这次价格不高啰？」

对喔。我得估个价格才行。我想想，剩下的欠债还有多少？

制作三明治必须先处理食材之类的，比想像中还费工夫呢。嗯，我就好心估个500圆左右也可以——

『算得上天造地设吧～』

这时，刚才的流言忽地在脑海中回荡。

在班上备受瞩目又可爱的八奈见，与背景路人的我。

别说是天造地设了，这样只是我单方面拉低八奈见的格调。

「温水，怎么了？」

「……2867圆。」

「咦？突破最高纪录，等等——」

八奈见一瞬间面露喜色，但立刻纳闷地歪著头。

「奇怪，我记得剩下的余额好像差不多是这个数字？」

「是啊。这样就还清了。」

「你在说什么啊，这只是普通的三明治喔。」

像是觉得莫名其妙，八奈见的视线在我的脸和便当之间游移。

……八奈见杏菜。老实说，我至今还是搞不太懂这家伙。

完全不懂哪些话是开玩笑，哪些则是认真的。

而且常常因为好玩就想耍著我玩。

「感觉我好像抓住八奈见同学的把柄在利用你。我想说这样子不太好。」

按照常理来说，她不是会与我这种人交谈的人。

班级名列前茅的可爱女生，很有人气又亲切开朗。

懂得适度表现傻气的一面，不过有时候又有点爱哭。

「你的便当很好吃喔。谢谢你这段时间的努力。」

而且是个无从挑剔的绝佳女角。袴田那家伙，总有一天会后悔的。

……八奈见默默盯著我看了好半晌，最后以平静的话语声说道：

「起初确实是因为零用钱不够才这么做，但也有过开心的时候。」

她拿起小黄瓜三明治，咬了一口。

「这样随随便便地收尾，我有点讨厌。」

看著三明治的切断处，身边散发著山雨欲来的气氛。

「你跟我两个人吃午餐的事，好像已经有人在传了。」

我说完，观察八奈见的反应。

她一动也不动，只是看著渗进面包的绿色汁液。

「八奈见同学也不希望其他人用奇怪的眼光看待你和我吧？」

沉默令我不安，我继续说道：

「八奈见同学有很多朋友，和我这种人——」

「我说啊，我有点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八奈见打断我的话，盖上便当盒。

「我做了什么事，让你觉得不高兴了吗？」

「不是！」

音量大到连我自己都意外。我摇头后，再度重申。

「……不是，不是因为不高兴。」

「真的吗？」

我挪开视线，不看八奈见的脸。

但是——我讨厌这样。

我认识的八奈见喜欢著袴田。

现在依然喜欢那家伙的八奈见就在我眼前。

所以与真正的八奈见不同的形象、与八奈见的心情相反的谣传，我不想接受。

「这种谣言四处流传，我……讨厌这样。」

我好不容易才挤出这句话，看向手边吃了一半的三明治。

八奈见没有回应。

我觉得一定要开口说些什么才行，思索著接下来该说的话，这时八奈见把便当盒摆到我的大腿上。

「……我懂了。嗯，我懂了。」

八奈见以强硬的语气结束对话。

「以后我会避免和你说话。」

八奈见断然说道，随即站起身。

「这段时间谢谢你，还满开心的。再见。」

完全不留任何余地。八奈见飞快拋下这句话，把便当盒塞到我这边，自逃生梯离去。

……一切都结束了。在这么简短的几句对话中。

八奈见最后就连一次也不曾看向我。

或许我曾在心中期待著，她会回头看我一次。

在只剩一人的逃生梯，我打开便当盒。

今天的便当是手工三明治，整齐地并排在盒中。仔细一看，角落塞了两个小番茄当作点缀。

肯定是一大早就起床特地准备的吧。为了我们两人的午餐会。

结业式的前三天。我第一次发现自己失去了原本近在身旁的许多事物。

◇

晚餐我食不下咽，倒在床铺上。

这是第几次了？在脑海中再度反刍今天午休时的对话。

……那样做就对了。

我和八奈见别说是恋人了，就连算不算朋友都说不准。我们置身的世界差距太大，难以想像交集会那样长久持续下去。

更何况，我害她被人家指指点点，只有这件事——

「兄长大人，你好像很没精神。在学校发生什么事了吗？」

像是走进死胡同般，我沉浸在失去出口而原地打转的思绪中。不知何时佳树悄悄地躺在我身旁。

「……佳树，不可以偷偷钻进哥哥的被窝喔。」

我愣愣地看著天花板，没有心力吐嘈而单纯提醒。

佳树嘻嘻笑著，伸手戳我的脸颊。

「呵呵，该不会是被甩了？」

「哎，差不多吧。」

听了我随口的回答，佳树顿时杀气四溢。

「兄长大人！？果然，佳树最近一直觉得兄长大人很可疑！」

「咦？没有没有，只是一种比喻而已。我又没有那种对象。」

忽然，八奈见不设防的笑容浮现眼前。我为逃避佳树那狐疑的视线，转身背对她。

「该不会，就是在露营区陪你一起烤肉的可爱女生？」

「咦？你怎么知道她！？」

我不由得飞快挺起身子，佳树面露微笑地注视著我。

「兄长大人终于看向这边了。」

「你那时候也在那边？话说你到底看了多少？」

「嗯～只要兄长大人告诉我那个女生的事情，佳树就回答。」

她淘气地竖起手指，抵著嘴唇。

「啊，要用强硬手段逼兄长大人说明，倒也不是不行喔？」

我不理会佳树的话，再次躺回床上。

「你误会了啦，她只是同社团的同学。况且那家伙有喜欢的对象。」

「那就是另一位短头发的女生啰？兄长大人和那种阳光类型的女生也很配。」

「那家伙也只是单纯的同学。而且她也有喜欢的人喔。」

佳树短暂思考后，拍手说道：

「该不会是戴著眼镜、气质格外成熟的那位？不过，好像发生了类似修罗场的纠纷。」

「那个人和我们社长正在交往。」

「……还有一位，感觉很不起眼的女生就是了。」

佳树的表情蒙上阴影。

「不过，可是……只要是兄长大人选择的对象……佳树，也会努力去接纳的。」

你从刚才到底在说什么。总之，我明白合宿的场面都被佳树看在眼里了。

「所～以～说～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只是合宿的疲劳涌现了而已。」

我转身背对佳树。

「哥哥要稍微休息一下。佳树回房间去吧。」

「不。在兄长大人说出心仪的对象前，就连台风也吹不动佳树。佳树必须仔细审查对象是否配得上兄长大人——呀！」

我用毛毯盖住佳树，仔细地把她包住。这样一来，她应该会安静点。

「……现在，佳树正在被兄长大人的香气所环绕。」

我的妹妹似乎在说些恶心的话。

「全身都能感受到兄长大人的感情。佳树一定会汲取这份思念，为兄长大人找出最佳的伴侣——」

而且还变得更吵了。

我在她身上加盖一件棉被，回过头继续思索。

我的选择、行动。以及与八奈见最后的对话——

迟迟找不到任何答案，我只能持续面对著自己内心那份无法言喻的感情。

《代垫余额：0日圆》

◇

隔天，距离结业式还有两天。

独自一人的午休时间。一如既往的生活回来了。

我在已经非常熟悉的逃生梯享用了鲔鱼面包和牛奶的简单午餐后，用智慧型手机书写小说的后续情节，看准时间回到教室。

虽然午餐会昨天才刚结束，感觉起来却已经像是遥远的往事。我之前真的每天中午都和八奈见一起度过吗？

我没和任何人交谈，注意著距离上课钟响还有多少时间而就座。

用眼角余光注视著在班上与朋友们愉快交谈的她。

「怎么啦，阿温？你好像没什么精神耶～」

这时烧盐打扰了我的孤独。她蹲下身，手肘抵在我的桌面，仰望我的脸。

「你放心，我平常就没什么精神。」

烧盐啊。不好意思，我现在有烦恼。不管你有多可爱，我现在也没有心力搭理你——

「是喔。不过，你的视线好像一直追著某人耶？」

……这家伙。居然在教室提这件事。

见到我不禁语塞，烧盐那张晒黑的脸庞浮现笑容，站起身。

「虽然我不知道是怎么了，但是不把话说清楚会后悔喔。」

「……后悔？」

我鹦鹉学舌般重复这句话，烧盐使劲拍打我的背，笑得露出一口白牙。

「这是前辈的忠告喔。」

充满真实感的沉重话语。

◇

当天放学后。我摇摇晃晃地走过没有人迹的走廊，前往社办。

自从午餐会结束之后我察觉到了。在学校的一天感觉异样地漫长。

直到昨天为止，我都从早上就开始想著午餐，结束后，又回忆著午餐时的种种。相较之下，今天的我堪称是一具空壳。

「……等等，我是她养的狗吗？」

我在学校仅剩的预定行程，就是放学后的社团活动。

虽然就像是去听小鞠说我的坏话一样，不过至少能避开鞋柜前的尖峰时刻。

我转动社办的门把，发现门没上锁。平常头一个到的不是我就是小鞠。

那家伙已经到了啊。我不经意地打开房门，不禁愣在门外。

「八奈见同学。」

已经在社办内的是八奈见杏菜。

她抽回了伸向书柜的手，用那双看不出感情的眼眸望向我。

「啊啊，温水。好久不见。」

不只是昨天交谈过，直到刚才我们都还待在同一间教室，哪来的好久不见？话虽如此，我也找不到其他话语。

「你来了啊。你要参加社团活动？」

「今天只是来还书而已。我和朋友约好了，要回去了。」

八奈见挪开视线，把书包背到肩上。

八奈见的背影正要走出社办。我目送那身影时，突然察觉。

毫无道理可言。无法说明任何理由。但是我确实地明白了。

——如果现在什么也不说，将来再也不会与她有任何牵扯。

「八奈见同学，可以借点时间吗？」

「……干嘛？我朋友在等，长话短说。」

八奈见并未回头，静静地回答。那口吻让我不由得心生畏惧。

「如果没事，我——」

「等一下，八奈见同学。」

无法传达自己心情的八奈见与烧盐。她们的迷惘与后悔。

「最近这阵子，一直和你一起吃便当。现在回想起来，我也很期待每天的午餐。」

明知不会成功却还是表明了心意的小鞠。那份坚强。

「所以——」

「所以？」

八奈见急促的话语。

所以……？

当然我们并非恋人。关系也没深到称得上朋友。

只是透过借钱而牵扯上的模糊关系。

「我也……很开心。我只想告诉你这件事。」

八奈见紧握著门把，有好一段时间静伫该处。

对两人之间来说必要的时间完全过去之后。

「……是喔。」

用没有起伏的口吻说完，她静静打开门。

光线自走廊投入房内，置身逆光中的她转身关门时，我看不见她的表情。

「那——我走了。」

◇

什么事也做不了，就这么迎来了隔天。结业式已经近在明天。

暑假在即，教室中充满了浮躁的气氛。甘夏老师记错时间，而想在早上的班会发成绩单，这也是她的可爱之处。

这学期最后一次午休时间。我已经习惯在逃生梯打发时间，一面眺望著操场，一面啃著咖哩面包。

最高气温超过35度，禁止午间练习。我远远眺望著擅自练跑的烧盐被体育老师带离操场。

「那家伙是在干嘛……」

自操场吹来的乾燥热风让我闭起眼睛。我拂去面包沾到的尘埃时，听见从楼下传来的脚步声。

我不禁挺直了背脊。

「你、你在这里喔。」

当我有所期待时，小鞠知花出现在我面前。她大摇大摆地来到我身旁。

「小鞠，你怎么会跑来？」

「不、不就是你吗？告诉我，可以来这里吃。」

我都忘了。过去的我真是多嘴。

「而、而且，我听说，温水被甩了。」

大概是难忍笑意吧，小鞠的嘴角不由自主地上扬。

「我、我觉得，真、真是活该。忍不住，就跑来了。」

真想教教她委婉这两个字怎么写。

「你为什么会知道啦？」

「在、在社办搞那出，当然的吧。」

「是说我和八奈见同学又不是那种关系。」

「还、还在嘴硬。」

小鞠把手钻进纸袋中，开始大口大口咀嚼奶油面包卷。在超商六个一包便宜卖的那种。

「况、况且温水想一个人得到幸福，太、太不知分寸。」

「对喔，你最近才被甩嘛。」

「少、少啰嗦！」

不过，在外人眼中我们真的像是恋爱关系吗？

不是大家想的那样，我们只是——只是——到底算是什么？我不禁苦笑。

……到头来我也不是八奈见的什么人。只是欠债归零，失去了一时之间的联系，如此罢了。

这事实让我顿时失去了食欲，把吃到一半的咖哩面包塞回袋子中。

「你午餐就吃这些？」

我看向一旁，小鞠皱紧眉头正啃著第二个奶油面包卷。这家伙连饮料都没有吗？我不由得将我从自动贩卖机买来的牛奶递给她。

「这个给你啦。不喝点东西，喉咙会噎到喔。」

「可、可以吗？温水不喝？」

「我自己带了水壶。我喝茶就好。」

「不含添加物……」

看到小鞠眼神闪亮，将吸管插进包装盒中，我有种喂食野猫的心情。

话虽如此，不负责任就轻率喂食野猫绝非好事。要不是保持适度距离，要不然就该负起责任饲养。

注意到我的视线，小鞠对我投出怀著戒心的目光。

「就、就算要我还，也已经太迟了。」

……我突然想起来了。

我家不准养宠物。

◇

一如预料，和小鞠之间的对话根本难以持续，午休时间还剩下一半，我便离开了旧校舍。

算了，今天就把逃生梯让给小鞠吧。

「温水，你在这里啊。我找你好久了——啊、喂，你等一下啦！」

一瞬间，我没注意到有人向我搭话，让我差点径自离去。

对我搭话的是八奈见的心上人，袴田草介。

「咦……有事吗？」

怪了。怎么今天跑来找我的人特别多。

「不好意思，这里人有点多。可以跟我来一下吗？」

我依从他的要求，跟著他来到了少有人踪的旧校舍后方。

……这状况。不会错的，肯定就是那个吧。

「温水，不好意思喔。我要讲的不是别的——」

我默默地递出皮包。

「为什么要拿出皮包？」

「咦？没事。我以为是这种状况。」

我连忙收起皮包。搞错了，不是这种状况。

「原来温水也会搞笑啊。」

袴田草介笑著说道。他当成玩笑真是太好了。

那么他找我到底有何贵干？袴田有些难以启齿，先是环顾四周。

「温水你……最近常常和杏菜见面吧？」

杏菜。啊啊，是指八奈见吧——

「——咦！？没有啊，有吗？」

见到我慌张回答，袴田放缓了表情。

「不用藏啦。听说有情侣躲在旧校舍打情骂俏，说什么『和我结婚吧』和『两人独处喔』之类的。不少人在传喔。」

咦～这是怎么回事？误会也太严重了。

「不不，不是这回事。那个，虽然不算全错，但根本之处不对。」

「不用害羞啦。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交往的？」

再说我们根本没有在交往，而且这家伙到底是为什么来找我讲话？

难道是那种情节吗？是「不准碰我的青梅竹马」这种剧情吗？

袴田可是在体育课时也惹人注目的运动好手。万一与他打起来肯定没有胜算，不过我好歹也是个男人。应该能撑个两秒——

「杏菜就拜托你了！」

袴田突然间对我深深低头。

……啥？这是干嘛？他拜托我什么？

「等一下！你好像有很多误会喔。」

「而且我也很开心。如果杏菜有了喜欢的人，我也想为她打气。」

「等等，听我说……」

为什么这家伙都不听别人说话啊？这家伙该不会有重听？是男主角吗？

「抱歉啊。因为我之前不太认识你，想找机会和你聊聊。」

「啊、嗯，这倒是没关系。」

反正八奈见已经被袴田甩了，这种误会也许其实无关紧要。

话虽如此，这种郁闷到底是怎么回事？

袴田对我面露毫无恶意的笑脸。

「你们愿意的话，下次就四个人一起去玩——」

「等等，先暂停一下。」

「啊，不好意思。我突然自顾自地讲个不停。」

该道歉的不是这部分。

……是啊，没错。现在重要的只有一件事。

我怀著近乎自暴自弃的心情，接近袴田。

「……八奈见同学，之前一直喜欢著袴田吧？」

「咦？喂，你怎么突然……」

「你应该知道吧？她喜欢你这件事。」

我连八奈见的朋友都不是，为什么要和甩掉她的男人讲这些？

袴田不知所措般挪开视线，遮掩害臊似地轻搔著鼻头。

「哎，那个喔。我之前也觉得是这样。所以，才希望她能找到新的心上人。」

「那家伙现在还是喜欢你！现在进行式！不可以让误会盖过事实吧！」

虽然我凭著气势一口气说完了。不过，这对话最后的终点会落在何处？啊啊，对了，还有一句话一定要说。

「……还有，我和八奈见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

「那为什么你们会一起吃饭？」

还不是因为你在家庭餐厅甩了八奈见，又点了牛排套餐吃。如果八奈见之后没吃甜点和乌龙面的话，也不会变成这样。

简单来说——

「因为你们两个吃太多了吧？」

「咦？你在说什么。」

对话的终点又逃走了。

「没事，我自言自语。」

是说这家伙还真麻烦。恋爱喜剧的男主角要是存在于现实中，就会是这种感觉吗？

我撇开自己的麻烦个性而这么想著时，袴田的表情突然间变得紧绷。

突然怎么了？那表情就像是撞见了野生的熊——

我不由得循著他的视线看过去，该处站著一位颤抖著的女学生。

「！杏菜！」

「那个，你们两位……刚、刚才到底是在聊什么？」

不知道是愤怒还是害臊，满脸通红的她直瞪著我们。

「八奈见同学，你怎么会在这里！？」

「小鞠联络我说，温水被帅气的不良少年缠上，又说什么情境很赞。我就猜想也许是这样才跑来看看——」

她无法置信地交互看著我和袴田的脸。

「……所以，你们在干嘛？」

好问题，我们到底在干嘛？我也搞不太懂。而且也不明白小鞠为何感到很赞。

「话说喔，温水。你刚才，对草介说了什么——？」

「呃～那个～我们在聊季节限定的巧克力薄荷味冰棒超好吃的～」

「……你最好老实说出来喔。现在我还能原谅你喔？」

绝对是骗人的。她的眼神无异于杀手。

虽然我觉得她已经全部都知道了，但这时绝不能认罪。不知为何，在我国比起坦承认罪，先沉默才被拆穿的罪行反而比较轻。

「先等等。是我硬逼他全部说出来的。不是温水的错。」

大概是想帮我说话吧。袴田开口说了多余的话。

八奈见的双腿猛然打颤。

「全部！？全部，是哪些全部！？」

八奈见的颤抖已经超过吉娃娃来到危险的水准。也许是想要抑制那颤抖，袴田将双手摆到八奈见颤抖的肩膀上。

「抱歉，杏菜。我只是希望你能找到新的恋情。」

「咦？」

大概是这时才理解了状况，八奈见的脸色顿时转为苍白。

「……别这样。」

刚才的杀气消失无踪，八奈见的身子看起来顿时瑟缩。不晓得袴田是否注意到，但他更逼近八奈见一步。

「我希望你能幸福，找到比我更好的人——」

「别这样——」

八奈见彷佛身体的气力被抽掉一般。在这瞬间，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动了。我抓住袴田的手，抢进两人之间。

「你够了喔！」

我知道。这里没我的事。没有我出场的余地。

明知如此，我还是——

「听我说，袴田！你要甩人一点问题也没有！不管是八奈见同学还是其他人，你想甩掉别人是你的自由，爱甩就甩没关系！」

……这下子八奈见的视线真的有如利刃般刺向我。

「但是，要是你擅自认定八奈见同学的心情！那她之前喜欢你的事实，还有那些心意，不就无处可去了吗！」

先前郁闷的心情化为言语自口中溢出。

「是你甩掉她的，希望她幸福或是找到新恋情之类的话，不应该由你来说！这种话就只有你不应该说吧！」

……啊啊，混帐东西。袴田这家伙，在近距离看还是同样帅气。

不只是外貌。面对谁都同样不摆架子，对人也和善，现在也只是我自己莫名其妙发飙而已。

我和八奈见的交情和这家伙不一样，只是很短暂的期间。当然我和她既非特别的关系，也算不上亲密。

尽管如此，我还是在八奈见身边——见过了她的泪水与逞强。

「你就当个朋友安静守候啦！不要因为自己甩了人家，就让罪恶感牵扯到她！」

由于不习惯大吼大叫，我不由得猛然咳嗽。

袴田担忧地拍著我的背。

「喂，你没事吧？」

「嗯、嗯……没事……」

……凭著一时冲动就蛮干，就我来说还真是难堪。

如果我是和这家伙同样有魅力的男生，是不是就能好好地面对八奈见了？

身体突然失去了力气。

「……是啊。温水，你说的没错。」

「咦？啊啊，嗯。我才该道歉，我单方面讲了那么多。」

我不由得道歉后，袴田对我伸出了手。我也怯懦地将手伸出——

「不要开口闭口就说我被甩了！」

吶喊传来的同时，我被猛然推开。

「你们两个干嘛一副皆大欢喜的样子啊！不要随便帮我决定！你们脑袋装的是珍奶吗！？」

「呃、那个～」

八奈见全力踩下油门，朝我们冲来。

首当其冲的就是袴田。八奈见用双手拎起他的领子，把脸凑到他面前。

「我一直都喜欢著草介！现在还是喜欢！完全没有摆脱失恋！」

「杏菜，对不——」

「但是，不准道歉！什么我的新恋情更是多管闲事！」

十二年份的心意在八奈见的眼眸中流转著水光，她把脸庞埋向袴田的胸口。

「我到现在还是喜欢著你！所以，你就去跟姬宫华恋一起幸福吧！自己去幸福啦！」

她哽咽地吼完，好一段时间一动也不动。

……我继续待在这里真的好吗？

当我寻找著脱离现场的时机，八奈见自袴田的胸前抬起脸。

「我喜欢你是我的自由，总有一天我也会自己喜欢上别人！」

也许是拋开了某些心结。八奈见倏地双手一推，使劲推开袴田。

像是在寻找下一匹猎物般，她的脸庞如发条机关般缓缓转向我。好可怕。

「温水！所以，我跟你是有什么要讲！」

「呃～其实和我之间没什么特别要说的。」

「就是说嘛！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

叩！八奈见使劲敲了我的头。好痛。

「呃～我刚才被打是因为……」

「没什么原因！」

咦～怎么会这样。陷入混乱的我呆呆地站在原处，八奈见用指头抵著我的胸口，咄咄逼人地进攻。

「听好了，你那样做也许是为我著想！但不要随便插手其他人的关系。不要自己擅自认定，擅自就冲出去！请事先取得同意！」

「可是那个……我以为不可以跟你讲话。」

听了我这句话，八奈见摆出了发自内心的傻眼表情。

「有话想跟我说就直说啊！随便你啊！」

「咦，可以吗？」

「在学校跟人家说话需要许可吗！？你活在什么世界啊！？」

不过，随便跟女生搭话不会带来麻烦吗……？在我活过的世界线中完全有罪。

「因为如果我找你讲话……你也很困扰吧。」

「那是我来决定的事情吧！况且，对方会怎么想，我也一样不晓得啊！」

咦～啊……是这样吗……也许真的是……

我确实行径怪异。而且没朋友。

要靠近或远离谁、要交谈或不交谈，要怎么行动都必须由自己来决定。是这个意思吧？

至于要如何看待我的言行、要如何回应，则交由对方来决定。

「所以说，就是我向八奈见同学搭话也没关系……的意思？」

「要看时间和场合！」

那倒也是。我不由得挑起嘴角，八奈见纳闷地看著我。

「咦？你为什么好像有点开心啊？很恶心喔，温水。」

「没有啦，没什么。八奈见同学，很多事要谢谢你。」

「……还是老样子，你这个人真是莫名其妙。」

八奈见使劲叹息后，无奈地摇了摇头。

「总之，你们两个都要好好反省！」

「「是！」」

异口同声的响亮回答。这瞬间我与袴田心有灵犀。

「接下来，草介。你要好好跟温水道歉。」

为什么啊？虽然我搞不懂，但袴田对我低头致歉。

「温水，抱歉。我没搞清楚就牵连到你了。」

我连忙客气地说「没有没有，没关系」。这是什么交流？

「然后轮到温水。你要对我道歉。」

「咦？」

我愈来愈觉得一头雾水，不过这时还是乖乖听话方为上策。

「对不起。我以后不会再乱讲话。」

「很好。原谅你。」

八奈见双手抱胸，心满意足地点点头。

……这时，八奈见突然疑惑地歪著头。

「是说，这件事要怎样才算收场？」

终点究竟在何处？我们三人面面相觑。此时，午休结束的钟声响起。

八奈见拭去沾在睫毛上的泪滴，对我们面露笑容。

「总之，你们两个都回教室吧。好了，向右转！」

我们在她一声令下向右转。八奈见使劲在我们的背上猛拍了一把，随后便穿过我们之间，向前跑了出去。

「好啦，你们两个，会迟到喔！」

八奈见转过身来挥手。袴田把手摆到我肩上。

「我们走吧，温水。」

「喔、喔喔。」

我们互看对方那张挂著苦笑的脸，拔腿一同追赶八奈见的背影。

◇

隔天，第一学期的最后一天。

结业式结束后，讲台上的甘夏老师面对著心浮气躁的我们，扯开嗓门。

「好了，按照座号上台来领。」

我的名字和长相在甘夏老师脑中似乎尚未互相连结，我从她手中领到了成绩单。我回到座位上打开一看。

成为高中生后最初的成绩，不算好但也不差。而让我特别在意的是导师评语：

『热心参与学生会活动。』

……她把我误认成谁了。也就是说，有个同学会代替我被写上『在班上似乎没有朋友。在家里的状况如何？』之类的评语。今晚将因此召开家庭会议。

我一只手撑著脸颊，扫视众人。同学们正兴奋地互相看著彼此的成绩单。

原以为烧盐也会跟著吵闹，但她却趴在桌上，双手抱头。那家伙大概也免不了家庭会议了。

「温水，你擅长国语和数学喔。」

袴田探头看向我的成绩单。

「是啊……不过其他都不怎么样。」

「我数学要补课了。暑假也要来学校，拜托饶了我吧。」

「咦，袴田是回家社喔？」

真是意外。亲近感点数＋1。

「因为我在校外参加了攀岩队，没空参加社团。」

咦？这家伙是怎样。光是学校生活还不满足，在校外也这么充实喔？从昨天累积至今的亲近感点数一瞬间就归零了。

「那找个机会大家一起去唱卡拉OK吧。」

他说完便走向姬宫的座位。如此自然的场面话让我不禁心荡神驰。有人说真正的阳角就连个性也充满阳光，看来是真的。虽然他神经真的很大条。

我不经意以眼角余光捕捉八奈见的身影。她正和朋友为了要不要互看成绩单而笑笑闹闹，看起来一如往常。

「好了～大家吵完就回座位吧。不然暑假还不能开始喔～」

在众人吵闹到一个段落时，甘夏老师扯开嗓门。

大家听了便匆匆回到座位上。等到所有人安静下来，个头娇小的甘夏老师语重心长地说道：

「老师要向各位传授暑假应有的心态。」

清了清嗓子。

罕见的认真态度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

「接下来大约有四十天。希望各位不单单只是虚度光阴，而是抱持著目标意识去度过。每一天都彼此相连，当下的每一天都会影响到两年后的升学考试。」

她突然说起了大道理。怀著严肃的心情等她继续说下去时，甘夏老师以沉重的口吻接著说道：

「当老师真好，暑假那么长——虽然有些家伙会这样说。」

她似乎回忆起痛苦的记忆，突然，一记拳头敲在讲桌上。

「说到底根本就一样要出勤！老师可是公务员！况且还要帮学生补课，在这时期还要备课和制作教材，有会议要开、有读书会、还有社团远征和校务整理，全部都要准备——」

老师的黑暗面突如其来地涌现。教室内顿时一片死寂。

「第二学期的我要变成VTuber了喔！？吃垮你们手机的通讯量！」

届时我会换成旧型手机。

「在中元时期请假也会被酸，不觉得莫名其妙吗！？要是在其他时期请假，同样会被酸『大家都忙得要死，你还真轻松』啊！？」

抱怨。说教完全变成了抱怨。老师，这些事不该说给学生听。

「所以说！暑假！老师把一切都赌在盂兰盆节的同学会了！千千万万不要闹出偏差行为、男女问题或男女问题毁了老师宝贵的带薪假期！要确实遵守顺序！」

……老师到底是在讲什么？

话虽如此，我们只是十来岁的青少年。完全被老师的气势所震慑，教室内鸦雀无声。

重整了紊乱的呼吸后，甘夏老师把点名簿狠狠敲在桌上，发出响亮的拍打声。

「虽然讲了不少，你们就当成人生前辈的苦口婆心吧。就这样啦！放暑假啦！」

◇

这学期终于告一段落了。我看向手表，现在还没到中午。

我逃离喧嚣人声，来到旧校舍的逃生梯，仰望充满夏季气息的云朵。今天社团活动好像也几乎都休息，操场上没几个人影。

我把玩著因为习惯而顺手购买的盒装牛奶。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记得《为了成为冒险者而踏上旅程的双胞胎妹妹返家时变成超级辣妹》的最新一集已经出版了。总之先买这本，然后到家庭餐厅悠悠哉哉地——

「咦、咦？你、你在喔。」

其实我原本就有些预感。今天这股欢天喜地的气氛肯定让她觉得无处可去吧。小鞠现身后，把书包沉甸甸地摆到地面上。

「怎么了，你还不回家喔？」

「稍、稍微打发时间。」

小鞠翻找书包，取出了奶油面包卷。大概是昨天吃剩的。

我对小鞠递出牛奶。

「给你。反正也还没开封。」

「咦？我、我没有跟你要……」

虽然嘴巴上这样讲，小鞠眼神发亮。

「今、今天的是特浓……比一般的，贵10圆……」

原来你看得出差别啊。这样喂养起来也有成就感。

「毕竟是结业式嘛。」

「……不、不过，不好意思、所以拿去。」

她对我伸出的手掌上，摆著1圆和10圆为主的数枚硬币。

「咦？不用啦，没差。」

「可、可是温水，昨天被那家伙，抢钱了吧？」

「我没被抢啦。」

「那、那是有其他东西……被夺走了？」

不知为何她的眼神灿亮。不要擅自兴奋起来。

「心和身体都没被夺走啦。」

不，也许心被夺走了一半。

大概是看穿了我心中的迷惘。小鞠面露我从未见过的笑容，从下方仔细观察著我。

「我、我就知道，我之前就在怀疑了。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眼眸闪闪发光，脸颊因兴奋而泛红。

咦？等一下。这家伙好像有点可爱耶。虽然嘴巴上讲的内容很糟糕。

「你这样盯著我看也没用喔。废话少说，吃你的面包。」

「呼呵呵……这么赞的话题，我、我绝不会放过。」

被麻烦的家伙知道了麻烦的事。找月之木学姊来好好教训她……不，状况肯定会恶化。

我正束手无策时，楼下传来了天真无邪的开朗说话声。是烧盐。

「哦～原来有这种地方啊。风吹起来好舒服喔～」

烧盐走上阶梯，一见到我们就连忙转过头。

「等一下，八奈，时机不对。他们两个好像气氛正好耶。」

真的假的。为何会看成那样。

……是说，刚才她是不是说了「八奈」？

「虽然不知道是怎么了，不过没关系啦。反正是温水。」

一面说著失礼的话，八奈见跟著现身。

「咦？八奈见同学，怎么跑来这里？」

「有什么好问的。这地方起初是我先发现的喔？」

走上楼梯间，八奈见摆出戏弄般的表情看向我。

「嗯？该不会真的打扰到你们了？」

「少说蠢话了。我还是换个地方吧。」

「彼此都是单身一族，好好相处嘛。」

八奈见的口吻完全就是在捉弄我，听了我们的对话，烧盐双眼发亮。

「咦？阿温也发生什么事了吗？该不会就在刚才？是刚才吗？」

烧盐，你为什么这么开心啊？你的问题就出在这里喔。

「先不提这些。你们两个一起跑来这里干嘛？」

「我是因为在田径队集合之前还有些时间。所以就拜托八奈介绍她的秘密基地。」

烧盐大概很喜欢高处，她上半身自楼梯扶手向外探出，眺望操场。喂，可别掉下去了喔。

八奈见站到我身旁来。维持不近也不远的微妙距离。

「温水，暑假期间，文艺社有什么活动吗？」

「呃～……月之木学姊是有提过想要聚一下做点什么。」

烧盐以腹部抵住扶手，双脚微微悬空，她倏地举起手。

「不错啊，记得叫我喔！都夏天了，去抓蝉吧。」

你真的想抓吗？是蝉喔。

话说回来，不久前才合宿加海水浴加烤肉大会，暑假又要大家一起玩，完全就是阳角。实在很难想像是文艺社。

毕竟是文艺社，在阴暗房间的角落孤独地写稿子才是应有的模样吧。

八奈见一面看著烧盐兴奋地上下摆动双脚，一面朝我靠近半步。

「是说啊，上次的合宿还满好玩的喔。真期待下次要做什么。」

「不过啊，社长和月之木学姊都已经凑成一对了，我大剌剌地参加真的没问题吗？」

「拜～托～上次是大家在一起玩才会那么开心的。温水也算在里头啊。」

八奈见傻眼地说。我尴尬地垂下视线。

「哎……是这样没错啦。所以说，那个……」

「嗯？什么？」

「也不算什么重要的话啦。不过，哎……现在就算了。」

……小鞠充满兴趣地观察著我们两个。

我对她别有用意地使眼神后，她便伸手轻轻拉扯烧盐的制服。

「嗯？小鞠怎么了吗？」

受到烧盐正面的注视，小鞠不由得伸手想拿智慧型手机。

「那、那个……我、我想说，要开始练习慢跑、之类的。」

小鞠垂下脸，一边把智慧型手机悄悄塞回口袋。

「姿、姿势之类的，希望你能、教我。」

烧盐一瞬间吃惊得睁圆双眼，随即笑著握住小鞠的手。

「交给我！」

「咿！？」

「我们一起朝著一百公尺十二秒以内努力吧！」

「咦？我、我、我觉得我应该，比较适合更长的距离。」

「这你可以放心！有我构思的烧盐训练法。」

「烧、烧盐……训练法？」

小鞠的表情紧绷。从字面上来看，只给人不好的预感。

「如果能全力冲刺一百公尺，只要重复十五次，就能用同样速度跑完一千五百公尺了吧？我正在实际验证喔。」

「总、总而言之，先从更适合初学者……复、复健级的运动量……」

「那就是烧盐训练法的第二项呢。我正在实测，总之只要跑一整天，一千五百公尺感觉起来就像一百公尺。总之，就先来跑一下吧！」

小鞠被烧盐拖著离开此处，与我错身而过时，她对我低语道：

「……欠、欠我一次喔。」

好的，下次我会事先准备一公升的牛奶。

八奈见看著两人消失无踪的楼梯。

「她们两个好像感情很好耶。」

「嗯～也许是那样没错。」

这个误会，也没有必要刻意解开吧。

「感觉真奇妙耶。」

八奈见低声呢喃。

「嗯？你指什么？」

八奈见以手肘抵在扶手处，感到不可思议般注视著我的脸。

「因为我之前和小鞠或温水都完全没有交流吧？文艺社也是，在参加合宿之前，我连文艺社平常在干嘛都不清楚——」

这家伙是说真的吗？真亏她敢来合宿。

「不过实际试著写了小说后，感觉满好玩的。读了小鞠推荐的书，也觉得很有意思。小说还真不错呢——」

八奈见以慈祥的眼神眺望著在操场上嬉闹的学生。

无论如何，能透过社团活动让她趋于积极正向，那就太好了。没错，优质的读书体验能丰富心灵与人生——

「读的时候能完全忘记痛苦的现实。而且只要在小说中，一切都能顺心如意嘛。」

撤回前言。完全是消极逃避。

「那个，八奈见同学。别太钻牛角尖。趁著这个暑假，试著体验短期出家或绝食道场如何？」

听了我这么说，八奈见在脸庞前方连连摆手。

「等等，我没有那么想不开啦！况且绝食什么的根本不可能吧。嗯，绝食不好喔，温水。」

对绝食表现强烈的抗拒。太好了，是平常的八奈见。

因为昨天和袴田发生各种事，我原本担心气氛会尴尬，不过实际聊起来出乎意料地平常。

很好，抓准这个时机——

「嗯～？怎么了？」

八奈见眨了眨那双大眼睛。我把手按在胸口，用力深呼吸。

「……八奈见同学。我有些话要说。」

「喔。」

不经意的回答。

眨眼两次左右之后，八奈见不知联想到了什么，突然挺直背脊。

「咦！？有话要说？就是现在！？在这里！？」

「是啊。能像这样两个人讲话的机会，也不太多。」

八奈见慌张地开始梳理头发。

「稍微等一下，等一下！温水，还是再仔细想过一次比较好吧！？不管什么事都有适当的时机——」

「我已经想过好几次了。但是如果现在不说出口，我一定会后悔。」

这下她大概也理解了我认真的态度。

八奈见从头发、制服的领子、领结、裙襬依序打理了一次，最后她可爱地假咳嗽一声。

「这、这个嘛。那、那……我就姑且听你说吧。」

她如此郑重其事，让我也跟著紧张起来。我再度深吸一口气又吐出，与八奈见正面相对。

「八奈见同学。请问你愿意————」

「是、是……」

紧张得口乾舌燥。

我绞尽最后的勇气，向八奈见踏出半步。她的肩头倏地颤动。

「——和我成为朋友吗！」「抱歉！我把你当成朋友——」

两人的台词无意间重叠。

……沉默降临。

一只蓝石鸫飞向此处。它驻足于扶手上，发出忧伤的鸣叫声。

八奈见的僵直时间似乎结束了，她歪起了头。

「……朋友？」

我用力点了点头。

「……嗯。」

「…………」

八奈见默默地把双肘靠在扶手上，叹了长长的一口气。

「……是那个喔～」

她的呢喃声小到几乎被蓝石鸫振翅起飞的声响盖过。

……奇怪，这是什么气氛？这是需要说明的意思吗？

「你看，因为我借你的钱，你也已经还清了，之后也不会再一起吃饭了。虽然我们是同班同学，又是同一个社团，所以说，那个，如果当朋友的话——」

我比手画脚又快速解释的同时，终于注意到一件重要的事情。

「……嗯？八奈见同学，稍等一下。」

「我从刚才就一直在等喔？」

「我刚才好像……明明没告白却被甩了？」

「呃～哎呀，真要说的话，的确是被甩了呢。」

八奈见摆出一副我很懂的表情，点头回答后，把手摆到我肩膀上。

「欢迎加入被甩之人的世界。」

「我又没被甩，而且我根本就没告白。八奈见同学，你是不是有点意识过剩了？」

我的话语让八奈见露出一副身不由己的表情。

「你先等一下！刚才的走向完全就是那个吧！？所以一定要我拒绝才算完美吧！」

「八奈见同学你先冷静点。听好了，告白不是你想的那样。」

「咦……温水居然在恋爱方面对我说教……？」

因为你仔细想想。比起0胜1败的八奈见，0胜0败的我在总计成绩上表现比较好。事关恋爱是我比较高明，这种看法也成立。

「首先喔，在告白之前需要经过两到三年的朋友时期吧？渐渐瞭解彼此，确认对彼此都有好感后，约在充满回忆的场所等地点见面，这下才能告白。」

「那是求婚吧？」

我也有那种感觉。

「所以说三年后我会被温水求婚吗？那要不要趁现在先拒绝？」

「我才不会。这个预约先帮我取消。」

这家伙还是一样没礼貌。因为聊起来太过一如往常，让我差点忘了原本的用意，话说我的朋友申请通过了没？

「那个……所以说……」

「嗯？」

「当、当朋友这部分……你觉得怎么样……？」

我不由得愈说愈小声。

「干嘛又变得吞吞吐吐的啊……况且我们早就是朋友了吧？」

「咦……是这样喔？」

「不然还会是什么啊……」

八奈见两边手肘抵著扶手，面露柔和的笑容看著我。

「……干嘛？一直看我的脸。」

「问题就出在这里啦，温水。」

「到底是什么问题啊，八奈见同学。」

八奈见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是一脸开心地嘻嘻笑著。

我也挤出了生硬的笑容，回望八奈见。

……我现在也不觉得孤独一人有什么不好。

自己要和周遭旁人怎么相处、怎么度过。交给当事人决定就好。

我只是喜欢像这样站在八奈见旁边的时间。

「谢谢你，八奈见同学。」

发自内心的诚恳谢意。

见到我自然流露的笑容，八奈见先是有些吃惊，随后以同样的笑容回答：

「不客气。」

八奈见向我伸出拳头。

「接下来也多多担待啰，被甩伙伴。」

我因为八奈见的玩笑而笑，用拳头轻敲她的拳头。

「我又没被甩。」

第一卷 后记

初次见面，我名叫雨森焚火，很荣幸在第15回小学馆轻小说大赏中获得了GAGAGA赏。

既然选择了本书，想必各位都是钟情于败北女角的绅士淑女。（断言）

恋爱少女的逞强与泪水，以及克服失恋的心痛，以笑容为心上人声援打气的坚强之处……败北女角身上充满了恋爱喜剧的一切。我由衷希望透过本作能尽可能传达败北女角——简称败女的魅力。

接下来，我要动用出道作的特权，在此致上谢词。

首先要感谢参与选评的诸位评审。若没有各位看上本作，这本书也不会有问世的一天。

感谢客座评审カルロ·ゼン老师。在人生第一次的修稿作业中，老师给我的温情讲评成为了我的路标。真是感激不尽。

感谢IMIGIMURU老师，为登场人物赋予了生动的样貌。能在这么美好的世界中，让温水与八奈见他们过著愉快的每一天，真的令我万分欣喜。真的非常谢谢老师。

此外，也感谢与本书的制作与贩售有关的各位，以及诸多店家。能将这本书送到读者手上，都是多亏各位的辛劳。

在我开始书写投稿作的时候，读了开头部分并给我感想的I前辈、D氏。两位的意见为本作品的方向性点燃了一盏明灯。

对于最初完成的初稿，全部读完并且给我感想的T前辈、N氏、W氏。如果没有三位的意见，这个故事也许会成为完全不同的模样。

在网路上发表作品时的各位读者。各位给我的感想与评分锻炼了我作为写手的基础。身为作者，希望今后也能继续认真汲取读者的意见。

负责本作的岩浅编辑。感谢编辑耐心地陪伴著太晚才出道的新人作家，感激之情实在无以言表。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不明所以的种种作业，在实际转为文库本的原稿时，才让我恍然大悟，惊觉『原来是这个用意啊！』。

虽然才刚站在职业世界的入口处，但跟随您而学习到的各种经验，希望将来有机会能够派上用场。

最后，在过去我以轻小说作家为职志而赋闲的时候，家父什么也不说就让我待在家中，谨将本书献给已在天国的家父。

第一卷 特典 Intermission 故乡在甜点屋

※本短篇故事含有剧情泄漏，请先读过小说正篇再阅读。

暑假才到第三天。时钟短针正告知著下午三点。

八奈见把我叫到市内的购物中心APITA向山店。为了采购文艺社的用品。

「好久没来这里了呢……啊，咖啡豆降价了。」

虽然采买是一年级生的工作，不过今天只有我和八奈见两人有空。只看不买的我经过数个店面，前往约好碰面的美食区。

──美食区与八奈见。这个组合让我萌生一抹不安。因为她特地指定了这个地点。我不认为她会安分守己。

抵达二楼的美食区，我马上就找到了八奈见。

午餐时间已过，只有零星客人的美食区中央处。八奈见一动也不动地呆站于此。

「久等了。八奈见同学，你在这里做什么？」

「温水，大事不好了……」

定睛一看，八奈见一手拿著霜淇淋，另一只手上的托盘上头摆著一碗拉面，手臂细微地颤抖著。

「……你到底是在干嘛？」

「因为啊……挂在肩膀上的包包好像快滑下来了……只要稍微失去平衡，就无法避免惨剧发生。」

仔细一看，现在八奈见双手失去自由，她肩膀上挂著一个肩背包。看起来马上就要自八奈见的溜肩滑落。

我反射性地想接下拉面的托盘，但八奈见微微地左右摇头。

「不可以啦！现在这个奇迹般的平衡一旦瓦解，霜淇淋就会掉下去！拉面和霜淇淋要一起！动作要放轻点喔！」

「啊～知道啦。」

我随口回应后，接走了拉面的托盘与霜淇淋。

「终于能动了……谢了，温水。」

八奈见朝我手上的霜淇淋咬了一口后，接过霜淇淋，随后便坐到美食区的椅子上。我把拉面摆到她面前，在她斜对面的座位坐下。

「我出门前没吃午餐。一见到寿贺喜屋就忍不住了。」

八奈见灵巧地操著造型独特的拉面叉匙，开始享用拉面。

她吸著面条，并不时张嘴咬向左手的霜淇淋以代替开水润喉。

八奈见吃得津津有味的模样让我一瞬间不禁看呆了，不过今天来此的目的可是采买。我抽回注意力，扫视周遭。

「我记得今天是……因为社办的窗帘破了要换新吧？吃完就快点去买吧。」

「啊，因为我来得太早，已经买好了。你看。」

八奈见用拉面叉匙示意，蓝色窗帘的包装自肩背包的开口处露出。

那我今天到底是来干嘛的？就在我险些出言抱怨的时候，八奈见把拉面的叉烧肉放进口中，笑容满面地咀嚼著。

「怎么？温水干嘛一直看我？」

当这种表情摆在面前，就什么怨言都说不出口了。

「没有，没什么。在面条泡烂之前快点──啊，你已经快吃完了嘛。」

哎，这也是结交朋友的一环吧。我苦笑著耸了耸肩。

第一卷 特典 Intermission 第一轮审查开始

※本短篇故事含有剧情泄漏，请先读过小说正篇再阅读。

黄昏时的露营区。温水佳树自仓库后方探出头，守候著哥哥手提著超商塑胶袋的步行身影。

哥哥身旁──有一位女生。两人似乎正在边走边聊。

「兄长大人……终于办到了……终于交到朋友了……」

佳树感触良多，举起手帕擦拭眼角。

不行，现在不能只顾著感谢上苍。对方可是女生。审核对方是否为适合哥哥的女性，正是身为妹妹的义务。佳树自制服口袋取出笔记本，舌尖轻舔铅笔的尖端。

……首先是外表。上半身是无花样的朴素T恤，下半身则是七分长的锥形裤，打扮轻松随意。尽管如此，光从不时能窥见的侧脸就足以判定她可爱得引人瞩目。同时她与佳树完全相反──拥有想必在男生之间人气很高的身材。

首先在『容貌』与『身材』的项目打上◎的记号。

那位女生不知正咀嚼著什么，同时比手画脚地向哥哥说话。

（……他们在说什么呢？该不会是在……谈情说爱？）

啊啊，哥哥终于来到与女生甜言蜜语的地步了──

现在可不能只是远远守候。佳树决定将距离拉近到足以听见对话。绝对不是因为好奇，而是身为妹妹有必要得知哥哥友人的为人处事。

佳树拉近距离，这下女生开朗的说话声也清楚地传进佳树耳中。

「──温水，刚才海水浴的时候我就在想了，你会不会太瘦了啊？饭多吃一点比较好喔。」

女生从袋中取出绿色的物体，张嘴啃食并发出清脆的声响。

「就算这样，要把青椒当作零嘴这样啃，我觉得不太正常喔。」

「哪会，青椒本来就可以生吃。」

……当成零嘴？听见哥哥这句话，佳树不由得凝视女生的手。

佳树原本以为她吃的是零食，但那其实是生青椒。而且是直接拿来啃。

「青椒里头不是有白芯吗？那个不会苦吗？」

「反而会让口感改变，更好吃喔。而且我们家吃青椒习惯连里面一起吃。」

佳树短暂思考后，在笔记本上写下『喜欢蔬菜』。

喜欢蔬菜绝非坏事。未来若要将哥哥的健康托付给她管理，营养学是必修学分。

（要让她好好记住温水家的口味才行……首先就从味噌汤开始。）

哥哥喜欢的口味是八丁味噌加鲣鱼高汤，配料只要豆腐与油炸豆腐──

「等一下，八奈见同学。青椒不可以全部吃完啦！」

哥哥焦急地说著，从女生手中抢下了青椒的袋子。

「呜哇！只剩一个了耶。」

「留一个就很够了吧？反正大家一定都讨厌吃青椒。」

「我就喜欢吃青椒啊。啊，我的意思不是说红萝卜就可以随便吃！」

「别把人家说得像匹马，再怎么样我也不会生吃红萝卜。」

看来──并非谈情说爱。

佳树无声无息地远离两人，躲到堆高的乾柴后方。随后她在笔记本上的『恋爱关系』项目画上一个大&#10005;，心满意足地用力阖上笔记本。

「……果然兄长大人还不能没有佳树呢。」

第一卷 特典 Intermission 少女会议的B to E

※本短篇故事含有剧情泄漏，请先读过小说正篇再阅读。

烧盐柠檬伸直了双臂，一整天下来小麦色变得更深了。

「八奈，皮肤会痛耶～」

「对啊～柠檬。」

合宿第一天的夜里。烧盐柠檬与八奈见杏菜在偌大的浴池中肩并著肩，仰望天花板。

水蒸气冷却后凝为水滴，落在八奈见经曝晒后的肩头。

八奈见不由得呻吟了一声，烧盐投出担忧的视线。

「还好吗？我有不错的化妆水，之后再借你吧。」

「谢谢。我明明防晒油涂很厚的说～」

洗澡水半温不热的热度传遍疲惫的身躯。因为时间也晚了，澡堂目前被两人所独占。

泡在温热的水中，两人的脸颊也渐渐浮现红晕时──

八奈见眨了眨惺忪迷蒙的双眼，低声呢喃。

「……虽然喜欢的时间很久，但是被甩只是一瞬间的事呢。」

「嗯……我们一下子就被秒杀了呢。」

八奈见险些点头同意，但她不由得猛然转向烧盐，激起一阵水波。

「等等。我应该来到只差一点点的地步了吧？和你说的秒杀不太一样。」

「要这样讲的话，我也算是不战而败。不战……而败……」

无论如何同样都输了。两人静静地将肩膀沉进水面。

「……草介那家伙，从以前就喜欢大胸部的女生。华恋一转校过来，他马上就被攻陷了。」

「哪有，八奈的份量也很够了吧。听说你是一年级男生投票的不起眼巨乳排行榜第一名耶。」

「……那又没什么好高兴的。草介不喜欢的话，这种东西根本无用武之地。只是大而无用。」

「大而无用……」

烧盐小声地重复，遗憾地低头俯视自己排名榜外的身体。

「换作是光希肯定就不会在意吧。因为那家伙的女友也不算大──」

烧盐话只说到一半，让半张脸沉入水中，连连吐出气泡。

「柠檬，脸不可以泡到洗澡水里啦～」

吐出肺中所有空气后，烧盐这才「噗哈」一声抬起脸来。

「……所以我是输在其他部分啰？」

「也许吧。」

真相总是难免带著一丝苦涩。

「八奈。这话题愈聊愈伤心，还是先停吧？」

「说的也是。那就改聊早餐怎么样？」

「那个等早上再聊也可以吧？」

烧盐提出理所当然的吐嘈后，八奈见默默地按住小腹。

「……要努力减重才行。」

一面说著，她悄悄用指头捏起腹部的赘肉。

「八奈又不胖。稍微长一点肉也没关系吧？」

「虽然被甩了，但我还是不想让喜欢的人见到不可爱的样子啊。」

「啊～这种感觉我好像懂。」

两人愣愣地半张著嘴，看著轻盈飘荡的水气。

「八奈果然好有少女心喔～」

「我就是啊～柠檬也有少女心啊～」

「原来我也是啊～」

虫鸣自窗外传来。

败北女角们任凭思绪被水气沾湿，沉浸在各自的内心之中。

第一卷 特典 Intermission 泳装少女的插曲

※本短篇故事含有剧情泄漏，请先读过小说正篇再阅读。

白滨海水浴场的更衣室。烧盐柠檬绑好泳装的系绳后，在镜子前方转身。

橘色比基尼的边缘露出些许未受日晒的白皙肌肤，让她有点害臊。

「吶，八奈换好了吗？我们快点去啦！」

「柠檬，稍等一下……嗯，没问题。」

刚才看著镜子的八奈见点头后，以指尖弹响肩上的细绳。

「因为是去年的泳装，我原本有些担心，还装得下真是太好了。」

「我的也是之前买的，不用太在意也──」

八奈见的泳装是花朵图样的比基尼。设计单纯使得裸露度偏高。

她说这是去年的泳装……一年份的成长自布料底下散发著稍嫌过度强烈的存在感。烧盐不由得凝视八奈见的胸口。

「八奈你那个……真的有装进去……吗？」

「咦？柠檬，有哪边不妙吗？有遮住吗？」

八奈见神色焦急，拉起比基尼的下半身部分。

「啊～有遮住。是没露出来啦。」

哎，既然没露出来就没问题吧。烧盐点头后，八奈见松了口气，伸手按住胸口。

「那就好。是说，小鞠呢？是不是还在换衣服呀？」

「她还在那边的更衣间里喔。喂～没事吗？是不是昏倒了？」

烧盐毫不迟疑就转动了门把。

「呜、呜啊……我、我没事……你、你们先过去……」

旁边的隔间的门敞开，文艺社副社长的月之木古都现身。

「你们两个真热闹。已经准备OK了？」

目睹那身影，八奈见与烧盐不由得感叹出声。

古都的泳装是黑色连身式。裸露度算不上高，但是胸口以蕾丝覆盖的设计十分惹眼。八奈见眯起眼睛，仰望古都那成熟的身躯。

「果然十八禁就是不一样……」

「古都学姊是十八禁吗？我可以看吗？」

尽管受到两位学妹的注视，古都仍不为所动，撩起头发。

「不用客气尽管看。就算是十八禁，只看封面还没有违反法规。」

对著连连点头的两位学妹，古都拍响手掌。

「好了，小鞠就交给我，你们两个先去吧。」

不知何时开始替海滩球充气的烧盐顿时双眼发亮。

「谢谢学姊！好啦，八奈，我们快去吧！」

「嗯！那学姊我们先走啰！」

目送两位学妹精神充沛地冲出更衣室后，古都敲了敲隔间的门。

「……她们已经走了唷。小鞠，你也用不著这么害羞的。」

小鞠缓缓地开启了一道门缝，从中窥视外界。

「可、可是，学校泳装……有、有点难为情……」

「这样反而更赞吧！大胆的泳装穿起来害羞，不过学校泳装也有点害羞！在这之间摇摆不定的少女心，才是最大的看头吧？」

「学、学姊……有、有点……恶……」

小鞠的话语让古都突然表情认真起来。

「不恶喔～你的学姊不恶喔～」

「其、其实还满……呃，啊，嗯……」

古都默默地点头后，牵起小鞠的手，朝著沙滩迈开步伐。

「是喔，原来我稍微有点恶喔……」

「嗯、嗯……还、还满……恶的……」

第一卷 插图

第一卷 小剧场

八：温水君，标题的败犬女主是什么意思？

温：怎么说呢，就是…女主输了吧。

八：输了？女主输在哪里了？

温：输在了爱情上吧…被人甩了之类的。

八：诶。好可怜。

温：…嗯。是啊八奈见同学。

八：…为什么你要错开视线？

八：有些坏家伙叫我败犬女主。

温：是嘛。

八：就在这里。

温：八奈见同学，不要太盯着我看行吗？

八：书还没发售我就还没被甩。那个什么猫来着。

温：你这也太含糊了。

八：我只是暂时忘记了。就是那个、箱子打开猫就死了的那个。

温：那不是已经死了。

佳：初次见面，我叫温水佳树。请大家一定要来看7月发售的 『哥哥太多了！』

温：标题错了哦？

佳：确实错了。就算满是哥哥，我也不会觉得太多。

温：我有好多个……那画面有点恐怖。

佳：那我就和哥哥一样变多。

温：人类是不能随意变多的。

佳：借此机会我在这里募集哥哥的朋友。

温：我拒绝。

佳：男性条件是10-80岁之间。女性的话经过书面遴选后由我来进行面试。

温：女性的难度真高。

佳：当然啦。我要把不怀好意接近哥哥的人给彻底清除掉。

温：难道不是过来和我交朋友的吗？

八：想要被安慰。

温：什么情况啊这么突然。

八：我可是被人用败犬女主和败犬这两个不想被称呼的词称呼了哦？温水君，请和我说些像砂糖甜点一样不负责任的甜言蜜语吧。

温：那就……八奈见同学，能吃满满一碗饭很厉害呢。

八：我错了，我不该对你抱有期待的。

八：温水君为什么会喜欢我呢？

温：八奈见同学。你在唱哪一出呢？

八：我可是女主角哦？

温：嗯，姑且算是。

八：对你来说我就是你所憧憬的同班同学吧 。

温：诶。你这么说就让我有点……困扰了 。

八：困扰？！　哪里让你困扰了啊？！

温：所以说很困扰啊。

八： 华恋是我的闺蜜哦。

温： 之前那个转校生啊。但她和你的青梅竹马……

八： 还不清楚！

温：你这人真不死心。

八：她确实比我可爱胸比我大性格也比我好！但是还缺了一手关键因素。

温：关键因素？！

八：她不是他的青梅竹马！

温：…是啊。

八：…不要一脸同情地看着我好吗？

八：温水君迷上我的桥段已经决定啦。

温：什么玩意有点可怕啊，说实话。

八：入学考试的时候，你忘记带橡皮了很是困扰，然后我不是给了你一半嘛？这不就是你会迷上我的节奏嘛。

温：……你说的这个，不是我吧。

八：诶……那是谁？

温：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啊。

佳：哥哥。那个人什么时候能让我见一面啊？

温：什么东西？

佳：最近我经常有瞄见哥哥身边有复数女性的身影。所以佳树要在面试的基础上，调整日程并拟定进展管理：进展管理？你要管理什么东西？

佳：进展啊。

温：所以说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哥哥还真是努力呢。真棒真棒。」

第一卷 BW特典 Intermission 好奇心会杀死男高中生

7月末，暑假里第一个返校日。

班会在上午就结束了，我在社团活动室里优雅地度过了短暂的时光。

从活动室的窗户吹进来的风将窗帘吹得鼓了起来。

梅雨季过去了，正值酷暑。即使如此干燥的风也舒适地将身上的热气冷却了下来。

我一边感受着风吹拂脸庞，一边优哉游哉地翻开『虽然租的房子里附赠了JK，但是伙食费太贵已经快顶不住了』的最新一卷。

正当我准备接着之前的进度继续看下去，活动室的门突然被用力打开。

烧盐含着果冻饮料走了进来。用手挤着吸食干净后，朝垃圾桶来了个nice shoot。

「哟，今天只有温温一个人吗？」

「是啊，今天不是高三的返校日。八奈见同学跟朋友去吃饭了」

「唔，稍微有点寂寞呢」

烧盐边说边把包放到了桌子上。

「烧盐，田径部的训练呢？」

「接下来就是噢。刚刚被叫去老师办公室了。因为没时间再去田径部的活动室了，所以就打算从这里直接去操场」

说起来运动类社团的活动室大楼在操场的反方向来着。

「文艺部的活动室没想到还挺方便的呢。靠近后门，要去买面包之类的也很方便」

烧盐说话的同时解开了胸口的领结。

「额，喂」

「因为这里很方便所以一个人训练的时候都会借用这里。还有啊—」

解开了领结的烧盐接下来又解开了衬衫的纽扣。

「等下，要换衣服的话跟我说声我会自己出去的。而且还得把窗帘拉上才行—」

烧盐一脸懵地看着连忙关上窗户的我。

「诶？没关系的啦，因为我下面穿着训练服。就只用脱掉外面的就好了」

啊，原来如此。因此而慌张的我像个笨蛋一样。

不过啊，有女生在眼前脱衣服这种事情，青春期的男生是不可能不在意的。

「总之我到外面去。窗帘也给你拉上了」

「温温真绅士呢—。被这样对待反而更令人害羞，所以在这待着就好啦」

「为什么你会因为我在你换衣服时候出去而感到害羞啊？」

「所以说底下穿着训练服啦。所以温温也按平时那样就好啦」

……唔也对，某种意义上来说烧盐也只是脱掉外衣而已。可能是我想太多了吧。

在烧盐脱下的衬衫，下面穿着的是从胸口往下便一览无遗的内搭上衣。我赶忙低下头。

「咦，温温怎么了？」

「没什么，抱歉。因为看着像是……运动……文胸？」

「所—以—说，不用太在意啦」

说的也是，毕竟说了这是训练服。

我为了冷静下来而喝了一口瓶装的茶。

「是啊。毕竟不可能在别人面前只穿着内衣啊」

「诶？这就是运动文胸喔」

这口茶被我喷了出去。我不停地咳嗽，烧盐用力地拍着我的背。好痛。

「慢点温温，突然怎么了啊」

「给我，打住！也就是说，这不是训练服而是内衣吧！？」

「这是训练的时候穿着的文胸。因为平时训练的话还会在上面穿上背心，所以这套就是训练服啦」

那是什么绝妙的迷之理论。

「我知道了，我很清楚了所以我到外面去——」

烧盐快速穿好背心。

「你看，这样就没问题了吧」

「额—，是吧……」

「温温对女生也太没抗性啦。要不要加入田径部？」

烧盐苦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才不加入。话说烧盐你没被男生们用奇怪的眼光看待吧？别单独去男生的房间里啊」

「我才不会做这么粗俗的事情。而且田径部的男生们也不可能用那种眼光去看待女生们啊」

才没有不可能。即使是我都快忍不住了，那些健康向上的田径部男生怎么可能不用下流的眼光去看待毫无防备又可爱的女生们（个人偏见）。

烧盐无视了焦躁不安的我，她看到墙上的时钟后发出了小声的惊呼。

「不好，训练快开始了！」

烧盐把拉链往下一拉，裙子就这么掉在了地板上。

「额，喂！」

「抱歉，温温！衣服，随便帮我收拾一下！」

「诶？等等——」

「抱歉啦—！」

烧盐猛地飞奔出了活动室。

我看着被脱得散乱在地上的衣服叹了口气。收拾女生脱下来的衣服这种事，是什么鬼事件啊……？

话说回来，要是室内的惨状被谁看到了的话倒是我的立场会变得很危险。我收拾好挂在椅背上的衬衫后，捡起了掉在地上的裙子。

放学后——在没人的活动室里，手里拿着同班同学的裙子这种场景。

……虽然不可能会有什么奇怪的想法，但是稍微观察下也挺好的。

浅灰色的夏装喇叭裙。旁边有着可以用来调整腰围的调节装置。

我不经意地将其与自己的腰围进行了对比。这个，把调节装置调到最宽的话——

「就算是我也能穿得了吧？」

……我先申明一下。我并没打算真的穿。

我既没有女装癖，对女生脱下的衣服也没什么兴趣。

唯一能说的就是支撑着人类发展的是那颗纯粹的对未知世界的探究之心。

冒险者们将其作为武器而扬帆起航，说是他们构建出了现在这个世界也不为过。

跟以前的无名勇士们创下的伟业相比，我接下来要做的事简直就是小儿科。只是稍微在镜子前对比一下衣服，确认一下大小罢了。

话虽如此，因为这间活动室没有镜子，所以需要用手机把它拍下来。我把衣服放在桌子上并且把手机调整到能拍下全身的角度。

「镜子ok了。这领结……是什么构造啊……？」

虽然没必要连烧盐脱下的衬衫都穿上，但是男女生的制服之间最大的差别除了裙子以外就是这个领结了。

俗话说一不做二不休，在这里收手没有任何意义。

只是任由好奇心驱使将领带拔掉，边看着这四个连在一起的领结边模仿着把它悬挂在脖子下方。

……那么。就只剩下把裙子放在腰上了。我将拿在手中的裙子放到跟前。

哎呀，姑且还是要确认一下窗帘有没有拉好。如果是在动画里，窗帘就这么敞开着，必定会被谁看到的。

好了，窗帘有好好拉上。

活动室的门也有好好地关着，事情的发展都在我预料之中——

「温、温水……辛、辛苦了……」

「……啊啊，辛苦了」

唯一一点。在门的内侧站着半张开嘴的小鞠是我没想到的。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这的」

「戴、戴领结的时候、开始」

啊—嗯，这样啊。怎么感觉还如不从头看到尾。

好了，开始解释time吧。

「等等小鞠。这不是你想的那么回事。这只是纯粹的好奇心——」

「没、没关系。继、继续吧」

小鞠丝毫不关心焦急的我，坐在椅子上从容地戳起了手机。

「……小鞠？其实我没有那种癖好，只是一时冲动……」

「没、没事的……人……各有各的爱好……」

小鞠露出慈母般的笑容点了点头。

额，别这样。别在这种时候这么温柔地对我。

我赶紧摘下领结小心翼翼地放到桌子上。

然后来到小鞠旁边的座位上，特意咳了一声。

「小鞠，听我解释。这只是被烧盐拜托了帮她收拾衣服而已喔？」

「知、知道了所以……别、到我旁边来……」

「真的弄清楚了吗？你看这领结，我只是有点好奇到底是个什么构造而已，绝对不是想戴上它——」

我情绪激动地凑向小鞠，可小鞠用手机顶住我的脸想要远离我。

「等、等一下、别冲、冲我来……这跟我的想不一样……」

「才没有逼迫你！话说在小鞠心中你是怎么看我的？」

「要、要从我嘴里、说出来吗?想、想听……吗？」

「……不，还是算了」

「算、算你识趣……」

小鞠一副很懂的样子点了点头，视线回到了手里的手机上。

我重新坐回距离稍远的椅子上，再次翻开简称『白吃jk』的最新卷。

「……小鞠」

「怎、怎么了」

「我再确认一下，我没有女装癖之类的癖好噢？这点很重要啊」

小鞠用看透了一切的目光看着我。

「知、知道了……迎、迎合你男人的喜好、也很重要……」

「我才没那种特殊关系的对象！而且，为什么我的对象是个男的啊！？」

「所、所以说、别、到我旁边来……」

这就是优雅早就不知道被吹飞到哪里去了的——夏日的某一天

第一卷 蜜瓜特典 Intermission 比食欲更加重要的东西

图源：萝莉亦我所爱也

在放学后的社团活动室里，我正隔着零食箱子面对着一名女学生。

「我进活动室的时候这箱子就已经是开着的了。而那时在场的就只有你——八奈见同学」

那名女学生——八奈见杏菜面不改色地看着我。她既是我的同班同学，也是文艺部的高一学生。

「……温水君，这个『软绵豆大福』的箱子确实是开着的。这点我是认同的喔？」

「那么果然偷吃的人是——」

八奈见缓缓地摇着头。

「你是有我打开箱子的证据吗？还是——有我偷吃的证据呢？」

……想找借口开脱啊。我双肘支在桌子上，为了隐藏自己的表情而遮住了嘴巴。

「这个箱子是我今天早上放在这的。打算在放学后的社团会议上跟大家一起享用的」

「额，等一下。这是假设噢。就算是我偷吃了也没什么吧？我也是社团的一份子那吃了也没问题吧？」

「确实是没问题。不过啊」

我指着箱子数起了变空的地方。一共有五处。

「一个人吃五个也太离谱了吧。真亏你能吃得下——」

「等等！人家才没吃五个顶多就四个而已！最里面的角落放的是干燥剂——」

说到一半，八奈见不禁望天惊叹。

「被算计了……！被你那性质恶劣还带诱导性的问题给钓鱼了……」

「……我觉得上钩的人才比较有问题啊。而且果然是八奈见同学偷吃的啊」

八奈见默默地点了点头。她那缓缓张开的手掌，大福的包装纸落到了桌子上。

「是我吃的。嗯，确实是我偷吃了。又软又甜的可太好吃了」

这家伙破罐子破摔了啊。

「但是呢，温水君。我吃了四个还剩下六个。不是正好留下了社团人头份的数吗？」

「正好？我、部长、月之木学姐还有小鞠……加上烧盐也只有五个人吧」

八奈见毫不犹豫地将一个大福放到了自己跟前。

「吃了这么多还打算吃自己的那份吗……？」

这时，在半开着的活动室门外，有一张不安的小脸在窥视着我们。

小鞠知花。同样是文艺部的高一学生。

「怎么了小鞠。不进来吗」

「感、感觉、你们在搞什么奇怪的事情……我、不太好进去……」

「没有没有，只是在分大福而已。来，也有小鞠的份喔」

「噢……软绵绵的……」

小鞠用手帕将大福包起来，小心翼翼地放进包里收好。

「你不吃吗？」

「今、今晚、奶奶会来我家过夜……奶奶、喜欢日式点心……」

听到这句话，八奈见那正准备打开大福包装的手停了下来。

我轻轻地摇了摇头，从八奈见手中夺走了大福，递给了小鞠。

「！等等等等温水君。给我等一下！」

「八奈见同学，这次你就让给小鞠——」

「温水君，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刚刚好像失去了比大福更重要的东西？」

「啊—是啊。我也这么觉得。你借此机会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生活态度好像也挺好的」

「……温水君这里应该给我打一下圆场吧？」

小鞠注视着正在对话的我们，手里拿着大福不知所措地看向八奈见的脸。

「额、那、这个、我可以收下……吗？」

「可以啊，收下吧！反正那是温水君的份，不用客气喔！」

「……欸？刚刚给她的是我的那份吗？」

◆◇◆◇◆◇◆◇◆◇◆◇◆◇◆◇◆◇◆◇◆◇◆◇◆◇◆◇◆◇◆◇◆◇◆

更多精彩热门日本轻小说、动漫小说，轻小说文库(http://www.wenku8.com) 为你一网打尽！